

黃壽祺 著
張善文 點校

易學羣
書
二
議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凡例

一、此書依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例，每篇皆先述書名、卷數、版本、著者爵里，如一人而著數書者，其爵里惟見於第一部，後但云某人有某書著錄。次述全書內容，最後論其是非得失，爲重點所在，故本德清俞氏考論羣經諸子之意，名之曰「平議」。

二、此書類欲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所未備，故其取材大抵以《四庫》所未收者爲限。若《四庫》已收而版本不同者，亦間爲論列。

三、編次先後，畧依著者登第之年、生卒之歲，爲之排比，或據所往來倡和之人爲次，無可考者則附本代之末。釋、道之流亦各從其時代，不復區分。

四、託名之書往往以贗作之人難以質言，則仍從其所託之時代爲次，而於文中辨明之。

五、輯佚之書仍從其原書之時代爲次。

六、《古三墳》及《易緯》等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附錄於《易》類之末，茲仍其例，編列於最後一卷。

七、前賢之著作有其目而未見其書者，則闕而不論，以俟異日。生存人之著作雖見其書，亦存而不論，以俟後賢。

八、本書論象凡引及焦氏《易林》者，皆依本師行唐尚節之先生秉和之說。先生所著《易》注，

有《周易尚氏學》、《焦氏易詁》、《焦氏易林注》、《周易古筮考》、《左傳國語易象釋》、《易說評議》、《學易偶得錄》、《周易導略論》、《時訓考》、《卦氣考》、《太玄筮法正誤》等十餘種，讀者所宜參考。又本書每篇均承先生詳爲審定，正訛糾謬，微顯闡幽，獲益良多，尤當永矢弗諼。

丁亥重九節，黃壽祺謹識。

自敘

先君子早歲嘗治《易》，趨庭之際，略聞緒論，然其時方肄業中、小學，未暇研習也。年十八，游學北平，始慨然以爲家學之不可以失墜而立身之多愆尤也，遂立志學《易》。且執贄於河北名儒行唐尚節之先生之門，昕夕請益者十有餘年，所讀《易》注亦殆數百種。初未嘗有所札記，戊寅以旋，自維年齒漸長，人事日繁，不有札錄則所讀之書幾何不爲過眼之煙雲？爰仿古人別錄之法，凡讀一書訖，即撰提要一篇，十年之間凡成稿一百三十有四篇。繕稿既訖，釐爲七卷，名之曰《易學羣書平議》。非敢議論前賢，聊輯見聞以備省覽，且以志家學與師承，示不敢忘云爾。中華民國三十六年歲在丁亥九月之望，霞浦黃壽祺記於福州。

敘一

最多者《易》解，總《五經》之注，不如《易》一經之多。而最雜者《易》解，鄉僻之士，據有明以來高頭講章，著爲空泛之說，栩栩自得，輒刊行以淆亂耳目，其間求一能見漢魏古注以資商榷者已稀如星鳳。又或傾嚮漢學，見黃梨洲、毛西河斥邵子所傳先天卦象，不加深考而盲從之。豈知先天象與《易》合。左氏爲最古之《易》師，已於內外傳一再演繹。鄭康成注《月令》，於未月且明言「巽在未方」，荀爽與九家注《同人》，皆言「乾舍於離，同日而居」，九家注《易繫》，且言「坤舍於坎，同月而居」，不此之察，至以言先天象爲大成，其貽誤後學與空演義理等矣。苟非真知灼見之士，爲揚權其是非，釐訂其得失，後學將胡所適從哉？吾友黃君之六，從余游十餘年，於《易》攻研最久，所得亦最深，嘗匡正余之不逮。又嘗慨《易》注之濫，作《易學羣書平議》，凡解《易》之書經黃君商訂、解剖，其是非得失，判然立明，如鏡之鑒物，妍媸好醜，毫無遜形。學者苟由其說以求之，絕不至有面牆之歎、歧途之入也。豈不懿哉！中華民國三十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槐軒老人行唐尚秉和節之甫識於北平，時年七十有八。

敘二

八索之學，在吾國羣學中實爲最古。當夫渾渾噩噩之世，有聖人者出，思有物焉以表著天地間之現象與其定理，由是卦爻生焉。後之人踵此而推闡之，擴充之，以誕生形上、形下之道與器，而潛步數千年來之文物。故吾嘗以吾國古代進化史目《周易》，非河漢也。顧《易》學在羣學中爲最難，而解《易》者亦最多而最雜，藉非綜合衆製，有以梳剔而抉擇之，則羣言淆亂，無所折衷，而先聖之精神幾於不可見矣。黃君之六學術湛深，尤邃於《易》。統長協和大學文學院時，嘗引與共事，而君以事不果至，近者執教福建師範專科學校，乃獲昕夕相見，而讀其所著《易學羣書平議》：書中搜羅弘富，辨析精確，洵足以補《提要》之缺畧，作後學之津梁。誠能本此以治《易》，徘徊歧路不得其門之患，庶可免矣。其嘉惠士林，恢張吾學，豈在小乎？歲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陳遵統易園識於福州，時年七十。

目錄

卷一

周易丁氏傳二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丁寬撰	一
京氏易八卷	木犀軒叢書本	漢京房撰	二
王肅易注	無卷數 漢魏堂叢書本	魏王肅撰	三
周易王注殘卷	上虞羅氏影印敦煌石室唐寫本	魏王弼撰	四
薛虞易音注	無卷數 漢魏堂叢書本	薛虞撰	五
向秀周易義一卷	漢魏二十一家易注本	晉向秀撰	六
干寶周易注一卷	漢魏二十一家易注本	晉干寶撰	七
翟子元易義	無卷數 漢魏堂叢書本	翟子元撰	八
周易王氏義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清馬國翰撰	九

周易王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叢書本.....王凱冲撰 一五

周易朱氏義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叢書本.....清馬國翰輯 一六

講周易疏論家義記殘卷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京印舊鈔本.....朱仰之撰 一七

周易釋文一卷 上虞羅氏影印敦煌石室唐寫本.....唐陸德明撰 一九

周易釋文一卷 上虞羅氏影印敦煌石室唐寫本.....唐陸德明撰 二七

周易釋文一卷 唐寫本（重作節前篇）.....唐陸德明撰 三〇

周易釋文一卷 明初刻八行大字本.....唐陸德明撰 三〇

參兩通極六卷 治上虞信堂刊本.....明范守己撰 三四

問易補六卷續錄一卷 山草堂本.....明郝敬撰 三六

學易枝言四卷 山草堂本.....明郝敬撰 三七

劉子易禱五卷 明刻本.....明劉伯生撰 三九

易問二卷 九公山房類稿本.....明郝錦撰 四一

鄭氏易譜十二卷 道光丙戌鄭永謀刻本.....明鄭旒撰 四三

周易禪解十卷	民國四年金陵刻經處刊本	明釋智旭撰	四五
逸亭易論	無卷數 檀几叢書二集本	明徐繼畲著	四七
擬易	無卷數 快書本	明張武畧撰	四八
通宗易論	無卷數 唱經堂才子叢書本	清金人瑞著	五〇
易義選參二卷	翠微室易堂刊本	清甯都三魏著 邱維屏評選	五一
周易本義正解二十二卷	卷首一卷 康熙癸酉賜書堂刊本	清丁鼎時撰 吳瑞麟撰	五三
周易彙統四卷	康熙壬午刊本	清佟國維撰	五五
河洛精蘊九卷	乾隆甲午蘊真書屋刊本	清江永撰	五六
易經徵實解	無卷數 排印本	清胡翔瀛撰	五八
大易札記五卷	濠上存古堂刊本	清范爾梅撰	六〇
易卦考一卷	濠上存古堂刊本	清范爾梅撰	六一
婁山易輪一卷	濠上存古堂刊本	清范爾梅撰	六三
政餘易圖說六卷	乾隆己丑刊本	清劉思問撰	六四

卷三

周易遵翼約編十卷 乾隆丙午刊本 清臣文旦撰 六六

易考二卷 亘古齋刊本 清李榮陸撰 六七

易續考二卷 亘古齋刊本 清李榮陸撰 六九

周易篇第四卷 亘古齋刊本 清李榮陸撰 七〇

易義闡四卷 乾隆乙酉光復堂刊本 清韓松撰 七二

遜齋易義通考六卷 手稿本 清紀汝倫撰 七三

易經簡明集解 無卷數 乾隆間刊本 清李源撰 七四

周易大義圖說二卷 嘉慶間刊本 清鄭鳳儀撰 七五

周易精義四卷 嘉慶八年刊七經精義本 清黃淦撰 七七

周易闡象五卷 嘉慶庚申刊本 清蔡百乾撰 七八

課易存商一卷 續山類稿本 清周鎬撰 八〇

易經札記三卷 刊本 清朱亦棟撰 八一

周易顯指四卷 乾隆間研經堂刊本 清單 鐸撰 八三

復堂易貫 無卷數 聽雨山房刊本 清于大鯤撰 八四

揲著演易備考六卷 舊鈔本 清張 价撰 八六

周易引端四卷 光緒辛卯同文堂刊本 清邵寶華撰 八七

河洛圖說四卷 道光七年刊錦官錄本 清李錫書撰 八九

周易恒解六卷 致福樓重刊晚年定本 清劉 沅撰 九一

周易後傳八卷 初刻本 清朱兆熊撰 九三

卷四 九六——一二七

虞氏易言二卷 張臯文全集本 清張惠言撰 九六

河圖洛書考 無卷數 樂山堂說緯附刊本 清王 崧撰 九七

雕菰樓易學四十卷 焦氏叢書本 清焦 循撰 九九

易圖畧八卷 焦氏叢書本 清焦 循撰 一〇二

仲軒易義解詁二卷 鈔本 清焦 循撰 一〇三

- 周易通義十六卷 道光十六年刻本 清邊廷英撰 一〇五
- 周易輯義初編四卷 道光八年刊本 清盧兆繁著 一〇七
- 周易繹傳四卷 道光甲申刊本 清汪景望撰 一〇九
- 易酌十五卷 手稿本 清何詒霈撰 一一〇
- 周易新解六卷 光緒十二年刊本 清唐守誠撰 一一三
- 易鑒三十八卷 同治甲子重刊本 清歐陽厚均撰 一一四
- 周易本義闡旨八卷 嘉慶十七年蘭桂堂刻本 清胡方著 一二六
- 周易集解纂疏十卷 湖北叢書本 清李道平撰 一二七
- 易義原則七卷 易義附編五卷 道光丁亥刻本 清張瓊昭撰 一二〇
- 三易註畧四卷 三易讀法一卷 嘉慶四年刊本 清劉一明撰 一二二
- 易理闡真六卷 卷首一卷 嘉慶二十四年重刊本 清劉一明撰 一二四
- 孔易闡真二卷 嘉慶二十四年重刊本 清劉一明撰 一二五
- 固村觀玩集稿二卷 嘉慶丁卯年刊本 清侯起元撰 一二六

卷五

易象集解十卷	同治甲戌漱芳園刻本	清黃守平撰	二二八
易藝舉隅六卷	道光己亥天香閣刊本	清陳本淦撰	一三〇
周易本意四卷	光緒間刻本	清何志高撰	一三一
易經圖說一卷	南浦三塗邱刻本	清何志高撰	一三二
周易述翼五卷	儼花齋叢書本	清黃應麟撰	一三三
卦氣表一卷	光緒戊子湘南臬署會心閣刊本	清蔣湘南撰	一三五
淡友軒讀易稿	無卷數 排印本	清徐步瀛撰	一三七
周易經略證略十卷卷末一卷	光緒十二年刊本	清何其傑撰	一三八
易翼貫解七卷	光緒壬辰刻本	清余德楷撰	一四〇
篤志齋周易解三卷	同治十年南皮張氏刊本	清張應譽撰	一四一
易解經傳證五卷卷首一卷	同治十年刊本	清張步瀛撰	一四三
易理尋源三卷	咸豐五年刊本	清張步瀛撰	一四五

周易通義十六卷 治城山館刻本……………清莊忠誠撰 一四七

易鏡十一卷附易學管窺二卷 光緒間刊本……………清何毓福撰 一四九

陳氏易說四卷附錄一卷 光緒丁未刻本……………清陳壽熊撰 一五一

周易易解十卷 民國二十年排印本……………清沈紹勳撰 一五三

周易示兒錄三卷 民國二十年排印本……………清沈紹勳撰 一五五

周易說餘一卷 民國二十年排印本……………清沈紹勳撰 一五七

序卦分宮圖一卷 光緒乙酉刊本……………清王殿勳撰 一五八

易經指掌四卷 光緒丙子臨淄桂香齋刊本……………清相永清撰 一六〇

周易大象應大學說 無卷數 光緒二十三年刊本……………清高廣恩撰 一六〇

刪訂來氏易註象數圖說二卷 光緒間刊本……………清張恩壽撰 一六二

卷六……………一六四——一九四

周易明報三卷 光緒壬午家刻本……………清陳懋侯撰 一六四

知非齋易注三卷 光緒戊子家刻本……………清陳懋侯撰 一六六

知非齋易釋三卷	光緒戊子家刻本	清陳懋侯撰	一六八
周易集義八卷	南林劉氏求恕齋刊本	清強汝諤撰	一六九
易說二卷	宣統二年重刊本	清周韶音撰	一七一
易說二卷	光緒間排印本	清蕭德驊撰	一七二
易經困學錄四卷	舊稿本	清楊嘉撰	一七四
費氏占易訂文十二卷	光緒辛卯文莫室刊本	王樹枏撰	一七六
周易釋貞二卷	陶廬叢刻本	王樹枏撰	一七七
重定周易費氏學八卷首末各一卷	民國庚申刊本	馬其昶撰	一七八
易經古本一卷	四川成都存古書局刊本	廖平撰	一七九
易生行譜例言	無卷數 四川成都存古書局刊本	廖平撰	一八一
邵村學易二十卷	民國內黃鉛印本	張其淦撰	一八二
易獨斷一卷	萬載辛氏刊濟園二十四種本	魏元曠撰	一八三
補周易口訣義闕卦	無卷數 民國八年重印鐵研齋叢書本	桑宣撰	一八五

周易講義一卷 琴思樓雜著本.....易順豫撰 一八五

易象數理分解八卷 宣統三年中道齋刊本.....謝維嶽撰 一八七

易通例一卷 民國十二年刊本.....陳啟彤撰 一八八

易通釋二卷 民國十二年刊本.....陳啟彤撰 一九〇

周易異同商十卷 舊鈔本.....無名氏撰 一九二

卷七.....一九五——二二五

三墳 無卷數 天閣叢書本.....明范欽訂 一九五

古三墳 無卷數 明大啟內寅刊本.....明唐琳訂 一九六

易緯 無卷數 漢魏志叢書本.....清黃奭輯 一九八

泛引易緯 無卷數 光緒三年刻緯攬本.....清喬松年輯 一九九

易萌氣樞 無卷數 古微書本.....明孫穀輯 二〇〇

易中孚傳 無卷數 古微書本.....明孫穀輯 二〇一

易九厄識 無卷數 古微書本.....明孫穀輯 二〇二

易河圖數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	二〇三
河圖會昌符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	二〇四
河圖考靈曜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	二〇六
河圖稽命徵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	二〇七
河圖要元篇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	二〇八
河圖提劉篇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	二〇九
河圖帝通紀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	二〇九
河圖祕徵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	二一〇
河圖真紀鈎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	二一二
河圖著命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	二一二
洛書錄運法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	二一二
雜書錄運期識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	二二三
雜書甄曜度識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	二二四

易學羣書平議

二

孔子河洛識

無卷數

古微書本

.....

明孫

穀輯

二二四

易學羣書平議卷一

周易丁氏傳二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馬國翰所輯，載《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丁氏者丁寬，寬字子襄，梁人，景帝時爲梁孝王將軍，事蹟具《漢書·儒林傳》。寬受《易》於田何，又從周王孫受古義，傳同郡陽田王孫。《傳》稱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藝文志》「《易》家」，「丁氏八篇」，《隋志》不著錄，蓋佚已久。國翰因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子夏易傳》」下引荀勗云：「丁寬所作」，謂丁傳必本子夏而成，或如毛萇之於詩傳，故既輯錄《子夏傳》，又以《子夏傳》爲《丁氏易傳》。今案，《釋文》於《子夏易傳》引《七略》云：「漢興，韓嬰傳。」《文苑英華》載唐司馬貞議云：「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明嬰字子夏，故曰「子夏韓氏嬰」，以別於卜子夏。又

《漢書·藝文志》《易》十三家，有「韓氏二篇」，注「名嬰」，是「韓氏二篇」即《子夏傳》。故臧庸《拜經日記》據《七略》、《漢志》斷爲「韓嬰撰」。荀勗，晉人，時代遠後於劉向，乃國翰不從向說，徒據荀勗一語，遽以《子夏傳》屬之丁氏，殊爲未審。況張璠嘗云：「《子夏傳》或駢臂子弓所作」，又可以《子夏傳》爲《駢臂子弓易》乎？又唐司馬貞謂：「今秘閣有《子夏傳》，載『薛虞記』」，推國翰之意，則又可以《子夏傳》轉屬之薛虞矣！捨西京大儒之說而不從，反從後來模糊影響揣測之語，亦徒見其疏陋而已。觀孫堂所輯《漢魏二十一家易注》，及黃奭漢學堂叢書所輯《易》注，於西漢祇輯《子夏傳》及孟、京，皆不及丁氏，誠以其無可輯也。無可輯而強以《子夏傳》充之，抑何可笑！國翰字竹吾，歷城人，道光進士，輯宋以前佚書凡六百餘種，爲世所重。獨此《丁氏傳》及《周易韓氏傳》頗涉虛妄，而《丁氏傳》尤甚，恐惑後學，故并辨而駁之。

案，宋翔鳳《過庭錄》雖定《子夏傳》爲韓嬰之孫韓商所撰，而商傳其祖之學，商之說亦即嬰之說，故《子夏易傳》當屬韓氏無疑。

京氏易八卷

木犀軒叢書本

漢京房撰，清王保訓輯。保訓，無錫人，嘉慶庚申舉人，充實錄館校錄、候選知縣。按

《漢魏叢書》有《京氏易傳》三卷，王氏於三卷外採錄遺文，著爲是書。凡分八卷：卷一《周易章句》，卷二《易傳》，卷三《易占上》，卷四《易占下》，卷五《易妖占》，《易飛候》，卷六《別對災異》，《易說》，《五星占》，《風角要占》，卷七《外傳》，卷八《災異後序》，《周易集林》，《易逆刺》，《律術》。卷首自《目錄》外，附載《序錄》，《傳述》，《論證》三篇。共約四萬餘言，凡《京氏易》之遺文散見者，大都具於此矣。尋舊史所載，孟喜受易家陰陽，立十二月辟卦，其說本於氣，以準天時、明人事，授之焦贛；焦贛又得隱士之說五行消復，授之京房；房兼而用之，長於災變，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卦直六日七分，迭更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獨成一家，孝元立博士。迄東漢末，費直行而京氏衰，晉代猶有傳習者，至《隋志》亡《段嘉》十二篇，《唐志》又亡《災異》六十六篇之四十三篇，歷宋明，而《漢志》之八十九篇僅存三卷，蓋京氏學久廢絕矣。此由士夫隨俗，好言禳祥，諱言災變，占候非利祿所需，故古書日亡，即存亦置不省覽，積漸使然也。然而《洪範》演五行，《周官》設眡祲、馮相、保章，《左氏》載魯梓慎、鄭裨竈、晉卜偃、宋子韋之言機祥禍福，著乎天而應乎人，人主因之恐懼修省。占候廢則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懼矣。易道至大，無所不該，王弼以道家

言解易，楊簡以佛家言解易，尚得名家，況京氏爲漢易之宗，聽其廢絕，不可惜哉！今王氏輯《易傳》、《易占》、《飛候》、《五星》、《風角》等篇，雖京氏占候不盡此，亦大端具矣。其世應、飛伏、建積、互、游魂、歸魂之說，晁說之能言之，據《叢書》本三卷亦略可尋求。至六日七分之法，見《漢書》本傳孟康注、僧一行《大衍歷議》，則雖謂《京氏易》亡而不亡可也。惟此書雖輯自王氏，實則經嚴氏可均理董，正訛補闕，始成定本。嚴氏且爲之序，其文載《鐵橋漫稿》卷五中。德化李氏既刻此書，而竟漏刻嚴氏之序，使後人莫知其爲嚴氏之所校補者，亦其疏矣。

王肅易注

無卷數漢學堂叢書本

《王肅易注》，甘泉黃奭輯，載《漢學堂經解》中。肅字子雍，歷官侍中，遷太常，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事蹟具見《魏志》本傳。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子邕，東海蘭陵人，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採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傳》，又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易傳》，《隋書·經籍志》、《唐

書·藝文志》均作十卷，《崇文總目》作十一卷。王應麟《困學紀聞》云：「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是其書至南宋已亡。清馬國翰嘗就《正義》、《釋文》、《集解》、《文選注》、《御覽》諸書，輯《周易王氏注》二卷，又以《釋文序錄》云：「爲《易音》者三人，王肅、李軌、徐邈。」定王氏當另有《周易音》，因就《釋文》所引《王氏音訓》別作《周易王氏音》一卷，均載玉函山房輯佚書中。然其書實甚疏略，較之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中之王肅《周易注》不逮遠甚。蓋堂所輯較馬氏多二十餘事，所引據之書亦多二十餘種。後甘泉黃奭復就孫本輯之，而又據《一切經音義》、鄭剛中《周易窺餘》、熊過《周易象旨決錄》、陳士元《易象鉤解》四書增補考訂，故尤密於孫堂。孫堂云：「《北史·儒林傳》稱『鄭玄《易》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河南儒生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由斯而言，肅雖不好鄭氏，而其《易》學固異於輔嗣，而不遠於鄭者也。」今案肅注，如《噬嗑》九四云：「四體離，陰卦，骨之象，在乾，肉肺之象。」《剝》六四「剝床以膚」云：「坤以象牀，艮以象人。」《睽》上九「後說之壺」云：「三五離大腹似壺。」《中孚》「乘木虛舟」云：「《中孚》之象，外實內虛，有似可乘虛木之舟。」《既濟》六二云：「離爲翟弗。」皆本象以立說，且不廢互體，與《左傳》合，較

輔嗣之掃象廢互，只演空理者區以別矣。至其書之文字與各家異同者，就今所見且四十一事。如《乾文言》上「其唯聖人乎」，「聖人」作「愚人」；需「雲上于天」，作「雲在天上」；比六三「比之匪人」，「人」下多「凶」字；觀「盥而不薦」，「不薦」作「不觀薦」；益六三「告公用圭」作「用桓圭」；漸「女歸吉也」作「女歸吉利貞也」；又《繫辭上傳》迄於《裸卦》，皆有「傳」字；《說卦》「巽爲臭」作「爲香臭」。其義往往勝于各家，不獨足資考訂已也。

周易王注殘卷

上虞羅氏影印敦煌石室唐寫本

《周易王弼注》第三、第四兩卷，鈔寫本，出敦煌石室，上虞羅氏振玉影印，列《古籍叢殘》中。第三卷存噬嗑後數行訖離，第四卷存解至益，並有後題。卷三「虎」字缺筆，「民」字則否，乃唐高祖時寫本；卷四「民」字缺筆，則繕寫略後，然亦初唐人手筆也。今以較《釋文》、《開成石本》及宋以降諸本，有與《釋文》本合者。賁「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也；解人之文，則化成可爲者也。」兩

「解」字闕、監本並僞作「觀」，阮刻十行本亦誤，瞿氏藏本不誤。而《釋文》出「解天」二字，知陸本亦作「解」。剝「剝無咎」，開成本以下均作「剝之無咎」，《釋文》出「剝無咎」，注：「一本作『剝之無咎』」，是陸氏正本亦無「之」字。復「無祇悔」，岳本、十行本、閩、監、毛本「祇」均作「祇」，《釋文》盧校本亦作「祇」，唐寫本作「祇」，《釋文》言「王肅作『禊』」，占「氏」、「是」通，可證「祇」從「氏」非從「氏」也。「有灾眚」，「灾」諸本均作「災」，《釋文》出「有灾」，是陸本亦作「灾」。大畜「輝光日新其德」，諸本「輝」作「輝」，《釋文》「輝，音輝」，是陸本作「輝」也。「不犯灾也」，注：「故能已也」，諸本「能」下有「利」字，《釋文》出「能已」，是陸本亦無「利」字。頤「觀我朵頤，凶」，注：「而闕我寵祿」，諸本作「闕我寵祿而競進」，《釋文》出「而闕」，與此本合。大過「枯楊生梯」，「梯」諸本均作「梯」，《釋文》盧本同，唐寫本作「梯」，《大戴記·夏小正》「柳梯」宋本亦作「梯」，知古本從木旁作「梯」也。「棟桡，凶」，注：「宜其淹溺而喪矣」，十行本、閩、毛本均作「淹溺喪」，「矣」作「哀也」，《釋文》出「淹溺」及「喪」字，盧本不出「喪」字，唐寫本有。是陸本亦作「溺」，亦作「喪」。坎「入于坎窞，凶」，注：「最處欲底」，「欲」諸本作「坎」，《釋文》出「處欲」，是陸本不作「坎」。象曰：「樽酒簋」，諸本「簋」下有

「貳」，《釋文》出「象曰樽酒簋」注「一本有貳」，是陸氏正本無「貳」。「祗既平」，十行本、閩、監、毛本並作「祗」，《釋文》作「祗」。解「而百菓草木皆甲坼」，閩、監、毛三本「坼」作「拆」，《釋文》作「坼」，「坼」古今字。益「偏辭也」，注「求益無已，心無恒者也，無厭之求」，三「無」字諸本作「无」，《釋文》出「無厭」，是陸本不作「无」。此均與《釋文》本合者也。有與《釋文》一本合者：復「反覆其道」，諸本「覆」作「復」，《釋文》「反復，本又作覆」。无妄「不耕而穫」，諸本無「而」字，《釋文》「或依注作不耕而穫，非」。「頤」居貞吉，注「得順之吉也」，「順」諸本作「頤」，《釋文》「得頤，一本作得順」。大過「老夫得其女妻」，注「心無持吝」，諸本「持」作「特」，《釋文》「特，或作持」。「坎」來之坎坎，注「出則亦坎」，諸本「亦」作「之」，《釋文》「一本作『出則亦坎』，誤」。益「偏辭也」，諸本「偏」作「偏」，《釋文》「偏，孟作偏」。此與《釋文》一本合者也。有與孔氏作《正義》所據本合，今本注文經後人妄改，而《正義》中尚不失孔本之舊者：大畜「不犯災也」，注「未果其進者也」，諸本「進」作「健」，《疏》云「不須前進」，則孔本本是「進」。益「王用享于帝，吉」，注「居益以沖」，十行本「沖」作「中」，《正義》「居益而能用謙沖」，是孔本實作「沖」。此與《正義》本同者也。其

有與諸本皆異，而此爲長者，若賁「故小利有攸往」，注：「剛上而文柔」，諸本奪「而」字。「賁其須」，注：「二俱無應而比焉」，諸本奪「二」字。「吝終吉」，注：「故施賁於束帛」，諸本奪「施」字。剥「剥牀以辨」，注：「牀轉欲滅」，諸本奪「牀」字。「剥牀以膚」，注：「豈唯消正」，「消」諸本作「削」。无妄「不可試也」，注：「藥攻於有妄者也」，諸本無「於」字。頤「節飲食」，注：「言語飲食」，諸本奪「語」字。「居貞吉」，注：「以陰而居陽」，諸本奪「而」字。「上九由頤」，注：「故物莫不由之」，諸本奪「物」字。大過「枯楊生梯」，注：「老夫更得其少妻」，諸本奪「其」字。「无咎无譽」，注：「而以陽處陽，以陽處陽，未能拯危」，諸本奪「以陽處陽」四字。「過涉滅頂，凶」，注：「過之甚者也」，諸本奪「者」字。坎「來之坎坎」，注：「出則無所之，處則無所安」，各本奪兩「所」字。凡此者，皆以此爲長，可據以是正今本者也。振玉嘗作校勘記，論列綦詳，茲摘其大要於此，後之君子其知所寶焉。

薛虞易音注

無卷數 漢學堂叢書本

清甘泉黃奭輯。奭所輯《王肅易注》已著錄。虞字及爵裏均無考，亦不知爲何代人。晉

張璠於《子夏易傳》云：「或駢臂子弓所作，薛虞記。」歷城馬國翰據是定爲係漢魏間儒生，其說未爲有徵。其書《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均不著錄，陸德明《經典釋文》引其說亦不詳其著書卷數。《正義》引《子夏傳》下又言「薛虞記，如今注疏之例」，似其記原附《子夏傳》內；而《釋文》各引之，又似子夏之傳、薛虞之記，判爲兩書。當是其書在唐已佚，《釋文》、《正義》第從向所徵引者間採之，其詳不可得聞矣。初馬國翰嘗就《釋文》、《正義》二書所引，得十一節，輯爲一卷，名曰《周易薛氏記》。奭又就熊過《周易象旨決錄》等書增輯，凡得十三節，較馬氏多離「大耋之嗟，凶」及井九三「井渫不食」兩節，稍爲加密。今觀其注「剥牀以辨」云：「辨，膝下也」，似優於諸家之望文生義。「以杞包瓜」，言杞柳可爲栝棖以盛瓜，而薛謂「杞柳柔韌宜屈撓似匏瓜」，則誤矣。至《易音注》之名，蓋本之《釋文》。惟胡一桂《啓蒙翼傳》誤引此書作虔薛《周易音注》，朱彝尊《經義考》又誤據胡氏而別列虔薛一家，可謂以訛承訛矣。

向秀周易義一卷

漢魏六朝家易注本

清孫堂輯。秀字子期，河內懷人，官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事蹟具《晉書》本傳。秀嘗注《莊子》，復注《易》。今所注《莊子》郭象竊爲己有，世傳郭象《莊子注》是向之本書。而《易》則罕傳，隋、唐《志》皆不著錄。張璠採二十二家《易》爲集解，依秀爲本，亦入傳者絕少，唯《正義》、《釋文》及《李氏集解》間有徵引，堂輯爲一卷。其書採拾精審，較之馬國翰所輯《周易向氏義》殊勝。蓋馬氏之弊，在貪多務得，往往不免濫取。如謂：「諸凡引張作某字者，蓋即向本，故亦復向義中」，此何足據？又如解益卦注，誤引《正義》語作向注，尤爲紕繆。最後有甘泉黃奭輯本，載《漢學堂經解》，異于馬而同于孫，可謂知所去取矣。按《晉書》稱秀「清悟有遠識，雅好老莊之學」。今觀其解大過「棟橈」云：「初爲善始，末是令終，終始皆弱，所以棟橈」，益「利涉大川」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其說頗類王弼，故于象數之學獨少發明云。

干寶周易注一卷

漢魏二十一家易注本

清孫堂輯。堂所輯向秀《周易義》一卷已著錄。寶字令升，新蔡人，晉元帝時爲著作郎，領國史，出爲山陰令，始安太守王導以爲司徒右長史散騎常侍，事蹟具見《晉書》本傳。其《易注》十卷見《釋文序錄》。《隋志》又有《周易文義》一卷，又云「梁有《周易宗塗》四卷，亡」，《冊府元龜》又載《周易問難》二卷，《周易元品論》二卷，並干寶撰，今皆散佚。元時有屠曾者，始輯其佚，明正德間其孫勳重訂其書，刻在《鹽邑志林》，即今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所據而補訂之本也。明時姚士舜又別輯《干寶侍易解》三卷，清歸安丁杰補訂，武進張惠言梓入《易義別錄》，歷城馬國翰又據而參校習刊之，載《玉函山房輯佚書》中。孫、馬二家輯本互有詳略，然馬多者一事，孫多者九事。較其得失，孫本爲優。史稱寶好陰陽術數，留心京房、夏侯勝之傳，故其注《易》，盡用京氏占候之法以爲象，而援文、武、周公遭遇之期運一一比附之。謂《易》道猥雜，實自此始。張惠言更發揮其說，以爲干氏之《易》，非京氏之《易》，斥其以干

支納卦爻而生五行、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之說爲顛倒乖舛，又斥其比附周家之事則是以《易》爲讖數之言，妖妄之紀，詞甚嚴峻。平情論之，干氏之注如蒙初爻戊寅當平明之時，誠爲龐雜，然納甲爲漢儒所通用，五行坎水、離火、坤土、震巽木，象、象且明言，又經文於泰言「帝乙」，於蠱、巽言「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於革言「己日」，是以干支、五行說《易》未足爲干氏之病，惠言所斥，不爲盡公。獨其擇言不雅，遇卦則比附殷、周故事，怪誕支離，浮泛少當，除以專爲花朵，恰合震象，與《易林》相同外，餘可取者甚少也。

翟子二元易義

無卷數

漢琅亭義書本

清甘泉黃奭輯。奭所輯王肅《易注》、薛虞《易音注》均已著錄。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荀爽《九家集解》有翟子玄，子玄不詳何人，爲《易義》。」張惠言云：「李鼎祚《集解》有翟元，翟元蓋卽子玄，李書諱『玄』爲『元』，鄭玄字亦如此。」馬國翰云：「古人多有名與字同者，如韓伯字康伯之類，或元字子元歟？」依張、馬二氏之說，以元名、

子元字，然《九家》於京房等皆稱名，不應元獨稱字，似亦不協。惟九家次第程在姚信之後，則元蓋亦魏、晉間人也。至其書卷數，自隋、唐已不能詳，清儒皆就《釋文》、《集解》二書輯其遺說，張惠言所輯載《易義別錄》，孫堂所輯載《漢魏二十一家易注》，馬國翰所輯載《玉函山房輯佚書》，黃奭所輯載《漢學堂經解》。較諸家優劣，惟黃本能據鄭剛中《周易窺餘》、熊過《周易象旨決錄》、魏濬《易義古象通》諸書增補考訂，所獲爲多。子元之生平既不詳，而其書又早亡，無由觀其會通，第就今所見言之，如說《隨·象》「君子嚮晦入宴息」云：「雷者陽氣，春夏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視事，其將晦冥，退入宴寢而休息也。」其義最精。餘如說「終朝三沓」云：「上以六三錫下二陽，羣剛交爭，得不以讓，故終一朝之間，各一奪之。」說「革言三就」云：「言三就上二陽，乾得其有信，據于二陰，故曰革言三就。」皆俚俗無理，棄之亦無可惜也。

周易王氏義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叢書本

王嗣宗撰，清馬國翰輯，載《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嗣宗不詳何人，偏考歷代史志

亦均無嗣宗。《易》注之目。祇陸德明《經典釋文》引其離卦音訓三節。於「日昃之離」云：「日昃，王嗣宗作『仄』音同。」又「出涕沱若」云：「出，勅類反。」又「離王公也」引：「梁武帝云：『離，方智反。』」王嗣宗同。以嗣宗與梁武並稱，疑嗣宗或是齊梁之間人。惟馬國翰謂：「張璠《集解》序云：『王宏字正宗，病之兄。』」晉大司農，贈太常，爲《易》義。疑嗣宗或正宗之別字。殆字輔嗣，或緣此取義。雖無確徵，存之亦足以備一說焉。

周易王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王凱冲撰，清馬國翰輯，鈔《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凱冲不詳何人，《隋書·經籍志》不著錄，《唐書·藝文志》有「王凱冲注十卷」，疑凱冲或是隋唐間人。其書久佚，李鼎祚《集解》所引凡四節。其說「顯諸仁，藏諸用」云：「萬物皆成，仁功著也；不見所爲，藏諸用也。」又說「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云：「物無不備，故曰富有；變化不息，故曰日新。」其有理致，又「天玄而地黃」及「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遺」二則，亦演義理。馬氏謂其「蓋宗王弼而衍暢其義」，殆可信云。

周易朱氏義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叢書本

《周易朱氏義》，朱仰之撰，清馬國翰輯。仰之之名，見於《李氏集解》，而《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無其目。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荀爽等九家集解注內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仰之是否即其人，疑莫能明也。今觀《集解》所錄二則，其說「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云：「人謀，謀及卿士；鬼謀，謀及卜筮也。又謀及庶民，故曰百姓與能。」以鬼謀爲謀及卜筮，已高出諸家。又解《說卦傳》「其於地也爲剛鹵」云：「取金之剛不生也，剛鹵之地不生物，故爲剛鹵也。」以兌之剛鹵爲不生物，深合毀折之義，較之許慎、虞翻以「鹵」爲「鹹」者，其說殊勝。蓋剛者地不柔和，鹵者磽確，皆不生物。《左傳》襄三十五年「楚子木使表淳鹵」注：「淳鹵，埆薄之地。」《釋名》：「地不生物曰鹵。」又《焦氏易林》讀「鹵」爲「魯」。仰之說悉與之同，許、虞誤也。惜祇此二則耳。故表而出之，使學者知此零詞賸語，於經義所關有極重者，且以見李氏集錄之精焉。

講周易疏論家義記殘卷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
文學部景印舊鈔本

此書爲日本奈良興福寺所藏，僅存釋乾、釋噬嗑、釋賁、釋咸、釋恒、釋遯、釋睽、釋蹇、釋解九卦。而釋咸條題曰「講周易疏論家義記釋咸第十」，知即書名。而卷數與撰人名氏則不可得而知。其書釋義，分設科段，頗類釋家疏論體，而書中又往往用佛經中語。考孔穎達《周易正義·序》云：「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案沖遠所斥，殆即指此類者而言。又其獨詳於釋乾，噬嗑以下則較簡略，一書之體不應如此，疑係節錄，非其全本。又鈔胥無識，文字訛奪幾無行無之，致甚難讀，至爲可惜。惟書中所引先儒子夏、京房、馬融、二王、韓康伯之外，疏論之家尚有四人，曰沈居士、曰劉先生、曰朱仰之、曰僕射。此書僕射誤「僕」則「若僕射」案沈居士指驤士，劉先生指劉瓛，《南齊書》均有傳。朱仰之事蹟則已不可考。至所謂僕射者，乃指周弘正。據《陳書·弘正傳》，其授尚書右僕射，在陳大建五年，而先儒諸儒及周氏之說經，沖遠芟除者多收在書中，則

其成疑在陳、隋之間，蓋猶不失爲六朝舊帙，不得以隋、唐二《志》不載少之。況書中經注文字，有與今本不同，往往合於《釋文》，若其所謂「一本」者。若乾·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強」字《釋文》出「自強」，《唐石經》初刻「彊」，後改「強」，《注疏》閩、監、毛本則亦作「彊」，此書作「強」，與《釋文》合。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釋文》引「《字林》云：『肺，一曰脯也。』」子夏作「脯」。此書亦作「脯」。咸·彖辭「咸，亨利貞，取女吉。」《釋文》：「『取』亦作『娶』，音同。」此書亦作「娶」。均與《釋文》「一本」合，是也。有於《釋文》無徵者，若「恒，亨，無咎，利。」王注：「恒而亨，以濟三事也。」此書引王注「以」作「能」。《繫辭傳》「象者，言乎象者也。」韓康伯注：「象，總一卦之義也。」此書釋乾引韓注「一卦之義」作「一卦之德」，是也。至所引《子夏易傳》，馬融《易注》，沈、劉、朱、周四家《易》說，多前人所未知，足以補馬、黃、係諸家輯本之闕，裨益學者，是則其可寶貴，亦不特舊鈔之故矣。日本學者狩野直喜嘗跋是書，論列頗詳，茲撮其要著于篇。

周易釋文一卷

上虞羅氏影印敦煌石室唐寫本

唐陸德明撰。德明名元朗，以字行，吳縣人，官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事蹟具新舊《唐書》本傳。此本出敦煌石室，後有記五行，記此卷寫于開元二十六年，又記明年校勘，及于晉州衛泉本寫指例略。則此書係唐玄宗時寫本無疑。近人上虞羅振玉影印，列入《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中。今按，此書起大有至卷末，前佚乾至同人十三卦。取校今本，異同詳略甚多。凡此本所有，爲今本所無者，如謙卦多「所惡，烏故反」，豫卦多「剛應，應對之應也」，噬嗑卦多「於著，張慮反」，「不重，直勇反」，剝卦多「強，其良反」，「亢，莫浪反」，「覆，芳富反」，復卦多「不省，悉井反」，無妄卦多「不造，曹旱反」，「自復，服也」，大畜卦多「畜」，紀「，猾，于八反，又音骨，剛突反」，頤卦多「履，夫、符」，「羨，息練反」，「參，音蹇」，大過卦多「喪，如字」，咸卦多「受人，如字，時胃反」，大壯卦多「不長，直良反」，蹇卦多「碩，音石」，夬卦多「孚號，胡報反」，革卦多「己日，上以下越」，「治曆，直吏反」，豐卦多「通夫，符」。

下同，「旅卦多」而當，「丁剛反」，「於難，諾安反」，「巽卦多」令着，「張慮反」，「其資，作齋者多」，「渙卦多」大號，「呼報反」，「節卦多」制數，「色具反」，「則嗟，如字，荀作差」，「中孚卦多」勝，「升證反」，「物校，交兒反」，「小過卦多」鳥離，「力知反」，「既濟卦多」之要，「於兆反」，「末濟卦多」揉難，「乃旦反」，「繫辭上多」往復，「服之」，「差，楚佳反」，「散，蘇旦反」，「極數，色具反」，「繫辭下多」覆，「芳富反」，「以斷，都亂反」，「揉木，如九反」，「京、姚作柔，說文作燂，云『屈申木也』」，「典要，於妙反，有音要者」，「雜卦多」燥，「悉早反」，「整洽，升食反」，「略例上·明彖」章多「不見」二字，「明爻通變」章多「非數，色具反」，「辯位」章多「不說，如字」，「略例下」多「以勝，升證反」等是。凡今本所有，爲此本所無者，如「隨卦無」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注，「蠱卦無」後甲、「施令」、「育德」、「當事」、「盡承」注，「觀卦無」而不薦、「省方」、「觀國之光」、「居近」注，「噬嗑卦無」械、「未盡」、「未光大也」、「何校」注，「无妄卦無」茂對時、「稼」、「穡」注，「大畜卦無」日新其德、「夫能」、「剛暴」注，「頤卦無」虎視、「而比」注，「大過卦無」相過之過、「老夫」、「滅頂」注，「坎卦無」險陷、「處欲」、「出則之坎」、「承比」、「象曰樽酒簋」、「盡平」、「徽」、「叢」、「法峻」注，「離卦無」畜、「日昊」、「凶」

「逼近」、「王用出征以正邦也」注，咸卦無「各亢」注，恒卦無「而分」注，遯卦無「大
 靜」、「亢」注，晉卦無「未著」、「聞乎」、「得」、「失夫」注，明夷卦無「文王以之」、
 「然而而免也」、「去闇」注，家人卦無「以著」注，睽卦無「自復」、「元夫」注，蹇卦
 無「之長」注，解卦無「解之爲義」、「咎非其理也」、「所任」、「斯解」、「將解」、「以
 解」注，損卦無「偕行」、「遂長」、「尚夫」注，益卦無「用圭」、「不爲」注，升卦無
 「允當」注，困卦無「固窮」注，井卦無「注下」注，鼎卦無「尊卑序」、「塞」注，震
 卦無「笑言」、「怠」、「恐致」、「視」、「被動故懼」注，歸妹卦無「所歸妹也」注，豐
 卦無「藏」注，旅卦無「不快」、「斫」、「所嫉」注，渙卦無「用拯」、「逃竄」、「險爭」
 注，中孚卦無「乖爭」注，既濟卦無「曳」注，《繫辭上傳》無「盡衆」、「自造」、「則
 盡」、「咷」、「可重」、「當」、「聖人之道」注，《繫辭下傳》無「貞觀」、「《易》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則爭」、「喪期」、「無數」、「棺槨」、「而治」、「書契」、「象也者像也」
 「蒺」、「藜」、「其方」、「能循」、「其要」、「貫之」、「而上」注，《說卦傳》無「天」、「矯」、
 「爲薄」注，《序卦》無「爭興」、「所比」、「所畜」、「以否」注，《略例下》無「拯弱」、「遜
 浸」、「長」、「難在」、「亨在」、「大壯觸」、「蕃」、「明夷最遠」、「最近」、「而難」、「能

溺」注，等是。凡此本所有，而足以證明今各本之是非謬誤者，如大有「用亨」注，各本皆作：「干云，亨，宴也。」惟宋本、盧本「亨」作「享」。今按此本作「饗」，「饗」、「享」字同，足證宋本、盧本是而各本非。蠱「不累」注，各本作：「力僞反」，惟監本、盧本作「劣僞反」，與此本合。噬嗑「噬」字注，各本作：「市利反」，惟宋本、盧本作「市制反」，與此本合。賁「其須」注，監本作：「水邊作須非」，各本「非」上皆無「須」字，與此本合，足徵監本之非。「翰」字注，各本均作：「鄭云，白也」，與此本合，獨盧本「白」作「幹」，與此本異，則作「白」者是，作「幹」者非也。剝「貫魚」注，各本或作：「徐音官」，或作：「徐音館」，獨宋本、盧本作：「徐音官」，與此本合，足見作「官」、作「館」者之誤。復卦「復」字注，各本作「服」，與此本合，而閩本作「音復」，監本作「音覆」，皆非。「無祇」，各本均作「祇」，獨宋本作「祇」，與此本合，足徵宋本是而各本非。「無祇」注：「九家本作多」，各本皆與此本合，獨盧本「多」作「姦」，與此本異，足見《釋文》原作「多」不作「姦」也。大畜「篤實輝光」，各本均作「輝」，獨宋本、盧本作「燁」，與此本合，則作「燁」者是也。其注各本皆作「音輝」，獨宋本作「音輝」，與此本合，則作「音輝」者是也。「輶」字注，各本均作：「伏菟上軸上似之」，惟盧本「上軸」作「在

軸」，與此本合，可證盧本是而各本非。「良馬逐」注，各本均作：「兩馬走也」，監本「走」又作「是」，獨盧本「走」作「走」，與此本合。「險阨」注：「於厄反」，各本均作「厄」，獨宋本、盧本「厄」作「革」，與此本合。頤「朵」字注：「京作揣」，「揣」各本均訛作「瑞」，獨盧本與此本合。坎「枕」字注：「徐，舒鳩反」，各本均作「舒」，惟宋本、盧本「舒」作「針」，與此本合。「祇」字注：「又上支反」，各本均作「上」，獨監本作「止」，阮元謂作「止」者是，按之此本，仍作「上」不作「止」，則作「止」者未必是也。離「牝」字注：「又挾死反」，各本均作「死」，與此本合，獨監本「死」作「允」，與此本異，則作「允」者非也。「涕」字注：「徐，他米反」，各本「米」或作「木」，或作「李」，「遯」字注：「匿迹避時」，各本「迹」訛「亦」，此二處獨宋本、盧本與此本合。明夷「左股」注：「日隨天左旋也」，「旋」各本或訛「音」，或訛「行」，獨補盧本作「旋」，與此本合。家人「愛樂」，各本「愛」字均訛「樂」。「睽」字注：「目不相聽也」，各本均訛「聽」爲「視」，「損」字注：「虧減之義也」，又《序卦》云「緩必有所失」，各本多訛「虧」作「省」、「緩」作「損」，此二處獨宋本、盧本與此本合。「徵」字注：「蜀才作澄」，各本皆訛作「證」，盧本作「徵」，云「舊本作『澄』」，阮元論「當作『徵』」，而此本與盧本所引之舊本合。「夬」字注：「決也」，各本訛「決」作「決」，「次」字注：「鄭作越」，各本訛「越」作「越」，此二處獨宋

本、盧本與此本合。《妬》「以杞」注：「馬云，大木也」，「木」各本誤作「本」，升「冥」字注：「覓經反」，各本「覓」誤「見」，此二處獨盧本與此本合。困「株木」注：「張愚反」，「愚」各本或誤「一」、或誤「于」，盧本「一作慮」，獨宋本作「愚」，與此本合，則作「愚」者是，而作「一」、作「于」、作「慮」者皆非也。數歲注：「色柱反」，各本皆與此本合，獨盧本改「柱」爲「主」，與此本異。「刖」字注：「五刮反」，各本「五」或誤「方」、或誤「王」、或誤「於」，獨盧本與此本合，則盧本是，而作「方」、「王」、「於」者誤也。井「以勞」注：「力報反，注同」，「注」各本或誤「一」、或誤「下」，獨補宋本、盧本作「注」，與此本合。「斃」字注：「本云以輓壘井曰斃」，「本」字難通，宋本、盧本作「干」，謂干寶，而此本則作「才」，謂蜀才。鼎「雉膏」注：「食之美者」，「者」各本多訛作「也」，獨宋本、盧本與此本合。震「以成」，「成」各本或作「威」，獨宋本作「盛」，與此本合。漸「衍衍」注：「馬云饒衍」，各本或誤作「讒衍」或誤「饒行」，均不可通，賴此本得解。歸妹「知弊」注：各本作：「釋也反」，補盧本作：「婢世反」，而此本作：「婢勢反」，「世」、「勢」音同，則可證明作「釋也」者非。「以須」注：「苟、陸作孺」，「孺」各本多訛作「孺」，

獨宋本、盧本與此本同。豐「則溢」注：「本或作方溢者非」，各本「方」或誤「云」、「溢」或誤「益」，賴此本得正。中孚「爾靡」注：「亡彼反」，各本皆與此本同，獨宋本「彼」作「波」，則宋本誤也。《繫辭上傳》「繫」字注：「徐，胡詣反」，各本「詣」或誤「請」，或誤「計」，惟盧本與此本合。震「無咎」注：「周云救也」，各本誤「救」作「威」，「功贍」注：「涉艷反」，各本誤「涉」作「先」，此二處惟宋本、盧本與此本合。而知注：「明僧紹音智」，各本誤「紹」爲「知」，惟補盧本與此本合。「成家」注：「蜀才作盛象」，各本多誤「才」爲「本」，獨宋本、盧本與此本合。「典禮」注：「姚作典體」，各本均誤「體」爲「禮」，「議之」注：「陸、姚作儀之」，各本「陸」均作「鄭」，此一處獨補盧本與此本合。「子和」注：「胡卧反」，各本「胡」均作「明」，補盧本又作「和」，皆與此本不同。「期」字注：「音基」，各本均誤「基」爲「晷」，《繫辭下傳》「盡會」注：「津忍反」，各本均作「丁迴反」，「隤然」注：「大回反」，「大」各本均作「人」，此三處惟補盧本與此本同。「氏」字注：「庖犧氏太皞」，「氏」各本多訛「取」，「下治」注：「章末同」，各本「章末」多訛「草木」，「暴虎」注：「鄭作𪚗」，「𪚗」各本多訛「𪚗」，此三處獨宋本、盧本與此本同。「介于」注：「聚水作价」，各本多誤「价」爲「介」，獨宋本與此本同。「數也」注：「色玉反」，各本均誤「玉」爲「玉」。

作「柱」，宋本又作「挂」，獨補盧本校改作「主」，與此本合。《說卦》「水火不相逮」注：「一音大計反」，「大」各本均作「七」，「少男」注：「詩照反」，下「少女」皆同，各本「詩照」訛「許黨」，「少女」訛「必之」，皆不可通，此二處亦惟補盧本與此本合。「駁」各本多訛「駮」，獨宋本、盧本與此本合。「爲勇」注：「鋪爲花兒，謂之敷」，「兒」各本或誤作「泉」，或訛作「朶」，「敷」各本多訛作「敷」，均賴此本得正。「顙」字注：「的顙，白顙」，「白」各本多訛「曰」，「反生」注：「麻豆之屬」，「麻」各本或作「豌」，此二處惟宋本、盧本與此本合。「乾卦」注：「古丹反」，「丹」或訛作「免」，或訛作「完」，獨補宋本、盧本與此本合。「蟹」：「戶買反」，「買」各本訛作「賣」，獨監本、盧本與此本同。「爲羊」下注：「爲直」、「爲牝」、「爲牝牛」，各本多訛「直」爲「首」，「牝」爲「作」，「牝牛」爲「此字」，獨補盧本與此本合。「爲楊」或訛「爲揚」，「爲可」或訛「爲河」，「爲叢棘」或訛「爲叢梗」，亦賴此本證明其誤。亦有今本不誤，而此本鈔寫顯然錯誤，不可從者，如蠱卦「復始」誤作「復洽」，又復卦「最比」誤「軍比」，《恒》卦「振恒」誤作「振恤」，夬卦「莫夜」注：「鄭云無夜非一夜」，「非一夜」誤作「悲夜」，豐卦「鄭」誤作「彰」。又有今本與此本先後次序不同者，如今本賁卦「皤」、「翰」、「媾」等字在「其

離、「舍」、「車」之下，此本則反在其上；今本姤卦「包有」注先鄭、次虞、次荀，而此本先荀、次鄭、次虞，皆與今本序次異。又此本引用人名書名，往往簡省，至與今本異者，如此本引《子夏傳》多省作「夏」，「王肅」多省作「肅」，「蜀才」多省作「才」，「荀柔之」多省作「荀」，「陸績」之「陸」時寫作「六」，《廣雅》多省作「廣」，《志林》多省作「志」。其他今本與此本俱有之文，而彼此先後顛倒異同詳略之處，尤不勝臚舉。夫古籍淪亡，不可勝數，雖宋、元鏤本，今已寥寥不易多覩，況此唐人手寫之本，竟歷千餘年而獨幸存，且又足資考證如是，真經苑之秘籍，藝林之鴻寶已。

周易釋文一卷

上虞羅氏影印敦煌石室
唐寫本（重作節前篇）

唐陸德明撰。德明名元朗，以字行，吳縣人，官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事蹟具新舊《唐書》本傳。此本出敦煌石室，後有記五行，記此卷寫於開元二十六年，又記明年校勘，及於晉州衛果本寫指例略，則此書係唐玄宗時寫本無疑。近人上虞羅振玉影印，列入《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中。今按，此書起大有至卷末，

前佚乾至同人十三卦。取校今本，異同詳略甚多。凡此本所有，爲今本所無者，計四十餘則。其中最要者，如《繫辭下》出「揉木」；「如九反，京、姚作『柔』」，《說文》作『燥』，云『屈申木也』」，諸本皆無此文，而此本獨有。凡今本所有，爲此本所無者，計一百二十餘則。如隨卦不出「而天下隨時」及「隨時之義」注，坎卦不出「出則之坎」及「象曰樽酒簋」注，離卦不出「王用出征以正邦也」注，明夷卦不出「文王以之」及「然後而免也」注，歸妹卦不出「所歸妹也」注，《繫辭下》不出「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及「象也者像也」注，此皆諸本所有之文，而此本獨無。又凡此本所有，而足以證明今各本之是非謬誤者，如剝「貫魚」注，各本或作「徐音宮」，或作「徐音館」，獨宋本、盧本作「徐音官」，與此本合，足見作「官」作「館」者之誤。復「無祇」，「祇」各本均從「氏」，獨宋本從「氏」，與此本合，足徵宋本是而各本皆非。大畜「輶」字注，各本均作「伏菟上軸上似之」，惟盧本「上軸」作「在軸」，與此本合，可證盧本是而各本非。明夷「左股」注「日隨天左旋也」，「旋」各本或訛「音」或訛「行」，獨補盧本作「旋」，與此本合。漸「衍衍」注「馬云饒衍」，各本或誤作「讒衍」或誤作「饒行」，均不可通，賴此本得解。《說卦》「少男」注「詩照反，下『少女』皆同」，各本「詩

照「訛」許黨，「少女」訛「必之」，皆不可通，惟補盧本與此本合，足證補盧本是而各本皆非。又「爲羊」下注「爲直」、「爲牝」、「爲牝牛」，各本多訛「直」爲「首」，「牝」爲「作」，「牝牛」爲「此字」，獨補盧本與此本合；「爲楊」或訛「爲揚」，「爲可」或訛「爲河」，「爲叢棘」或訛「爲叢梗」，亦賴此本證明其誤。若此之類，可七十餘條，最爲可貴。亦有今本不誤，而此本鈔寫顯然錯誤不可從者，如蠱卦「復始」誤作「復洽」，又復卦「最比」誤「軍比」，恒卦「振恒」誤「振恤」，夬卦「莫夜」注「鄭云無夜非一夜」，「非一夜」誤作「悲夜」。又有今本與此本先後次序不同者，如今本賁卦「皤」、「翰」、「媾」等字，在「其趾」、「舍」、「車」之下，此本則反在其上；今本姤卦「包有」注先鄭、次虞、次荀，而此本先荀、次鄭、次虞，皆與今本次序異。又此本引用人名、書名，往往簡省，至與今本異者，如此本引《子夏傳》多省作「夏」，「王肅」多省作「肅」，「蜀才」多省作「才」，「荀柔之」多省作「荀」，「陸績」之「陸」時寫作「六」，《廣雅》多省作「廣」，《志林》多省作「志」。其他今本與此本俱有之文，而彼此先後顛倒異同詳略之處，尚不勝臚舉。夫古籍淪亡，不可勝數，雖宋、元鑄本，今已寥寥不易多覩，況此唐人手寫之本，竟歷千餘紀而獨幸存，且又足資考證如是，真經苑之秘籍，藝林

之鴻寶已。

周易釋文一卷

明初刻八行大字本

唐陸德明撰。此本附明初刻八行大字本《周易正義》後，首末完具，取校今本，頗有異同，其優劣可得而言。其劣於今本者，則訛譌之字過多，如乾卦「以辯」注：「辯，便免反」，「便」誤「扶」。屯卦「得主則定」注：「本亦作則寧」，「寧」字上脫「則」字。又「相近」注：「下近五同」，「五」誤「王」。又「君子幾」注：「徐音祈」，「音」誤「者」。「之易」注：「以鼓反」，「博施」注：「式鼓反」，兩「鼓」字均誤作「鼓」。訟卦「惕」字注：「皆通」，「皆」誤「旨」。比卦「有它」注：「本亦作他」，「他」誤「它」。履卦「跛」字注：「依字作魑」，「魑」誤「破」。泰卦「否道」注：「備鄙反」，「反」誤「又」。《同人》卦「物黨」注：「物或作朋」，「朋」誤「明」。大有卦注：「包容豐富之象」，「包」誤「句」。「用亨」注：「衆家並香兩反」，「家」誤「蒙」。謙卦「撝」字注：「鄭讀爲宣」，「宣」誤「宜」。豫卦注：「備豫也」，「也」誤「屯」。「殷薦」之「殷」誤「毀」。「簪」字注：「埤蒼同」，

「坤」誤「匪」，「王肅又祖惑反」，「又」誤「人」。隨卦「未正中也」，「未」誤「位」。噬
 嗑卦「有間」注：「如字」，「字」誤「宏」。「臘肉」注：「晞於陽而煬於日曰臘肉」，「肉」
 誤「內」。「肺」字注：「荀董同」，「董」下脫「同」字。復卦「頻復」注：「鄭作攀」，「攀」
 誤「卑」。「有災」注：「本又作災」，「災」誤「灾」。无妄卦「不祐」注：「鄭云助也」，「鄭」
 誤「馬」。大畜卦「輶」字注：「輶似人屐」，「輶」誤「輶」。之「牙」注：「鄭讀爲互」，「互」
 誤「玄」。離卦「日昃」注：「王嗣宗本作仄」，「仄」誤「反」。咸卦「腓」字注：「鄭云腓
 腸也」，「腸」誤「肱」。「滕」字注：「鄭云送也」，「送」誤「逆」。睽卦「相比」注：「毗
 志反」，「毗」誤「略」。解卦「之稱」注：「尺證反」，「尺」誤「反」。益卦「用亨」注：「許
 庚反」，「庚」誤「夷」。夬卦「頤」字注：「面頤」，「頤」誤「觀」。牽羊「注：「子夏作
 駝」，「駝」誤「駝」。姤卦「蹢躅」字注：「一本作躅」，「躅」誤「擲」。萃卦「一握」注：「握
 當讀爲夫三爲屋之屋」，「夫」誤「去」。井卦「射」字注：「徐，食夜反」，「食」下脫「夜」
 字。「甕」字注：「淳水器也」，「淳」誤「亭」。鼎卦「以木巽火亨」注：「本又作亨」，「亨」
 誤「宮」。豐卦「沫」字注：「鄭作昧」，「昧」誤「妹」。旅卦「所嫉」注：「《字林》音昔」，
 「昔」誤「自」。《渙》卦注：「離宮五世卦」，「五」誤「三」。《繫辭上》注云：「王輔嗣

止注大經，「大」誤「六」。「鼓之」注：「虞、陸、董皆云，鼓，鼓動也」，「董」誤「薰」。「天下之道」注：「一本作天地」，「天」誤「大」。「也專」注：「陸作搏」，「搏」誤「專」。「以言者」注：「下三句無以字」，「以」誤「一」。「繫辭下」包字注云：「白交反」，「白」誤「曰」。「剡木」注：「《字林》云，銳也」，「林」上脫「字」字。「爻繇」注：「服虔云，抽也」，「抽」誤「袖」。「因貳」注：「鄭云，當爲弑」，「弑」誤「貳」。「則居」注：「下肅音基」，「基」下衍「辭」字。「說卦」著「字」注：「士三尺」，「士」誤「十二」，「《毛詩草木疏》云，似蕭蕭」，「似」誤「以」。「發揮」注：「鄭云揚也」，「揚」誤「楊」。「六位而成章」注：「本又作六畫」，「畫」下衍「一」字。「爲亟」注：「王肅去記反」，「去」誤「云」。「爲羊」注：「乾爲直」，「直」誤「宜」，「不同故記於此」，「同」誤「周」。「序卦」之「緼」注：「本又作蘊」，「蘊」誤「緼」。「裸卦」上升「注」：「下文離上并注同」，「文」誤「女」。「略例·明彖」動不能制動注：「一本作天地不能制動」，「本」上脫「一」字。明象「在兔」注：「字又作菟」，「菟」誤「冤」。「卦略明昧」注：「皆末貝反」，「末」誤「夫」。又干寶之「干」盡誤作「于」，凡「无」字均誤作「無」。凡此，皆謬誤無當，劣於今各本者也。其勝於今各本者，如坤「括」字注：「方言云，閉也」，「閉」各本多

誤「閑」。大過「弱」字注：「下救其弱」，「弱」各本多誤「二」。家人「愛樂」，「愛」各本多誤「樂」。「損」：「孫本反」，「孫」各本多誤「豫」。「夬」：「決也」，「決」各本多誤「快」。漸「衍衍」注：「馬云饒衍」，「饒衍」各本或誤「讒衍」，或誤「饒行」；歸妹「承筐」注：「鄭作匡」，各本「鄭」多訛「郊」；豐「沛」字注：「鄭、干作芾」，「芾」各本或誤「常」，或訛「芾」；《繫辭上》「盡聚」，各本「聚」多訛「衆」；「功瞻」注：「涉艷反」，「涉」各本或訛「先」，或訛「失」；「而知」注：「明僧紹音智」，「紹」各本多訛「知」；「成象」注：「蜀才作盛象」，「不德」注：「蜀才作置」，兩「才」字各本多訛作「本」；《說卦》「少男」注：「時照反，下少女皆同」，各本「時照」多訛「許黨」，「少女」多訛「必之」；「爲專」注：「鋪爲花兒謂之敷」，各本「兒」多訛「泉」，「敷」多訛「敷」；「反生」注：「云，阪當爲反」，各本多訛「阪」爲「反」；而此本均與阮校所定之字合。此其優於今本者也。校其得失，瑜不掩瑕，故詳爲論列，俾後之君子有所抉擇焉。

易學羣書平議卷二

參兩通極六卷

清上憲信堂刊本

明范守己撰。守己字介儒，號岫雲，河南涪川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兵部侍郎，著《肅皇外史》四十六卷，《四庫提要》列《史部·禋史類存目》，又《御龍子集》七十七卷，《鄧聖集》十二卷，《四庫提要》均列《集部·別集類存目》。《參兩通極》六卷，即係《御龍子集》中之一種，清光緒己丑邑人姚勳爲重刻單行本傳世，即此本也。其書乃摹仿《太玄》、《潛虛》、《皇極經世》諸書而作，所以謂之「參兩通極者，蓋取《說卦》「參天兩地以倚數」之義。卷首有《數原》、《乘原》、《位原》、《七十二乘總目》、《著法》等五篇，及《疇卦圖》、《參兩通極圓圖》、《八經九緯圖》、《九經八緯圖》、《疇卦九變圖》等五圖。卷一至卷六則皆《通極》正文，最末附有《音釋》一篇。大意謂天之道盡于

九，地之道盡于八，九八合而歲功成，是爲「數原」；於八卦之外別立「元、息、進、隆、中、消、殺、沮」八卦名，以八卦與九疇相乘爲七十二乘，以當七十二候，乘有五位，合三百有六十，以應一期之數，是爲「乘原」；初下終上，初二三曰奇曰偶，爲卦之儀，四上曰少曰壯曰老爲疇之序，是爲「位原」；又以圖之積數五十有五，書之積數四十有五，總之爲百，故著用百莖；變大象曰「繹」，變彖傳曰「莠」，變小象曰「繇」；未又爲「源索」、「撰索」、「元素」、「曜索」、「韞索」、「用索」、「頤索」、「筮索」等索辭八篇，以擬《繫辭》。明神宗嘗褒守己爲「學貫天人」；而修《四庫》之館臣於《御龍子集提要》中，則譏此書爲在僭經諸書之下。要之，自子雲作《太玄》以擬《易》，世之論者即非一端，譽之者或憾不及見其傳，或以爲過於《周易》；毀之者或以爲將覆醬瓿，或比之吳楚之稱王，或以爲以艱深之辭文膚淺之理。見仁見智，存乎其人。守己之作，雖上不足以與楊子《太玄》等量齊觀，要不失爲僞關朗《洞極》、司馬氏《潛虛》、邵氏《皇極經世》、蔡氏《洪範皇極》諸書之支流餘裔。獨怪其陰師諸書之意，陽變其貌，而乃妄自稱許，出言誇大，自詡其識「足以補千古所未備」，竟歷胥子雲、子明、君實、堯夫、九峯之書一若無一可稱者，何其不知量也！

問易補六卷續錄一卷

山草堂本

明郝敬撰。敬京山人，字仲輿，號楚望，萬曆己丑進士，官永嘉、縉雲二縣知縣，累遷戶科給事中，降宜興縣丞，移知江陰縣，《明史·文苑傳》附見《李維楨傳》。敬於九經皆有著述，於易尤多，有《周易正解》、《易領》、《談易》、《問易補》、《學易枝言》等。《問易補》凡六卷，《續錄》一卷。據其《自序》，其甥田文宰以諸生學易，取其《易解》字比句櫛，摘疑義若干條請益，屬諒闇廢業，久之溫故，補其闕略。然則此書之作，乃由其甥之問，因著論以補《周易正解》之闕，故曰《問易補》也。其序又言：「余幼授《毛詩》，疑《朱傳》淺率，與同學聽受《易》者說易，其淺率尤甚於《詩》。」敬蓋深不滿於程傳、朱義之空言義理者。故此書雖有議論，而頗知注重象數。惟其於象數用力仍淺，漢魏古注亦未涉覽，故所言每多支離穿鑿。如說蒙九二「納婦子克家」云：「易道尚變，卦體伏澤火革，反下成睽，睽自家人來，家道首善，故尚蒙，家人之蒙莫如婦子，故其象如此。」夫說蒙卦之義，乃舍蒙卦本象不說而求之於伏卦革，已屬不

當；求之伏卦革又不得，再求之革之反象睽，本無是理；不意求之睽尚不可得，更須求之睽所從變之卦家人以成其象，其爲迂遠，不已甚乎！書中如此取象者甚多，舉一以概其餘。然敬於象數雖疏，於易理則頗有所入，間有善言可採。如云：「貞在人爲智，在天爲冬，在氣爲水；水爲生物之源，知爲作聖之本，冬爲生物之根，萬物至冬收斂歸藏，元氣堅凝，故曰貞固。」此疏「貞」義尚爲明晰。又釋謙「天道下濟」云：「濟，止也，艮之德也，與『霽』同。雨止曰『霽』，風止曰『濟』，『莊子』云『厲風濟，衆竅爲虛』是也。」以「濟」爲「霽」、爲「止」，說與艮義密合，較舊說有進。又駁先儒讀《坤·彖》以「先迷後得」句、「主利」句之非，謂「主」即「乾」，坤以乾爲主，「主」當屬上讀，不襲程、朱之誤解，在明儒中固不失爲不隨流俗者也。

學易枝言四卷

山草堂本

明郝敬撰。敬著《問易補》已著錄。此編名曰《學易枝言》者，據其自作《題辭》云：「《經》曰『中心疑者其辭枝』，余學未忘疑，道其實而已矣。」則是所謂「枝言」者，

乃心有所疑之意。全書雖是四卷，實則敬自撰者僅前兩卷，其後兩卷則附刻其友鮑士龍之《易說》。士龍字觀白，永嘉郡博士，精於易，敬官永嘉時嘗就問易者也。今觀敬所著前兩卷，卷之一凡五篇，曰《易理》、曰《易數》、曰《陰陽》、曰《動靜》、曰《五行》；卷之二亦五篇，曰《人身》、曰《易畫》、曰《易卦》、曰《易象》、曰《易學》。其書前後之說多相矛盾。如《易理》篇論《易》道神化、《易》道通變、易道易簡，力駁周濂溪主靜之說，謂：「中正仁義盡之矣，必曰定之、必曰主靜，則聖鮮言焉，故《論語》二十篇不言主靜。」此顯然不以濂溪主靜之說爲然，然《陰陽》篇又云：「聖人主靜，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無偏枯之疾，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此聖人之真修，生生不已之大道。」觀此論，則是極贊主靜之功，與前駁濂溪說正相反，矛盾之甚。又如《陰陽》篇先謂：「聖人崇陽抑陰，以三才不可一日無陽」，其下又言：「先儒謂易尊陽貴剛，此學術所以差也」，《易學》篇亦謂：「先儒說易最差者，以易道用剛」。夫聖人既是崇陽抑陰，陽剛陰柔，則先儒謂易道尊陽貴剛又有何差何誤乎？此亦具見其前後之矛盾矣。又書中屢置管郭之占筮，並謂朱元晦以易爲卜筮之書，蓋惑於禪家隱怪之說。夫筮人之職立於《周官》，尚占之辭明見《繫傳》，而占筮之驗則《春秋》內外

傳。載之尤詳，及秦焚書而易且以下筮獨存，朱子又何隱怪之惑乎？若以朱子尊信經傳舊聞猶爲惑於隱怪，則書中《人身》、《易卦》諸篇多論養生家提咽之術，明出道家，不尤爲隱怪乎？信矣其爲枝言也。至後半所附鮑子《易說》，大旨發揮致良知良能之學說，而多裸道家之言，蓋敬《人身》、《易卦》諸篇之所本也。

劉子易齋五卷

明刻本

此書祇題《劉子易齋》，而不著其名字官職，惟前有一《序》末署「萬曆庚辰冬十月辛亥弟伯燮頓首書」，知其爲明末人劉伯燮之兄。又據所述而知其書爲伯燮子修所筆錄，本係未竟之書。所以謂之《易齋》者，取其可行之意。案此書《明史·藝文志》不載，惟《傳是樓書目》云：「明劉伯生撰。」張仲忻《湖北通志》卷七十七《藝文一·經部》云：「伯生，安陸人，文學有傳。」注云：「案是書《孝感志》作《易齋素言》，《安陸志》作《易齋澣言》，幾莫辨其當何屬。惟《傳是樓書目》云：『《劉子易齋》五卷，列易類論說門，其《素言》、《澣言》亦各自爲書。』」屬子部儒家、裸家兩類。今考此書，書名

卷數皆與《傳是樓書目》相符，當爲劉伯生撰無疑。又案《湖北通志》卷一百五十一《文學傳》云：「劉伯生，字大鶴，孝感人，原注：《安陸縣志》亦載之，今據《太學題名碑》定爲孝感人。嘉靖乙丑進士，授上蔡知縣，擢南京吏部主事，以母老乞歸，讀書養親，著述日富。初與弟伯燮同舉于鄉。」云云。又卷一百三十五《列傳三》云：「劉伯燮，字元甫，隆慶戊辰進士，爲御史，有直聲，萬曆間出爲雲南提學副使，遷廣東按察使，以母老不赴。子彥，字子聚，性慷慨，好周人急，後貢太學不仕。」所言皆與《序》合，益足證爲伯生作矣。其書不列經文，祇有講解論說。自卷之一至卷之四釋上經三十卦及下經十二卦，至益而止，以下各卦並《繫辭》、《文言》、《說卦》、《序卦》、《禘卦》之屬皆闕，與序中「稍未竟」之言合。其末一卷則禘論太極、陰陽、奇偶、易象、卦爻並同人、无妄諸卦之義，禘亂無次，似湊集以充卷者。全書多設問答，大抵演繹義理，於心性理氣之學略有窺尋，若於易則空泛虛浮，少當於經旨。蓋自王弼掃象以空談演易，至唐而揚其波，至宋而極其弊，宋、元以後學者漸不識易爲何物。根本既差，浮僞愈甚。故《易屬》自始至終無言象數者，斯乃風氣之使然，末流所必至也。所幸劉氏空言義理，尚未哆口談禘，如明人之放縱無忌耳。觀伯燮之所序，隱然以程伯子兄弟相比擬，蓋宗仰程氏

而不得其正者歟。

易問二卷

九公山房類稿本

明郝錦撰。錦字綱卿，號于庵，六安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江西豐城令。內陞福建道監察御史，侃侃稱諍臣。已而謝病歸，結廬九公山下，有薦者，力辭之。有《九公山房集》、《毛詩偶釋》、《尚書家訓》、《九公山房帖》及《易問》行世。《易問》上經爲一卷，下經又爲一卷，至《繫辭》、《說卦》、《序卦》、《禘卦》之屬皆闕。蓋如任天成序所謂「有問而後有答，卦不必賅，爻不必備，隨其所問而答之」之意也。全書演繹義理，大抵以程傳爲宗，然間有言象學，而取古義者，如云「泰『不富』，指六四說，坤中虛爲不富」，此本虞翻說。大有「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云：「乾爲大車」，此本《集解》盧氏之說。震六二「億喪貝」云：「坤爲喪，三動成離，離爲羸蚌，爲貝」，亦本虞翻之說。此其未明言者也。其已明言者，如釋大有「威如之吉」，引《九家易》云：「六五爲卦主，有威不用，唯行簡易，無所防備，物感其德，翻更畏威，威如之吉也。」

案《集解》此

本侯果說，郝氏指爲《九家》不知其何所據。釋《復》六五「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云：「能自考者，則動不失中順之德，故敦復，故無悔也」，自言主侯果說。此足見郝氏不拘于一先生之言者也。郝氏又明于「陰陽爲朋友」及「陰遇陰、陽遇陽則阻塞」之理，如釋損六三云：「陰陽偶合，便得其友，陰不疑陽，陽不疑陰。陽與陽疑，陰與陰疑。」釋節初九「不出戶庭」云：「二陽蔽于前，雖欲出而不能。」此皆通乎陰陽感應之故，發前儒所未發者也。至如釋鼎象云：「下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其製作形模，法象尤備，說與來知德同，頗爲可取。其不可取者，如釋蠱初六「幹父之蠱」謂：「初應四，而四柔，柔非父，故以艮爲父」；困「有言不信」謂：「二爲坎主，上爲兌主，坎遇兌而成困，則二體居不相謀之地，故兌『有言』而坎『不信』」。夫艮之爲祖，《焦氏易林》每用之，至爲父則漢魏諸儒所未有，不宜臆造也。又《易》之言「有言不信」者非一，何獨《困》卦「兌有言而坎不信」？是不可盡通。故分別其是非而詳辨之。

鄭氏易譜十二卷

道光丙戌鄭水謀刻本

明鄭旒著。旒字承袞，廣東順德人，崇禎庚午歲貢生。其書前有崇禎六年御史梁元柱、司勳郎李廷龍二序，梁稱其「童年即有易癖，篝燈面壁者幾四十年，是編壽梨梓而易無餘蘊」，李稱其「生平著作如《易髓》、《詩文草》、《太平中興略》、《哀窮民賦》、《楚辭白》及《素問圖鏡》諸書，皆大有裨于人心世道者。而《易譜》尤爲理道之太原，百家之鼻祖，君子謂其尤精博」云云。又有自序一首及道光丙戌梁廷枏一跋。跋稱：「《易髓》、《中興略》、《楚詞白》、《素問圖鏡》皆佚，惟《易譜》尚行世，文孫永謀重刻之」，即此本是也。全書多設「青松問」、「環中子答」，故書名或著錄作《青松問》。凡十二卷，卷一述《河圖》、《洛書》及《龍虎》、《五運》諸圖；卷二述伏羲八卦次序及範圍數略，附《蜀傳天地自然圖》；卷三述伏羲八卦方位及《月體明魄》、《潮水應月》諸圖，並及內鍊之法；卷四述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及《互卦歸根圖》、邵子《三十六宮詩》；卷五述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及《義皇全圖氣朔正閏定象》、《世運治亂定局》、《四

層包裹圖、《四角圖》、《先天六十四卦直圖》等；卷六述文王八卦次序、方位，並乾知、坤作、仰觀、俯察諸圖；卷七論《周易》彖辭卦變來歷，舉陳希夷傳授李挺之圖，以參正卦變，又總說易象，分卦名、卦德、卦體、卦象、爻象五略；卷八論正體象、互體象、變體象、似體象及占法；卷九論著龜、策數、卦變次序及《上下繫》、《裸卦》諸說；卷十述邵子《經世》衍《易》諸術，以推算歷代帝王即位陰陽應驗，並及算帝王國祚長短例、算事物成敗聲音起卦例；卷十一論《連山易》曆法，京氏卦氣圖、納甲、飛伏，以及丹家坎離升降、火候諸圖；卷十二則載其用河洛範圍數驗，內分《爻辭神驗》、《易象趣驗》二類。中間惟卷七《五略》、卷八《四體像象》頗合經旨外，其餘諸卷立義膚淺，鑄詞鄙俚，舉凡先後之位、河洛之數、推算之法、爐火之術，以及日月之運行、江海之潮汐，莫不濫廁其間，因而演爲黑白方圓圖爲縱橫順逆。乍觀之，莫不疑爲《奕譜》、《算經》。又立怪誕名目，如參兩數具見天地影子、神關轉鬼、鬼關轉神、人間大古今、艮中玄秘、易道在人一轉之類。蓋易書之悖妄乖謬，至此而極矣。而其書卷首列參訂姓氏，乃至百五十餘人，若孫慎行、顧錫疇、劉宗周、黃道周、史可法、方以智、黃宗羲諸君子皆在其列，豈鄭氏自知其醜陋，而欲引並世名賢

以自重邪？梁元柱、李廷龍二序既爲妄嘆；而元柱之孫廷柟爲之跋，始則譏爲「歧中之歧」，謂「不知當時諸先達何以取此」，末又謂其「別生枝節」，終以爲「可刪」。烏乎！若廷柟者，真可謂篤論君子哉！故其書雖以易名，似宜退而列之於術數中焉。

周易禪解十卷

民國四年金陵刻經處刊本

明釋智旭撰。智旭，字滿益，自號北天目道人，崇禎間住持江浙各地，著述頗多。此書凡十卷，卷一至七解六十四卦，卷八解《繫辭上傳》，卷九解《繫辭下傳》及說、序、雜三篇，卷十則附圖說八篇。其自序謂「以禪入儒，務誘儒以知禪」，故其通釋卦爻，皆援禪理以爲解。按《四庫提要》論《楊氏易傳》謂「自漢以來，以老、莊說易始魏王弼。以心性說易始王宗傳及簡。至於明季，其說大行，紫溪蘇溶解易遂以《冥冥篇》爲名，而易全入禪矣。」又「簡等專明此義，遂流恍惚虛無。」其論《童溪易傳》亦謂：「明萬曆以後，動以心學說易，流別於楊簡及朱傳二人。」據此所論，則智旭之易似遠源於楊、王二人，爲易家之別派。今考其書，援引禪理，間雖不免傳會，然亦頗有可

取者。如論「乾坤」云：「乾，健也，在天爲陽，在地爲剛，在人爲智、爲義，在性爲照，在修爲觀，又在器界爲覆，在根身爲首，爲天君，在家爲主，在國爲王，在天下爲帝。或有以天道釋，或有以人道釋者，皆舉一隅耳。坤，順也，在天爲陰，在地爲柔，在人爲仁，在性爲寂，在修爲止，又在器界爲載，在根身爲腹、爲腑臟，在家爲妻，在國爲臣。」釋「用九」云：「若約佛法釋者，用九是有變化之慧，不用七之無變化慧也。陽動即變爲陰，喻妙慧必與定俱。」又統論六爻表法，通乎世出世間，歷舉「若約三才，若約天時，若約欲天，若約三界，若約地理，若約方位，若約家，若約國，若約人類，若約一身，若約一世，若約六道，若約十界，若約六即」等，以證其義，又總論之曰：「以要言之，世出世法，若大若小，若依若正，若善若惡，皆可以六爻作表法，有何一爻不攝一切法？有何一法不攝一切六爻？」按以上諸條，立說皆非盡恍惚虛無，書內類此者多，未可以其援禪入儒而悉非之。

逸亭易論

無卷數 檀几叢書 集本

明徐繼恩著。繼恩字世臣，錢塘諸生，甲申後晦迹爲浮屠，名止岳，字忞堂。爲詩清麗，不落凡近，爲王漁洋所稱。是書凡八篇，首曰《河圖說》，明作《易》昉於《河圖》之義也；次曰《洛書說》，明作《易》則于《洛書》之義也；三曰《先天八卦圖說》，明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方位，乃卦象之自然者也；四曰《後天八卦圖說》，明後天八卦乃準《河圖》者也；自第五篇以下至七篇止，則皆《卦序說》，明六十四卦相次之序也；末曰《策數說》，明策數有體有用也。大旨在闡明邵子之學，而頗多穿鑿臆說。如云：「作易者取則于《河圖》，其說安在？孔子不云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兩儀、四象、八卦，夫人而知者也，太極則茫乎不知所指，嘗覽《河圖》而得之，夫『太極』者，中五也。」依徐氏之說，是以《河圖》中五爲太極，聖人則《河圖》，即則其中五之太極，聖人果如是乎？徐氏又言：「《洛書》陽嘗處于四正，陰嘗處于四隅，明以八方者示八卦之義，聖人作易因而圖之，此取則者也。」是徐氏之

意，又以聖人作八卦，乃則《洛書》之八方也，亦有是理乎？他如論卦序謂：「天地定位，故首乾、坤；天一生水，坎宜繼者也，屯以水雷，蒙以山水，皆水也」云云，說雖巧合，仍無當于經旨。蓋聖人作易，仰觀俯察，近取遠取，極深研幾，幽贊神明，而後作卦爻、垂象數，《河圖》、《洛書》亦其取則之一耳。至其所以取則之方，殆不可知，後儒必欲紛紛推測，要之非誣則妄，如徐氏者亦其一也。至如六十四卦相比次之義，《序卦》言之已詳，而徐氏又欲文飾傳會，以神其說，不亦索隱行怪，爲夫子所弗爲者乎？是不可以不辨也。

擬易

無卷數 快書本

明張武畧撰。武畧，不詳何人，據其自序謂：「嘗讀易至天山遯、地山謙，深繹其義，無非戒占者以退讓謙下之道，爲明哲保身之機，其理淵微，難於訓族。偶閱舊史，有以退、忍、默、恕爲卦說者，爲取天山遯之爻象，配退以畫卦，蓋取天在上而行健，山在下而形高，行健而能退，處高而能卑。此人情所難，必忍人之所不能忍者斯有之，

故又廣之以忍，畫卦象離，取諸中虛。能受之道，未也，或忍于勢，而不免動于內，則失之矯，此能退、能忍者，又當處之以默。默之道靜，畫卦象坤，取諸順以承之道。噫！由退而忍、而默，則性理靜定，物我忘機，寧至乎聖賢恕己功夫，一言而可以終身者乎！易曰『乾者，健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恕諸己者，無往而不利，即君子自強之道也，故以恕畫卦象乾，亦取諸天之大也，無所不容。云云。其全書之大旨畢見於是。故其所擬祇四卦：一曰退、二曰忍、三曰默、四曰恕。以退擬遜，以忍擬離，以默擬坤，以恕擬乾。卦有卦辭，爻有爻辭，亦有《彖傳》及大象小象。然易之爲書有象、有數、有理，三者俱備，無所偏廢。即後之擬易者，《太玄》、《潛虛》之流，亦皆象、數、義理俱備。茲篇所擬，惟擬其辭，以寓「憂危惕厲」之意，至於象、於數，皆無根據。似此之文，直作箴銘可耳，又何用擬易乎？斯蓋明人摹擬剽竊之陋習，固無當於大雅之所爲也。篇末又附《莊語》十餘條，類似講學家之語錄，其中頗有善言，然於易亦無與也。

通宗易論

無卷數

唱經堂才子叢書本

清金人瑞著。人瑞，長洲人，本氏張，名採，後改氏金，名人瑞，又名喟，字聖嘆。爲人狂傲，評點演義小說，頗爲世俗所稱。清初以抗糧哭廟案被誅。是書凡六篇。首篇題曰《易鈔引》，有《訂定卦位歌》一首，《先師大哉至哉結制解制圖》一首，圖之上題曰：「富機學者篆書『大至』二字。」注：「大頂曰真，至足曰假，大中曰悟，至中曰證。」「大至」之左爲「其靜也專，其靜也翕」，右爲「其動也直，其動也闢。」圖之下題曰：「第十六講座」，語既荒唐，至謂「乾內一筆爲電光三昧，坤內一筆爲首楞嚴三昧」，尤怪誕謬妄。次篇論義例，謂「義文例在乾坤二畫，周公例在『用九』、『用六』，孔子例爲陰陽、剛柔、仁義」，其言尚近於理。至謂「易中有樓閣卦、有光影卦、沐浴卦」，則又不知其所謂。第三篇論五十之數，謂「五十合一，即是世尊胸前卐字輪」，第四篇論乾坤之義，謂讀「《周南》、《召南》」而能事畢。第五篇論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否、泰、損、益、咸、恒、既、未濟十六卦之義，謂「大雄氏有十六觀經，

《尚書》有十六字，《妙法蓮華經》有十六王子，其義一也。」末篇謂「屯、蒙卦，達磨遇神光時也，需卦，香巖辭馮山時也」，又謂「達磨大師東來，只爲得一屯卦，一部《五燈會元》都是弄粥飯氣。」凡此各篇，時或引《詩》、《論語》、《孝經》以相參證，時或引佛書禪學以相比附，支離繆輻，語無倫次，苟非病狂者，決不至此。其書本不足論，恐俗士不識，詫爲奇妙，故具詳之。

易義選參二卷

翠微峯易堂刊本

清甯都三魏著，邱維屏評選。三魏者，魏伯子際瑞、叔子禧、季子禮是也。際瑞初名祥，字伯善，明諸生，有《伯子文集》及《雜俎》。禧字冰叔，號裕齋，又號勺庭，明末棄諸生結廬翠微峯下，與兄際瑞、弟禮皆以文章稱，而禧才尤高，康熙中舉博學鴻詞，以疾辭，有詩文集及《左傳經世》。禮字和公，性慷慨，工詩文，有《季子文集》。維屏字邦士，亦甯都諸生，爲「易堂九子」之一，而三魏之姊壻也，精泰西算法，有《周易剿說》、《易數》及文集。初，三魏於易各有論著，維屏因綜合採輯而爲是書，

且加評點，稿未刊行。至光緒二年，魏氏之孫吉謙字松園者，始爲鈐版行世。其書僅上下二卷，祇釋六十四卦爻辭，而《十翼》之辭則闕焉。其注頗留心易象，惜未能根據《說卦》及漢魏諸儒所傳逸象，往往以臆推測，致漫衍無經。如伯子釋履「虎尾」云：「互離爲虎」，解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云：「互離爲公，爲墉」，萃初六「若號」云：「變震故號」，豐上六「豐其屋」云：「離爲宮」。又叔子釋屯六三「即鹿無虞」云：「坎象鹿」，訟上九「或錫之鞶帶」云：「乾圓爲帶」，比九五「失前禽」云：「坎爲禽」，大畜六五「豮豕之牙」云：「震爲決躁，故有豕象」，解九二「田獲三狐」云：「震爲獲」，困九二「朱紱方來」云：「離爲朱」，井「改邑不改井」云：「離爲市邑」，未濟六三「利涉大川」云：「互離爲舟」。以及季子釋訟九二「三百戶無眚」謂：「離，戶象」，釋噬嗑初九「履校滅趾」謂：「震，木校象」，《上九》「何校滅耳」又謂：「離，木科槁，校象」，困六三「困于石」謂：「剛滿有石象」。皆不言根據，信口臆造，不惟與《說卦》違，與漢魏諸儒所言逸象亦無一能合。又每因求象不得，而使當位之爻變以成其象，蹈虞翻之故轍，斯皆于易義爲未審者。蓋易自元明以來皆空談心性，循至流于狂禪，其能鉤稽象學者，自吳澄、熊過、陳士元、來知德、魏澹數家外，鮮知窮究。三魏兄弟極知其弊，而思

有以匡正之，其用意則可嘉，惜其用力太淺耳。至若叔子釋「發蒙，利用刑人」爲「利用可儀型之人」，伯子釋「剝牀以足，蔑貞凶」以「貞」爲「楨幹」之「楨」，斯雖偶出新義，要無悖於故訓。又其於損、益、否、泰之際，「吉」、「凶」、「悔」、「吝」之詞，往往闡發義理，抒其憂勤之意，忠愛之誠，斯蓋志士之用心，抑亦文家之能事也」。

周易本義正解二十一卷卷首一卷

康熙癸酉賜書堂刻本

清丁鼎時、吳瑞麟撰。鼎時，字九疇，號柯亭，丹陽人，廩貢生，文名噪一時，爲吳偉業所識拔，又與魏禧、陳維嵩、汪琬、姜宸英等爲友，有《文在》之選，著《新硯》、《驪珠》等集。瑞麟，字南騶，亦丹陽人，諸生。考是書，前有瑞麟自序，言「學者但究心本義，而易之理已無餘蘊」，又云：「余悉屏衆說，一以本義爲宗」，故書名《本義正解》。又考瑞麟所作凡例，則此書實係瑞麟一人所著，兼採鼎時之說，因題其名同撰。卷首先載序例，序例之後次之以《周易類句辨異》，又次列程子原《序》，《上》、《下》經《篇義》，朱子《易說綱領》，《五贊》，又爲圖二十有八，發明先後天河洛之義，並錄《策

儀、《啓蒙明占法》、《易學源流總論》、《卦歌》等。卷之一至八釋上經，卷之九至十六釋下經，卷之十七至二十一釋《繫辭》，末卷則釋《說卦》、《序卦》、《雜卦》。其注釋之法，首疏解《本義》注文，雜採胡廣《大全》、蔡虛齋《蒙引》、林次崖《存疑》、潘友碩《廣義》、蕭山來《會解》諸書之說，以疏證朱子之義；次列「衍義」，以串講經傳之辭，敷暢其文義；又次列「發明」，推求經文逐字逐句之意義，前後照應之脈絡，以發明經旨；若乾、坤諸卦，尚有「六爻合旨」、「彖象合旨」、「文言傳合旨」等名目。疏釋似爲詳盡，然空泛敷演，辭多枝葉，仍不脫講章習氣。又《易源流論》有云：「李鼎祚《集解》取鄭舍王，陸德明《釋文》宗京尚數」，夫鼎祚自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崇鄭黜王，事誠有之，若德明《釋文》兼載諸儒之訓詁，證各本之異同，若以其卦首列某宮某世卦，概其全書爲「宗京尚數」，有是理乎？瑞麟取此，其於考據之疏可概見矣。

周易彙統四卷

康熙壬午刊本

清佟國維撰。佟國維，滿洲鑲黃旗人，襄勤公佟圖賴之子，忠勇公佟圖綱之弟。初任一等侍衛，康熙九年授大臣，廿一年授領侍衛大臣，尋列議政大臣，廿八年封一等公，五十八年薨，雍正元年贈太傅，予謚端純。是書自序於康熙壬午，有云：「余少習武事，未嘗讀書，偶於《周易傳義大全》採取伊川先生及宋諸儒說中精粹而易明者，稍加融貫，彙集成帙。」故此書一以程、朱爲主。卷首仍列《本義九圖》及八卦取象等歌。經文註釋全取程傳者十之四，全取《本義》者十之二，傳義參合者十之二，其餘十之二多採建安丘氏之說。按丘氏，名富國，字行可，朱子門人，著《周易輯解》、《經世補遺》、《易學說約》等書，皆發明朱子之旨。於丘氏之外，惟大有卦取誠齋楊氏說一條，无妄卦取雲峰胡氏說一條，睽卦取縉雲馮氏說一條。自序所謂「採取宋諸儒說」者，如是而已。書名所謂「彙統」者，實只程、朱、丘三家義合參而已。若縉雲馮氏與雲峰胡氏，固與三家義毫無異撰，即誠齋楊氏最喜引史證經，而此書所引亦意不在彼。

故此書可謂純乎墨守程、朱之說，而略撮抄《周易大全》以成者。夫程傳、朱義，在明初卽已爲功令所必習，家絃戶誦，《大全》所輯宋、元儒者之說，雖云未備，然此書以言精要，不如程、朱、丘原書，以言詳備，則不及《大全》而已。又毫無所發明，復何貴乎？

河洛精蘊九卷

乾隆甲午蘊真書屋刊本

清江永撰。永字慎修，安徽婺源人，歲貢生。永所著書，《四庫提要》多已著錄，此書乃永老年所著。據其自序，時年已七十有九。全書凡九卷，分內外兩篇。內篇三卷，外篇六卷。內篇爲河洛之精，外篇爲河洛之蘊。計第一卷自《河圖》起，至《圖書八卦餘論》止，共十三條；第二卷自《論後天八卦未必始于文王》起，至《圖說》止，共十七條；第三卷自《大衍之數五十說》起，至《變占餘義說》止，共九條，是爲闡明河洛之精者。第四卷自《河洛未分未變方圖》起，至《總說》止，共二十五條；第五卷自《變卦說》起，至《總論》止，共二十四條；第六卷自《勾股原始》起，至《六乘方至十一乘方》止，共二十二條；第七卷自《律呂聲音本於河圖洛書說》起，至《五

十音應大衍之數圖》止，共十九條；第八卷自《河圖爲物理根源圖》起，至《紫白洛書說》止，共三十條；第九卷自《納甲說》起，至《傷寒傳足不傳手說》止，共十六條，是爲闡明河洛之蘊者。蓋永潛心宋儒之學，而篤信朱子，故從朱子以上爲《河圖》、以九爲《洛書》。又本周子「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之語，故名其書爲《河洛精蘊》。其自序有言：「余思之，易前似有易，陳希夷之《龍圖》是也；易中復有易，中爻之十六互卦是也；易後又有易，焦贛之《易林》及後世《火珠林占法》是也。更舉圖書卦畫同源而共流，旁推而交通者，若算家之勾股、乘方，樂家之五音、六律，天文家之七曜高下，五行家之納甲、納音，音學家之字母清濁，堪輿家之羅經理氣，擇日家之斗首奇門，以至天有五運六氣，人有經脈動脈，是爲醫學之根源、治療之準則者，亦自圖書卦畫而來。信乎！天地之文章萬理於是乎根本，聖人之文章萬法於是乎權輿。精固精也，亦何蘊之非精哉？」云云。故其爲書，內而卦畫、方位、蓍策、變占，一一說河洛而挾其精；外而天文、地理、人事，一一從河洛而闡其蘊。其中如《大衍之數五十說》、《參天兩地以倚數說》、《揲蓍說》、《變占說》、《占法考》、《互卦說》、《卦變說》、《卦變考》、《卦象說》等篇，均挾擇精詳，論列允當，足以津

逮後學。其他各篇雖其所論間或失之，廣泛龐雜，然亦藉此可以悟術數之所自始，而得萬法之權輿，固非殫見洽聞、學殖深邃者不能爲也。

易經徵實解

無卷數 排印本

清胡翔瀛撰。翔瀛，字嶧陽，即墨人，康熙間歲貢生，所著有《易象授蒙》等。此書稿存胡氏家歷二百六十餘年，未經鋟版，故世人知者絕少。至民國六年，其裔孫鵬昌，字海雲者，始以活字印行。沈薤抑鬱，久而後彰，亦云幸矣。其書取全易卦爻辭之爲「吉」、爲「凶」、爲「悔」、爲「吝」者，徵以事實，溯其成敗，部列而條比之，故曰《徵實解》。按易經文中，如「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箕子之明夷，利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之屬，原與史事相涉；《傳》文中，如「文王以之」，「箕子以之」，「顏氏之子，其庶幾乎」諸條，已開引史證經之先河。漢晉古注，今可考見者，如鄭玄、干寶之徒，亦時以史事比附經文。論者謂「至宋李光、楊萬里，參證史事，易遂日啓其論端」，實則啓論端者非自李、楊，特李、楊爲甚耳。然

李、楊之引史證經，亦未卦卦爻爻悉如是也。至翔瀛此書，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幾無一不引史事以實之，則又本李、楊之術而加厲者也。夫易之爲書，天道人事，古往今來一切萬事萬物之理，無所不賅，無所不包，故能成其大。若徒以史事證之，則易辭與史例無異，而易小矣。況乎翔瀛之比附，盡有不切者。如釋坤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引王莽殺何武、鮑宣，王甫殺李膺、范滂；釋小畜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引秦檜懷奸；釋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引辛壬癸甲而弗子呱呱；釋蠱之「先甲後甲」，謂「先甲」如武之反商由舊，「後甲」如成之制治保邦；釋賁六二「賁其須」，引黃霸受經於夏侯勝，茅容從學於郭林宗；釋大畜上九「何天之衢」，引傳說舉版築，膠鬲舉魚鹽；釋坎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引觸左師及田千秋事；釋睽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引先主三顧草廬；釋鼎九三「鼎耳革，其行塞」，引馬援、王猛事；釋歸妹九四「歸妹愆期」，引費貽、尹和靖事：凡此諸條，經文之義，與所引史事，均渺不相涉，而胡氏必欲強合之，故終不免於傳會矣。

大易札記五卷

濠上存真堂刻本

清范爾梅撰。爾梅，字梅臣，號雪庵，洪洞人，雍正間貢生。嘗著《讀書小記》三十卷，《四庫提要》列子部儒家類存目。是書凡五卷，實係《讀書小記》之一種。卷一論朱子《本義》九圖及八卦取象、上下經卦名次序、上下經卦變等歌，大體雖崇朱子舊說，而頗不盡以爲然。如《卦變圖》條下註云：「朱子此圖令人目迷，竊以彖言卦變，乃序卦反對，其理至易至簡，眼前便是，何事外求。明儒亦多不取此圖。」似此尚能決絕依附，不阿所好。自卷二以下，皆係經注，然其注不全列經文，不字解句釋，祇舉某卦某爻某節，總論其大義，意在推闡心性理氣之學，而多引史事以相參證，其間比附頗多不切。如釋比初六「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云：「春秋蕭、魚之會，東漢蕭、王之推心置腹，羊叔子之不酖人，郭汾陽之單騎責回紇，皆『盈缶它吉』之實效也。」說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云：「宋高太后謂官家別用一番人，而楊畏果疏章呂等，真『翩翩』矣。」若此之類甚多，實皆與經義相去甚遠而強引以爲說，已不足取。

其最僭妄者，則莫若仿《繫辭》、《說卦》之文，而作諸論說。如《先天小圓圖論》云：「陽卦四，陰卦四，四位相得而各有合，三變而三合。」《先天大圓圖論》云：「陽卦三十二，陰卦三十二；三十二位相得，而各有合，六合而六變，此所以神變化、而行鬼神也。」全仿《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文。又作《先天說》云：「帝出乎離，齊乎兌，相見乎乾，致役乎巽，悅言乎坎，戰乎艮，勞乎坤，成言乎震，此則順往逆來之義也。」全仿「帝出乎震」一節之文。凡此皆師心自用，故無知妄作若是，而爾梅尤詡詡然自鳴得意，吁！可怪也！

易卦考一卷

濠上存書堂刻本

清范爾梅撰。爾梅有《太易札記》五卷，已著錄。此書亦係爾梅《讀書小記》之一種。首論河洛，謂河洛四位之相合，與義卦四象之相合，其數歷歷不爽，故聖人因圖書而作易。次考先天卦變，謂京氏之八卦分宮次序，乃後天之卦變，臨尾二卦遊魂歸魂之術爲補湊不安。因改定八宮次序，縱橫皆按乾、兌、二之次排列，首乾宮、次兌宮、次

離宮、次震宮、次巽宮、次坎宮、次艮宮、最後坤宮。本宮中亦首乾、次兌、次離、次震、次巽、次坎、次艮、次坤。例如「乾爲天，天風姤，天山遯，天地否，風地觀，山地剝，火地晉，火天大有之文，則改爲「乾爲天，澤天夬，火天大有，雷天大壯，風天小畜，水天需，山天大畜，地天泰。」之後則接兌宮，其文爲「天澤履，兌爲澤，火澤睽，雷澤歸妹，風澤中孚，水澤節，山澤損，地澤臨」云云。其餘依此類推。夫古者《河圖》之篇有九，《洛書》之篇有六，既有其篇，當有其文，蓋不徒一、二、三、四之數而已，若宋儒所謂「河洛」，則「天地生成數」與「太乙下行九宮數」耳，非真《河圖》、《洛書》也。而爾梅不察，恣意牽合，以爲羲皇畫卦必出於是，謬已！又京氏八卦分宮次序，乃以求世應之爻，便占筮推斷，夫何預乎先天、後天？而爾梅強名之曰「後天卦變」，而又自作「先天卦變」以補之，用力愈勤，亦愈見其愚誣而已。末後尚附有《彖傳卦變考》一首，祇述經文，無所發明。其他若《八卦變六十四卦圖》、《八卦之交又成八卦圖》、《在人之易圖》、《乾坤六子聯珠圖》、《生生圖》、《先天六畫卦變圖》、《義文錯綜全圖》、《卦變相得有合圖》、《卦變十二輪周流六虛反對圖》、《先天洛數錯綜全圖》、《先天生數錯綜全圖》等，皆繳繞于河洛先後天之

數位，爲說愈繁，而愈不可究詰。爾梅譏朱子《本義》所載《卦變圖》「令人目迷」，若觀彼自所爲圖，豈但「目迷」？是真所謂謬妄無識之尤已！

婁山易輪一卷

據上存古堂刊本

清范爾梅撰。爾梅有《大易札記》五卷，《易卦考》一卷，已著錄。此書亦係《讀書小記》之一種，實係撮抄未定之書，故與《易卦考》之文頗多重複，宗旨亦大同小異。所以謂之《易輪》者，據其自序：「余爲此圖，其法止于一闢闔，而惟變所適，足以撥轉六十四卦，使之周流六虛，往來不窮，而旋轉如輪。」則是所謂《易輪》者，乃取易道周轉不息之意。書中最要者，爲前四圖：一曰《小生生圖》，明先天易八卦生卦之序自下而上，有經、有緯、有合、有分，凡三變而成卦也；二曰《小卦變圖》，明《卦變圖》之用與《生生圖》同一經緯變化之用，第卦畫末生則見爲生，卦畫既成則見爲變，三變之後周而復始也；三曰《大生生圖》，明八卦以變而生，因而重之六十四卦，亦以變而生也；四曰《大卦變圖》，明八卦六爻合而生六變也。凡此四圖，皆以《河圖》相得

有合之義，與《洛書》旋轉之法，衍出陰陽之交，以明易之神變化而行鬼神。其支離無當，與《易卦考》諸圖同。又末後所附《卦變錯綜圖》、《卦變十二輪圖》、《卦變三百八十四爻相得有合圖》及《六合說》、或與《易卦考》圖複，或無深奧之意義，均在可有可無之列。最末有《八卦變六十四卦說》，改京氏所傳八卦分宮次序，蓋即《易卦考》中之《先天卦變圖》，尤無意義，前已具論其妄，茲不復贅。

政餘易圖說六卷

乾隆己丑刊本

清劉思問撰。思問字裕菴，河北趙州人，

原書題慶源人，按慶源即河北趙州。

雍正十三年乙卯舉人，官

陝西扶風知縣，改山西馬邑知縣。是書題曰《政餘易圖說》，實則圖說祇一卷，其自卷

二以下皆注釋經文者，亦蒙「圖說」之名，殊嫌未當。又此書計卷一至卷六而止，實則卷六以下尚有一冊釋《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者，不計卷數，不謫何故。其著書之大旨備見於自序，序云：「觀象以繫辭，撰著以用卦，易之能事盡乎此矣。而要皆源于《河圖》。先天八卦之方位，《河圖》之四面也；八卦所由生，《河圖》之中宮也；

後天八卦，則《河圖》奇偶之大進大退；揲蓍，則《河圖》生成之小進小退。」又云：「能細玩先後天卦圖，則易辭不難說；能細玩《河圖》，則先後天卦圖、揲蓍皆不難說。故學易者于《河圖》尤當孜孜。」蓋劉氏之重《河圖》如此。夫《河圖》之爲何物，自古無能言其狀者；既不知其狀，則聖人所以則之之意，實不可見；不可見則不能強說。而宋人所謂之《河圖》者，乃「五行生成之數」耳，非真《河圖》也。今乃強以「五行生成之數」充《河圖》，而又以聖人所以畫卦生蓍以及先天後天種種之說皆原於此，已屬誣妄之甚。而其所爲《河圖太極圓圖》、《河圖太極方圖》、《卦圖太極圓圖》、《卦圖太極方圖》、《因重卦圓圖》、《因重卦方圖》等等，立名取義即已無稽，所圖又非圓非方，或白或黑，有圈有點，或以圖合數，或以方包圓，種種方式，奇形怪狀，令人觸眼幾不解爲何物。其注釋經文，亦毫無古義可言，說義理則皆襲取宋、元人膚泛不根之談，偶及象數，又多竊來知德舊說，而已皆無所發明。生乎有清雍乾之世，而說易若此，蓋卑卑無足道矣。

易學羣書平議卷三

周易遵翼約編十卷

乾隆丙午刊本

清匡文昱撰。文昱，字仲晦，一字監齋，膠州人，乾隆壬午舉人。是書命名之義，據其自序謂：「因《傳》以翼《經》，未嘗溢詞於《傳》外，故曰『遵翼』」。又謂：「自十九歲有志於易，迄今三十年餘，稍通其故，所著幾六七十萬言，無力不能壽梓，乃節其要而約言之，故曰『約編』」。今尋其書每卦釋辭取象，均用爻變及錯綜之法。如乾初爻云：「此爻變姤，錯復綜夬」；九二云：「此爻變同人，錯師綜大有」。述此既竟，然後就此變錯綜而闡其象數、義理，大旨蓋與《來氏易》相同。然其荒陋則有過于來氏者。如釋「震爲虩」謂：「虩必農器，蓋耒耜之類，去其金以木入土而動于下者也」。釋「爲蕃鮮」云：「字從魚，巽也；從羊，兌也。可以知錯綜之義。而六書皆本卦畫之意，信

矣！「按「專」，《虞氏易》作「專」，謂：「陽在初，隱靜未出觸坤故專。」《釋文》謂：「王肅音孚，干云花之通名。」來氏疑「專」當作「車」，說雖未當，然「震爲車」《國語》尚有此象。至匡氏以「專」爲農器，疑爲「鑄」之誤字，則毫無根據可言。「鮮」字，《說文》云：「從魚，羴省聲。」以巽魚兌羊分屬之，亦屬不切。又匡氏釋「游魂」、「歸魂」，謂：「卦變則以之卦爲游，本卦爲歸；不變則以本卦爲游，錯卦爲歸。」此與京氏八宮之旨甚不合，疑其於「游魂」、「歸魂」之所以然皆不知也。

易考二卷

巨古齋刊本

清李榮陞撰。榮陞，字奠基，號厚岡，江西萬載人，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進士，歷官雲南永興、嶧峨、呈貢等縣知縣。著有《易考》、《易續考》各二卷，《周易篇第》四卷，又有《尚書考》、《尚書篇第》、《四書解細論》、《地理考》、《厚岡文集》、《詩集》等書。《易考》全書皆筆記體裁。卷一多載圖說，內有《定位圖說》、《序卦平較圖》、《序卦相錯圖》、《序卦相合圖》、《序卦右旋圖》、《裸卦歸乾圖》、《序卦分段說》、《裸卦分段說》

及《辭通屬文王考》、《繫辭傳錯簡考》、《易傳子目考》三則，引徵皆有根據，論斷亦得其平。如考《辭通屬文王》，歷引《易緯·乾鑿度》、《史記·日者傳》、《法言·問神篇》、《漢書·藝文志》、魏伯陽《參同契》及《三國志》管輅語、《晉書》紀瞻語，以折馬融、陸績、孔穎達諸家生加周公而謂「父統子業」說之謬。如考《繫辭傳》錯簡，歷舉《前漢·律歷志》、衛元嵩《元包》、以申程、朱之說。又考《易傳》「子曰」爲夫子之假辭別端以祛歐陽修輩之疑。皆確然有見，不徇流俗。卷二《彖考古易及後人易本》，以明歷代易本之沿革。而有取乎費氏，謂其「便于學者尋省」，蓋萃朱說，推闡經旨，以明卜筮不足以盡易道，謂「《本義》、《啓蒙》等書，其中亦多朱子未定之論」。又如駁毛奇齡釋「女子貞不字」、「莧陸夬夬」，必尊漢儒而薄宋、元之非。及譏惠棟改「荒」爲「康」，而「康」義仍歸于「荒」；改「庶」爲「遮」，而「遮」義仍歸于「庶」；改「坼」爲「宅」，而「宅」義仍「坼」，則何不直就經文「荒」、「庶」、「坼」立訓，而故迂煩其讀，爲此紛紛乎？斯皆於先儒無所編祖，亦能不失持平。獨其尊信顧炎武太過，竭力引申其「卦爻無別象」之說，以明易無互卦。夫互象明見於《左氏傳》，左氏之說若不可信，則其他先儒更無足言矣！此一蔽也。

易續考二卷

明古齋刊本

清李榮陞撰。榮陞有《易考》二卷，已著錄。先是，榮陞著《易考》未成而卒，其子光宸、光宸爲之編定，凡已脫稿者定爲《易考》，其未脫稿者則名爲《易續考》，以草本字別之，即此書也。書凡分兩卷，所考者八事。曰重卦，明重卦者之必爲伏羲也；曰生著，明太極兩儀以下俱以撰著言也；曰立卦，明六畫出于三極之自然，不能增減也；曰說卦，明說卦爲義皇遺書，非占家後出者也；凡此皆在卷上者也。曰《義圖總考》，明先後天方位之皆出于伏羲也；曰《河洛考》，明十爲《河圖》、九爲《洛書》也；曰《定位圖考》，明天地定位之爲先天也；曰《出震圖考》，明帝出乎震之爲後天也；未附《河圖》左旋右旋等九圖，反覆以明聖人則圖立卦之義；凡此皆在卷下者也。是書本係未定之稿，故往往臚列舊說，論而未斷。然其徵引有據，提撮得要，不爲門戶之見，不爲苛刻之談，學不分漢宋，人不論今古，惟其是者而從之，可謂信心自立之倫。至如論《說卦》，謂：「義皇僅發其凡，以一反三，存乎其人。」又謂：「如伏羲《說卦》僅局此

百十餘物，是八卦不能盡之物尚無算矣！謂文王繫辭仍局定《說卦》諸物，是書不盡言之意尚未通矣，惡足以窺兩聖日新富有之宏旨哉！若此之論，蓋已深知卦象之重，及《說卦》之不足以盡易象矣。惜其書未成而卒，致未能於易象有所發明也。

周易篇第四卷

巨古齋刊本

清李榮陞撰。榮陞有《易考》二卷、《易續考》二卷，已著錄。此書專論《周易》篇第，首《舉要》，次上經，次下經，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其著書之大旨，見于《舉要》謂：「古易經，傳別卷，註疏家逐卦分爲八節，各以彖、象傳附之，于文義多梗，不便習讀。求其折中之法，莫如取法費氏。漢費直本，逐卦先經後傳，不乖兩聖綴文之旨，其法具在《正義·乾卦》，今從之。」按榮陞以《費氏易》本即今《正義·乾卦》式，其說本之晁說之。晁氏於考訂本疏，不讀《高貴鄉公傳》，謂「始變易制者爲費直，大亂者爲王弼。弼用鄭本耳，非作俑者。至費直，班氏明言其「無章句」。班氏所本皆劉向，向最重《費易》，謂其與中古文同，可見費本仍十二篇也，設

有變動，向早言之，其明證也。然費氏有易本而無解說，故班志有三家章句，獨無費氏，章句且無，從何處知其亂經？乃李氏不知晁氏之陋，而反從之，且以阮孝緒《七錄》爲據，《七錄》只記《費氏章句》四卷殘缺耳，亦未言其經式如乾卦。是皆不詳考之過也。故夫改六十四卦式盡如乾卦，俾小象韻語協適無礙，原無不可；謂本之費直，則非矣。又其釋乾「元亨利貞」，以「元亨」爲亨之首，訾「四德」乃占家恒言，穆姜先述之，夫子亦不遺之，因而議《文言》乃《易》之外篇，非正解也，云云。斯則執于一說，而不知乾健之德，不可名言，非再三釋不能畢其義蘊。苟必以《文言》爲非正解，則《彖傳》之訓宜若可從，然《彖傳》以「萬物資始」釋「元」義，以「品物流形」釋「亨」義，以「大明終始，六位時成」釋「利」義，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釋「貞」義，是亦「四德」平列也。而榮陞膠于舊解，謂《彖傳》與《文言》異體，過矣。至于《繫辭》上下傳之分章，先儒各不相同，故上傳《正義》從周氏分十二章，下傳《正義》從莊氏分九章；朱子《本義》上下傳均分十二章；而先儒于上傳又或分爲十三，或分爲十一，蓋無定則。而榮陞又分上傳爲六，下傳爲五，要皆各安其意，無關大義也。

易義闡四卷

乾隆乙酉光復堂刊本

清韓松撰。松字雪亭，奉賢人，歲貢生。是書原名《順文顯義》，意謂順經之文而顯朱子之義。其後改名爲《易義闡》，亦謂所以闡朱子本義之意。然其書名爲闡發《本義》之旨，實則全爲習制舉業者而作。故其自序及凡例，一則曰：「學者閱之，遂可以當口授，亦可以爲作文地步。」再則曰：「書雖淺陋，以代高頭講章，或可爲作經藝者稍資一得。」三則曰：「是編乃講章也，非註也。」四則曰：「依文詮釋，使逐句逐字咸有指歸，雖助語虛字，必皆點入。」五則曰：「提綱絜要，起訖呼應，分說合說，各有條理。」是其著書之大旨專爲作文，極其顯明。夫自南宋以後，朱學盛行，即以易一書而論，篤信本義者實繁有徒。如胡方平、胡一桂、胡炳文等父子祖孫，數世謹守朱義，不敢稍踰繩墨，尊之不可謂不至，然其意尚爲發揮易義而作，雖不免固陋，猶不失其真意。至松此書，專爲作文而作，名爲尊朱，實則去朱亦甚遠，時在今日，益不足觀已。

遜齋易義通考六卷

手稿本

清紀汝倫撰。汝倫，字虞惇，河間人，乾隆三十三年舉人，官滿城教諭，紀文達公之從子。此書據其朱書小識：「某日病目祇書若干字」云云，足證乃其手書。篇首附記「丁巳九月輯起」，第五卷末又有朱書小字跋云：「戊午二月奉宗伯公召赴京觀天子臨辟雍禮，乃携此五卷，并《易述》二十二卷，至京呈閱。」然則，此書曾經紀文達所審定。其第六卷末識云：「戊午五月校完」。據其所識，此書之成期止九月。以時間論之，不可謂不速。然審觀其全書內容，大抵盡從朱彝尊《經義考》節抄而成。惟《經義考·易類》編次體例分三部，首列《經》、《傳》全注者，次列僅注《十翼》者，次列論說《太極圖》者。紀略變其體例，將三部之書歸併一處，惟以人爲綱，以時代先後爲次，不論其性質。又《經義考》每類之書均注「存」、「佚」、「闕」、「未見」等字，紀氏於「未見」字皆刪，「存」、「佚」、「闕」等字則照舊。其唐以前之書，紀氏均照抄，宋以後則刪去甚多，其未刪者於彝尊所輯原書序跋、諸儒論斷亦略有刪節。至其所以去取之用，

全未說明。又紀氏既纂此書，自始至終，除於《子虛》、《周易章句》、《焦氏《易林》》兩條眉上據《漢書》添孟、焦二人列傳各一節外，其他處並無一字之論斷，或一語之是非，故其宗旨及其義例皆莫能明。然其時《經義考》業已刊行，則紀氏抄撮此書，別立名目，必有所爲，特今不可考耳。

易經簡明集解

無卷數 乾隆間刊本

清李源撰。源字巨濤，山東利津人，乾隆己丑進士，官至台州府知府。是書無卷數，據其《自序》謂：「說《易》諸家，紛如自訟，即程傳、朱義，與古注疏已互有異同。朱子《語類》等集，近人多未見，而專用《本義》未定之書，詞意未盡圓暢。初學惶惑，往往視爲苦難。用是廣集羣書，梳節字句，條貫宗旨，理歸平易，義取簡明，使讀者展卷了然，無蒙昧歧誤之患。大約遵程、朱者十之七八，而兼採諸氏以補其缺，偶引史事以顯其義，總以御纂《折中》、御纂《述義》爲圭臬，非獨尊王，亦求善解。至互卦、變象，《易》學必不可廢，然爲初學入門計，恐滋繁亂，姑俟別爲一帙，以附其後，

茲概不錄。」云云。綜其大旨，蓋有四端：宗主《折中》、《述義》，兼採諸家以補程、朱之闕，一也；偶引史事，以顯其義，二也；爲便初學，故取平易簡明，三也；不廢互體、卦變，而另爲附編，四也。今考此本所釋，至《雜卦》而止，未有附編，則其論互體、卦變者，後日未知果有成書否？姑就其本編觀之，如其釋「易」名義，兼取「日月爲易」之說；釋離九四，引隋煬帝江都筮案；釋大壯六五「喪羊于易」，謂爲「喪羊于平易之地」，凡此諸義，皆爲程朱義所無。又其徵引史實，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殆有三分之二，核其實際，蓋與李光、楊萬里之《易》同流。李氏自謂「遵程、朱十之七八」者，非也；謂「宗主《折中》、《述義》」者，亦非也；謂「偶引史實以顯其義」者，尤非也。然其比附史事，義多確當，解釋卦詞，亦屬簡明。又《河圖》、《洛書》、先天、後天，切繳繞之說，概行芟夷，初學讀此，亦信易入門也。

周易大義圖說二卷

嘉慶間刊本

清鄭鳳儀撰。鳳儀，字南榮，原名豹文，蕭山人，乾隆四十二年舉人。是書凡兩卷，

卷上載圖四篇，說三篇；卷下載圖說凡九篇；末後附明道堂月課張之樣課卷一首，又鄭氏自作《紀夢》詩一首；并卷端汪廷珍序一首，鄭氏自序一首，總其全書不過兩萬言。核其大旨，蓋謂「天尊地卑，乾坤既定，《乾》六畫從陽升爲剛，坤六畫從陰降爲柔，謂之『易緼』。從『易緼』推出，謂之『易門』。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即《河圖》、《洛書》也。《河圖》從陰陽之無而有，《洛書》從《河圖》之有而無；升降卦變從《河圖》之無而有推出，升降卦氣從《洛書》之有而無推出。」又謂「學易者必知太極爲乾初，兩儀爲坤上，推上爲陰、陽，推下爲一、二，等升降之法，方爲能得其傳。」按易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爲一事，《河圖》、《洛書》爲一事，卦氣爲一事，卦變又爲一事。鄭氏必欲混而同之，爲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即《河圖》、《洛書》，而卦變、卦氣又從圖書有無推出。夫圖書究爲何物，已屬不可知；卦變之術，漢、宋儒者紛紛究辨，亦莫衷一是；孟喜、京房六日七分六十卦用事值日之法，明亦無預乎圖書；穿鑿比附，治絲益紛，不徒無益，而又害之。故鄭氏所作，如「卦氣升降外不用從前從後隔六三爻卦二十四卦圖」，「卦氣升降外不用從前從後隔三隔四爻卦二十四卦圖」等，皆支離破碎，無當經旨。至其末後所附明道堂張之樣課卷《賦得河圖八卦五言八韵》，

既與此書無關；又其《紀夢》自謂，在國學夢見卜子夏，一若其書殆有神授，斯皆詭奇好異，尤不足取。

周易精義四卷

嘉慶八年刊七經精義本

清黃淦撰。淦字緯文，號綺霞，杭州人，乾隆四十五年庚子舉人。所著有《七經精義》，易其一也。是書不列經文，不章句解釋，只就各家之說擇其可取者分條列舉，而註其姓名于末，無所論斷，亦不參禡己見，蓋純是集說之體例也。大旨以宋儒爲主，故其自序有言：「善乎，康節邵子曰：『畫前原有物』，深得『不傳之秘』。至程傳、朱義出，而易理益明。予此編博採羣書，而于胡雲峰先生釋傳尤心折焉。」云云。按雲峰者，元胡炳文也。炳文之祖方平，著《易學啓蒙通釋》，父一桂，著《易本義附錄纂疏》、《易學啓蒙翼傳》，炳文又著《周易本義通釋》，一家三世皆爲朱子之學。淦心折胡氏，則其亦爲朱學無疑。故其書所集盡宋、元、明人之說，唐以前古注蓋不及百之一。淦所謂「博採羣書」者，如是而已。原其著書之意，要不過爲科舉時代士子學制義者綴文之用。

故其友蕭山王宗炎爲之序，有「吾懼夫世之菲薄制義、詡詡然號爲明通而支離繆輻、飾橫街玉者之祇見其標也」之語。觀宗炎之所論，則其書之價值亦可想見矣。

周易闡象五卷

嘉慶庚申刊本

清蔡首乾撰。首乾，字運含，福建漳浦人，乾隆間諸生。據自序，其伯祖鼎嘗著《易蔡》，祖父惕園先生亦深通易理，首乾「上承家學，因參互考訂，修明大道，作《闡象》五卷，辭存《易蔡》十之一，意則本互卦十之三。」云云。今案，其書以闡象爲主，其闡象之法，有正對、有反對、有上下互、有總互、有移置上下等。故於每卦卦畫之下，必注云上互某卦、下互某卦、正對某卦、反對某卦、總互某卦、移置上下某卦。夫易者，象也，象不明則辭皆不能通。後世言易者多舍象言理，既已無據；而或者談象，又往往不根於古，任意比附，致流於汜濫無歸。是二者皆未能無弊。今考蔡氏所謂「正對」，即虞翻所謂「旁通」；所謂「反對」，即虞翻所謂「反卦」；所謂「移置上下」，即虞翻所謂「兩象易」；所謂「總互」，即虞翻所謂「體象」。案虞注《小過》「喪過乎哀」云：「體大過遭死」，即謂「三至四上下總互」《大過》也。

若互卦，明見《左傳》，爲尤古。則是蔡氏闡象之法，立名或未師古，其實春秋、漢、魏間人古法，非臆造。又不空談義理。較其伯祖之《易蔡》爲有進矣。然其間謬說亦復不少，如說師卦之義云：「四偶居前，八陣圖也；一奇居中，九宮也；初偶處後，游騎也；一陽居內之中，大將主旗鼓號令也。觀於師之象，而握奇之陣、奇正之法，已瞭然矣。」此則穿鑿無理。又說乾、坤而後屯、蒙、需、訟、師，比皆有坎之一義云：「乾、坤本於太極，太極之形象如鷄子，自乾至履十卦，羲皇之天下，如未出殼之鷄子，天真未漓，不見天日。故天地定位，六子致用，多遇坎陷，而不見離明也。」此則鄙俚不經。又如說履卦「武人爲于大君」謂「于」爲「干」之誤，說謙上六「鳴謙志未得」謂「未」爲「末」之誤，說姤九五「有隕自天」謂「隕」爲「員」之誤，說「鴻漸于陸」疑「陸」爲「阿」之誤：凡此皆妄疑經文，而未有當。又釋剝「貫魚以宮人寵」謂：「貫魚者，從姤之『包有魚』、『包無魚』而直貫之也。」亦支離不合。其他若釋習坎之「習」云：「鳥之飛也，羽下見白，『習』之爲字，羽下白也。」釋姤「後以施命誥四方」云：「夏大禹八年，天元入於午會，姤當其運，故夏不稱人而稱后。」釋中孚「豚魚」謂：「豚魚，魚鱉之魚，龜之屬也，其象有似于豚，故曰豚魚。江以北爲團魚，江以南爲腳

魚。」釋中孚「我有好爵」以「爵」爲「鳥之小者」，與上「鳴鶴在陰」，「鶴」爲「鳥之大者」相對。又釋「白茅」爲「著」。凡此於故訓名物皆甚疏略，信口臆說，有如王氏《字說》。又如釋「易有四象」爲「上卦象、下卦象、全卦象、互卦象」，說小畜「輿說輻」、既濟「曳其輪」謂「離」有「車輪」之象，亦前此所未聞，不可以不察也。

課易存商一卷

懷山類稿本

清周鎬撰。鎬字懷西，號懷山，金匱人，乾隆舉人，官至漳州府知府，署汀漳龍道。生平敏學，至老不衰。所著有《懷山類稿》，《課易存商》其一也。是書不章解句釋，每卦只一二條，皆先問而後答，蓋皆答門人弟子之問難者也。全書皆闡義理，不言卦象，大抵以程傳、朱義爲宗，故於程、朱有異義者多爲之調和。如泰九四「有命无咎」，《本義》以爲「天命」，程傳以爲「君命」，鎬則謂「天命、君命，一而已矣。」損初九「已事遄往，无咎」，《本義》謂「輟所爲之事而速往」，程傳謂「事既已則速去」，鎬則謂「二者相須而足」。井「木上有水」，程傳謂「以木器承水而上之」，朱子則謂「水之津潤上行

於木杪」，鎬則謂：「程子釋其象，朱子釋其義。義雖確，而於井之象難明；象雖粗，而於養之義不悖。」凡此皆爲程朱作調人者也。問有取他家之說，以補程、朱所未備者，如蒙之義，尊信吳澄；比卦之義，有取王弼。亦有不以程、朱爲然者，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謂：「程傳之義未見確鑿，朱子以二爲外，未知何據？」又于頤卦謂：「傳、義之說，未可憑。」離卦謂：「不必如程傳。」若此之類，尚能無所阿唯，好而知其惡者也。至其自所發明之論，則頗涉虛妄。如釋屯「剛柔始交而難生」云：「知難而不交者，佛、老是也，其弊至於滅倫；樂交而忘難者，桀、紂是也，其禍極於亡國。」釋歸妹九二「眇能視」云：「於文少目爲眇，昔人譬夫婦于比目魚，蓋合則雙明，離則偏視者。故魚目不閉，謂之鰥，無妻之人，亦謂之鰥。釐降之前，舜曰『有鰥在下』，即『眇能視』之義也。」若此之論，直與易義了不相關，蓋去易遠矣！不可以不察也。

易經札記三卷

閔本

清朱亦棟撰。亦棟，原名芹，字獻公，號碧山，上虞人，乾隆間舉人，官平陽訓導。

著《十三經札記》、《羣書札記》等。此書係《十三經札記》之第一種。全書共三卷，卷上三十二條，卷中二十四條，卷下亦二十四條，總共八十條。因係隨手札記，故頗凌亂無序。然其中不乏精義。如說需九二小象，辨惠定宇以「衍」屬上讀之非；釋「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訓「毒」爲「育」；釋「利執言」，謂係「聲罪致討」；釋「舍逆取順」，謂「舍其迎我來者，取其背我而去者」；又辨「輿說輶」之不當作「輻」；釋遯上六「肥遯」，以「肥」爲「飛」；釋「喪羊于易」，以「易」爲「場」，譏朱子作「容易」解之非；釋「萑陸夫夫」，辨虞翻以「萑」爲「莞」，以「陸」爲「睦」之爲曲說；釋「一握爲笑」，謂即「握手言歡，破涕爲笑」之意；釋中孚「豚魚」，亦不以虞氏讀作「遯魚」爲然；釋「冶容誨淫」，前引鄭注證「冶」與「野」通，又引《文選注》及後漢書注證「蠱」亦與「冶」通；又釋「何以守位，曰仁」，證「仁」與「人」通；釋「巽爲寡髮」，謂「寡髮、宣髮，義得兩通」；釋「兌爲羔」，謂「羔如字解亦無不可」；釋「明夷，誅也」，取白雲郭氏以「誅」爲「昧」誤之說：凡此皆能蠲除漢、宋門戶之成見，平心靜氣以權衡諸家之得失，故所取每得其當。又其辨正郭京《舉正》、朱子《本義》及俞氏《集說》者尤多，皆能深中三家之病，是皆此書之所長也。獨其釋「貫魚以宮人寵」，取或人以

「貫魚即今帶魚」之說；釋「服牛乘馬」取謝氏「二五互巽，股，四上反巽，亦股，四五乾爲馬，馬在兩股間，如人在馬上跨鞍，故曰乘馬」云云，以證古人之有單騎，此則不免失之穿鑿，未能悉當於人心也。

周易顯指四卷

乾隆間研經堂刊本

清單鐸撰。鐸字木齋，高密人，乾隆間舉人，官銅梁知縣。著《朱子論易語釋要》一卷、《答問》三卷并此書四卷。按此書大旨在闡明易理，故其注釋頗尚簡明，綜合前人成說而不標舉其名。然其中亦不無謬誤者，如釋小畜初九「復自道」，據《伏羲圓圖》「乾爲陽終，巽爲陰始」爲說。夫《伏羲圓圖》始出自宋，文王繫辭豈能據之？單氏當有清乾、嘉之世，而不能辨此，其陋可知。又如釋訟云：「訟以柔弱爲貴，故初六、六三皆獲吉。」按訟卦爻詞之吉，無過於「九五」，「九五」非剛爻而何？不得謂「訟以柔弱爲貴」也。又如《說卦》「巽爲臭」，單氏釋之云：「陰伏於陽，則將潰爛，故爲臭。」按，「臭」，氣也，故繫曰「其臭如蘭」；巽爲風，故爲氣。以「香臭」之「臭」釋之，雖本於

王肅，其實非也。又書中分散《序卦》於各卦之首，而仍另存《序卦》，近於畫蛇添足，此雖本之李資州，究不足爲法。又六十四卦卦畫下均書「錯某卦」、「綜某卦」、「反易某卦」、「中爻某卦」或「互得某卦」各字，既與卦畫相連，又不小字分註，頗嫌與經文相混。至其所謂之「綜」者，乃以乾綜復，以坤綜姤，其名雖本之來氏，其義則前此未聞，單氏亦無所說明。斯皆此書之病也。

復堂易貫

無卷數 聽雨山房刊本

清于大鯤撰。大鯤，字南溟，號復堂，直隸河間人，乾隆間歲貢生。據其鄉人李建天序其著書大旨：「以爲近世言易之家多墨守一家言，又或褻湊庸說，陳腐相因，往往說爻背象，說象背爻，俾讀者支離繆輻而不能曉暢其詞。茲書不列圖象，不牽伏互，不膠先入，不列成說，推陳出新，獨尋真面，綴屬成文，期于言簡志賅，貫通經義而止。故曰《易貫》。」云云。今觀其書，將河洛圖書并一切卦氣、爻辰、納甲、納音諸術概行屏除，宜若簡明，實則其書於經文既不章解句釋，於《十翼》亦未全注，祇於六十

四卦每卦作一總論，前後牽合成篇，殊嫌籠統。又其釋義亦多浮泛，如說小畜、大畜，謂「小畜，伊周之於成甲；其于天下，則大畜也。」按，陽大、陰小，「畜」之義爲「積」、爲「聚」、爲「止」、爲「養」，然則小畜、大畜猶言「小有所畜」、「大有所畜」而已。以「伊周之于成甲天下」說之，附會無理。又如釋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謂「文王作《易》，本伏羲《先天卦圖》，義圖甲居東方離位，前歷三位而遇乾，後歷三位而遇坤，治蠱者非用『乾健』、『坤順』本領，不能另造乾、坤也。至巽卦之『庚』居西方坎位，亦前、後歷三位而遇乾、坤，亦此義。」云云。按《先天圖》至宋始出，何從見文王繫易根據此圖？已屬不經。而斥康成取「辛」取「丁」爲「釋而無理」，尤爲冒說。書中若此之類尚多，舉一二以概其餘。然如釋訟「天與水違行」謂「大西轉，水東注」，此本荀爽說；釋「天火同人」謂「天居上，火炎上，其性同」，此本鄭玄說，雖未標舉其名，亦間存古義，學者并宜分別觀之。

揲著演易備考六卷

舊鈔本

清張烱撰。烱字藜閣，遂城人，乾隆進士，嘉慶間官雲南騰陽等縣知縣，擢龍陵撫彝守。是書凡分六卷：《筮原考》第一，《筮象考》第二，《卦變考》第三，《義例考》第四，《筮儀考》第五，《斷占考》第六。最後有續篇八策，抄張行成《太玄》、《元包》數義及《周易大衍》數義，似是補《筮原》篇者；又有補遺一冊，全輯歷代筮案，標題曰《揲著占占》，則似係補《斷占》篇者。尋其大旨，蓋欲以邵、朱爲宗，而證以各家之論說。然其書大抵皆從撮抄而成，自己所考索而得者甚少。如《筮原考》，先錄《周易折中》「天一地二」起，至「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止，通段注釋全文，次錄朱子《周易五贊》，又次錄張行成《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諸條，已皆無所案辨。《筮象考》，除抄朱子《啓蒙·明善策》篇全文外，其餘亦皆節抄《折中·啓蒙附論》，并朱子、來氏諸圖而成。又《卦變考》，全抄《啓蒙》之《考變占》篇；《義例考》，全抄《折中》之《義例》及《綱領二》之文，一字不易；《筮儀考》，除抄朱子所訂《筮儀》外，又摘

錄《啓蒙·明善策》篇之文數條，朱子考訂善卦之文十數條。蓋此書自卷一至卷五，殆無一不抄自它書，而又以抄自《折中》者爲最多。惟卷六之《斷占考》一卷，及補遺之《撰善占占》，哀集《春秋內外傳》及歷代策案頗詳盡，雖云亦自它綴輯而成，究不似前五卷之毫不用心，徒事抄襲也。

周易引端四卷

光緒辛卯同文堂刊本

清邵寶華撰。寶華，字荆獻，號純齋，河南西平布衣，先賢邵康節二十七世孫。少應童子試，見吏搜夾帶，佛然曰：「國家待士何輕侮乃爾！」拂衣徑歸，隱居著書，壽至百有三歲而卒。著有《易經引端》、《周易解》、《周易說約》、《四書餘鑒》、《邵注四書》、《皇極經世續編》、《自省觀人表》等書，惟《周易引端》行世。按是書凡四卷，經傳注釋均極簡略，大致在說明義理，少涉象數。而間引史事以相參證，然多不切者。如釋「時乘六龍」云：「舜有臣五人，以行舜道；乾有六龍，以御天。」釋「屯其膏」云：「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吾於前明崇禎見之。」釋「比之自內」云：「如伊尹之于成湯」

是也。」釋明夷「夷于左股」謂「文王之長子爲紂所殺，故曰夷于左股。」釋「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謂「昔太王避狄邑于岐山之下，後日興周，有此象。」釋節「不出門庭，凶」謂「巢父許由牽牛洗耳是也。」諸如此類，比附史實，皆浮泛不切，於義無取。又書中俚俗之言刊落未盡。如釋坤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云：「母雞盛極鬥公雞也，公雞宜爲母雞伏乎。徒見其血玄黃耳。」釋屯卦云：「如人患風寒病，將汗未汗，甚悶亂也。」釋小畜云：「如一個小母猪，畜十八九個大猪孩，乳不足食，繼而無乳。」其言太俚，不宜以入經注，況又於經義不合乎？他如說十二辟卦，謂其圖出于邵子，則於漢、魏人古注均未寓目。又釋「參天兩地以倚數」引「乾氏曰，垂皇策者義」云云。按此語出《乾鑿度》，《乾鑿度》乃《易緯》之名，而邵氏乃誤以爲人名，稱爲「乾氏」，則井不知《易緯》爲何物。惟其書卷首《序例》，統論山河大地有八卦之象，說頗近理。又論地球形狀及日月蝕之故，均能與近今歐西學說相冥合。蓋邵氏務傳其祖康節之學，屏絕世務，恬淡自適，故能頤養天和，潛心觀物，此其所長。而窮居鄉僻，不獲與魁儒碩士交游，又不易得書，故復孤陋如是也。

河洛圖說四卷

道光七年刊錦官錄本

清季李錫書撰。錫書，字見庵，山西靜樂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歷官四川汶川、蒲江、大邑各縣知縣，江北同知，又三爲蓬州知州。所著書凡十餘種，總名《錦官錄》，《河洛圖說》乃其一也。是書凡四卷。卷一論河洛，推本朱子之說，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凡爲朱學者皆同此見，固亦無庸置議。惟其定朱子所作之圖爲《古河圖》、《古洛書》，又從曲沃崔致遠說，作《河圖圓圖》、《洛書方圖》，以爲《河圖》之數、《洛書》之文，數當從點，文當從畫，而又自謂「未知龜馬舊文果如是焉否？」夫既不知龜馬舊文果如何，又何從而分古今？又何從而分點畫？是則所謂不知而強作者。卷二論先後天之圖，皆係後儒因聖人之言而爲之圖，非義文舊有此圖。按易卦自有方位，其方位皆據古注所述，古注既未指明孰爲伏羲、孰爲文王，漢魏儒者亦無傳說，而宋以後諸儒究辨紛紛，必以某屬之義、某屬之文，原爲詞費，李氏此論，尚未爲無見。卷三禘論《太極圖》、卦氣、五行、納甲諸事。謂「《太極圖》爲《河圖》之小像，亦爲《河圖》

之總像，所以狀《河圖》，所以注《河圖》。立說似甚奇崛，然言之不能成理，不足以證成其說。論卦氣，亦祇本胡玉齋，以二十四節氣分配《先天圖》，不能遠稽漢儒六日七分之舊術，亦殊嫌疏陋。卷四標名《周易備占》。首陳筮義十說：《卜筮尚占》第一，《著卦方圓》第二，《大衍之數》第三，《再扚後掛》第四，《參伍錯綜》第五，《參天兩地》第六，《乾策坤策》第七，《初九初六》第八，《用九用六》第九，《爻象象文言》第十。凡此十義，其九義皆略述舊說，無所是非，惟論「用九」、「用六」，謂：「乾皆以九變，坤皆以六變，無得七、八者，故『用九』、『用六』以占。自乾、坤以外皆不然。按筮卦之法，七、八不變而九、六變，任何一卦六爻皆變，事所恒有，豈獨限於乾、坤二卦乎？若乾坤二卦六爻變占「用九」、「用六」之辭，則其他卦六爻變豈可無辭以占之乎？是不知「用九」、「用六」純指揲著時所得之一爻言，並不明「用九」、「用六」之爲聖人以筮例教人也。十義之後，次列筮儀，次列占法，最後列古占備考，採摭雖未詳備，尚可足資參考。要之，此書臆說多而考訂少，故瑜不掩瑕。又其書命名爲《河洛圖說》，實則內容不僅圖說河洛，亦未甚洽當也。

周易恒解六卷

致福樓重刊晚年定本

清劉沅撰。沅字止唐，四川雙流人，乾隆五十七年由拔貢中式舉人，道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安貧樂道，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籍，尋乞假歸，遂隱居教授。博覽羣書，過目不忘，人咸服其博洽。所著有《周易恒解》六卷、《書經恒解》六卷、《詩經恒解》六卷、《周官恒解》四卷、《儀禮恒解》四卷、《禮記恒解》十卷、《春秋恒解》八卷、《四書恒解》十卷、《大學古本質言》一卷、《孝經直解》一卷，及其他裸著若干卷，卒年八十有八。先是，沅父汝欽善易學，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天，實天啓聖人以明道化，不僅在數術也。連山首艮，歸藏首坤，艮止坤藏之義，即《大學》『止至善』，《中庸》『致中和』之學，文王之『緝熙敬止』，成王之『基命宥密』胥不外此。」沅因本其父說，而著《周易恒解》，曰：「連山首艮，艮，止也。天地之化不止，則不能蓄生機；人心之神不止，則不能養元德。文王繫詞『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而夫子傳之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正謂此也。歸藏首坤，

萬物皆致養於坤土，天地之元亦惟中黃胎育，是二者皆示人以天人合一之義。然特以其致功之要言之，實則天地未嘗有爲，而靜存動察、內外本末之功，亦非二卦所可盡也。故文王首乾、坤。按連山首艮，艮先天西北；歸藏首坤，消息卦坤西北；《周易》首乾，後天乾西北；西北者，氣之終，生之始，故三《易》皆首於此。豈謂以此三卦盡易理乎？又《周易》，坤雖次于乾，不得謂坤亦爲首。是皆謬說無理。劉氏又云：「《詩》、《書》名象，悉由繼起，窮神知化，必有心源。易故爲文字之祖，王功聖德之全。而歷代諸儒或僅貌玄虛，或徒求術數，顧此失彼，聖人之教不其隱乎？」是徒襲理學家客氣之談，而無實際。總觀全書，雖不廢象數，實全重義理，既以玄虛爲不可尚，而稱王弼之功其偉。程傳、《本義》與王弼雖皆演空理，而義實各別，乃劉謂「程、朱皆演王說」，似是實非。又謂「用九」、「用六」乃承「上九」、「上六」而言，以先儒「通釋全書九、六」說爲非，又謂「不得以陽爲君子，以陰爲小人。」若此之類，既與前儒相違，抑亦不協經旨。而沉自謂「不必沾沾求合於傳註，唯期不謬於聖人」，徒爲大言，不足重也！

周易後傳八卷

初刻本

清朱兆熊撰。兆熊，字公望，號茲泉，浙江海寧人，乾隆甲寅舉人，官龍游訓導。爲學長於《易》、《春秋》，著《周易後傳》八卷、《易互卦圖》一卷、《冬夜講易錄》一卷、《春秋新義》十三卷、《春秋歲星超辰表》一卷、《春秋日食星度表》一卷、《春秋日表》一卷，又有《禮注》、《家訓》、《茲泉詩古文集》、《恒星形名指南》等。此書據其自序：「象同漢儒者不十之一，象必索諸理，非荀、虞之象也；理同宋儒者不十之一，理必合諸象，非程、朱之理也。」窺其意，似欲原本象數，發爲義理，治象數、義理二者於一爐，以救漢、宋二家偏勝之失。宗旨甚正，然察其實，與其所志多不相副。如釋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云：「二變成離，故見。」釋比初六「有孚盈缶」云：「坤器爲缶，坎水流坤，初動成屯，屯，盈也。有『盈缶』象。」釋履九二「履道坦坦」云：「二變震爲大塗，故坦坦。」釋同人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云：「二號咷，卦旁通師，有大師象。」釋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云：「艮爲手，巽爲繩，

有拘係維之象。」釋坎六四「樽酒，簋贰用缶」云：「坎爲酒；簋，黍稷器；震獻在中爲簋；震，足，坎酒在下，樽酒之象。」釋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云：「巽爲繩，變入坎，故係用徽纆；坎多心，故叢棘。」釋姤初六「繫於金柅」云：「乾爲金，巽木入金柅象，巽爲繩繫象。」凡此取象，皆無一字不本虞翻之舊說。又釋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云：「西南者，自姤五月一陰生，至剝九月五陰位，自南歷西皆坤類，故得朋；東北者，自復十一月一陽生，至大三月五陽位，自北歷東，故喪朋。」按《集解》虞翻引荀爽云：「陰起于午，至申三陰，得坤一體，故曰西南得朋；陽起于子，至寅三陽，喪坤一體，故曰東北喪朋。」朱氏之說，實原本于荀氏。又釋坤上六「龍戰于野」云：「乾西北卦，亥其都也；坤十月卦，亥所建也。陰陽同居亥地，故相薄而戰。」按《集解》引荀爽云：「消息之卦，坤位在亥，下有伏乾，陰陽相和，故言天地之雜。」朱氏之說，亦實與荀氏相合。諸如此類，其言象幾盡本於漢儒，又安得自謂「非荀、虞之象」乎？必欲自異於荀、虞，則失之誕。且其言義理，自好稱引史實，略近李光、楊萬里外，其餘所說，亦未能盡脫程、朱之範圍。而朱氏自謂所言理「非程、朱之理」，亦違情實。又其解釋《象辭》常用爻變，如謂：「陰在中爲邪，陽實爲誠，變離成乾，閑邪而存誠

矣。兌口爲辭，陽爲誠，兌變成乾，修辭而立誠矣。」夫本乾卦也，朱氏前既使二變成離、三變成兌，茲又使離、兌反變成乾。若是乎任意之變，果有何說乎？尚不如虞翻「之正」之說之爲有據矣。雖然，義理、象數偏勝久矣，朱氏能兼收並蓄，所採漢、宋二家之說亦尚扼要，雖其自序之言略失之誇，要不宜以之盡棄其書也。

易學羣書平議卷四

虞氏易言二卷

張卓文全集本

清張惠言撰。惠言，字臯文，武進人，嘉慶己未進士，終翰林院編修。於學無所不究，而尤邃於易，所著有《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虞氏易禮》二卷、《虞氏易事》二卷、《虞氏易候》一卷、《周易鄭荀義》三卷、《鄭氏易注》一卷、《荀氏九家義》一卷、《易義別錄》十七卷、《易緯略義》三卷、《易圖條辨》一卷，並此《虞氏易言》二卷，凡四十有四卷。然《易言》本未成之書，故下經自震以下皆闕。所以謂之《易言》者，案劉逢祿《劉禮部集卷二·易言篇跋》云：「初張臯文先生述《易言》二卷，自震以下十四卦未成而先沒。其甥董士錫學于先生，以余言易主虞仲翔氏，于先生言若合符節，屬爲補完之。先生善守師法，懼言虞氏者執其象變，失其指歸，故引申文言舉隅之例，

一正魏晉以後儒者望文生義之失，于諸著述爲最精。」又卷九《易虞氏五述序》云：「余既補張皋文先生《易言》二卷，蓋先生思學虞氏者執象變而失指歸，參天象而疏人事，故此以言尚辭之義，揅其失也。」依劉氏之說而推之，蓋知惠言之易以虞氏爲宗，其辨章句者備于《虞氏義》，闡消息者備于《虞氏消息》，考典禮者備于《虞氏易禮》，說人事者備于《虞氏易事》，推時訓者備于《虞氏易候》，獨虞氏之微言大義尚未有所明，故又本《乾坤文言》之例，作《易言》以推衍其說。通體舍象變而論義理，雖未知其悉中虞氏之旨否，要其說理樸實，遣辭典雅，無穿鑿傳會、支離軼轍之習，較其他書特爲平正。苟能合劉氏所補而行之，雖未足以薄王、程，越傳注，要亦爲言義理者所必當取資焉爾。

河圖洛書考

無卷數 樂山堂說緯附刊本

清王崧撰。崧字伯高，號樂山，雲南浪穹人，原名藩，字西山，嘉慶己未進士，官山西武鄉縣知縣。讀書淹博，尤長於考據，深爲阮元所器重，延總纂《雲南通志》，年八

十有六而卒。著有《滇南志略》十六卷、《說緯》二卷，此書附刊於《說緯》之末。大意謂：「自漢至唐，言《易》之家於《河圖》、《洛書》，但懸空立說，而未親見其狀。五代、宋初，乃有流傳二式，曰《河圖》、曰《洛書》，並以白點、黑點分奇偶之數：二爲五十五點，其數自一至十；一爲四十五點，其數自一至九。朱子本義首載入經，而未言傳自何人。」因據《東都事略·儒學傳》、《宋史·隱逸傳》、《道學傳》、《儒林傳》、《漢上易傳》、晁氏《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諸書，首考定二式並傳自陳搏，次又據《左傳》、《大戴禮》、《乾鑿度》、《太玄》、《漢書·五行志》、《律歷志》、《周易鄭注》、《論語孔傳》及《參同契》、《孔氏正義》諸書，推定唐以上言卦疇圖書者皆與陳、邵所傳不合，而其所言五行生成數位及太乙下行九宮之法，則具合陳、邵二式之義。因斷言陳、邵二圖之所從來，固有所在，以駁清儒錢澄之、黃宗羲、宗炎、毛奇齡、胡渭、沈起元、惠棟諸儒動以「陳、邵所傳出於僞造」之非。引據博洽，立論亦無所偏倚。惟末段斷定此圖既非陳、邵僞造，亦非《易傳》所稱之圖書，乃黃帝時之《河圖》，以凡陰陽歷算、納甲、飛符、太乙壬遁、占候、相地、兵法、方脈、神仙修養、龍虎丹竈一切方技術數無不本於圖書，即無不祖夫黃帝，其以之說易而亦可通，黃帝之學

後世流爲道家，故輾轉而至于陳搏，云云。按古圖書，祇聞其名，至其形狀究若何，從無確徵；夫形狀尚不能明，而欲以陳、邵之圖屬之伏羲，屬之黃帝，其無當等耳。存之以備參考可也。

雕菰樓易學四十卷

焦氏叢書本

清焦循撰。循字理堂，一字里堂，晚號里堂老人。世居江都黃珏橋，分縣爲甘泉人，嘉慶辛酉舉人，一試禮部不第，年纔四十，即家居不出。覃思典籍，著述頗多，而所撰《易章句》十二卷、《易圖略》八卷、《易通釋》二十卷，合稱《雕菰樓易學三書》，在當時尤負盛名，亟爲英和、阮元、王引之諸名公所稱誦。近時梁啟超亦推服其精詣，以爲乃易說之最近真者。蓋循生平邃於天文、算學，因以測天之法測易，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而悟得易學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故其《易圖略自序》云：「夫易猶天也，天不可知，以實測而知。七政恒星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經緯；山澤水火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化。本行度而實測之，天以

漸而明；本經文而實測之，易亦以漸而明。非可以虛理盡，非可以外心衡也。余初不知其何爲相錯，實測經文、傳文，而後知比例之義出于相錯；不知相錯，則比例之義不明。余初不知其何爲旁通，實測經文、傳文，而後知升降之妙出于旁通；不知旁通，則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爲時行，實測經文、傳文，而後知變化之道出于時行；不知時行，則變化之道不神。既撰爲《通釋》二十卷，復提其要爲《圖略》。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共二十三篇，編爲八卷，次《章句》後。其著書之大旨畢見于是。然今考循所破漢儒卦變、半象、納甲、納音、卦氣、爻辰之非，咸能究極其弊；至其所自建樹之說，則又支離穿鑿，違於情理，實有較漢儒諸術過之而無不及焉者。如說中孚與小過旁通云：「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箕子即其子。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謂九二旁通小過六五。惟小過六五不和中孚之九二，而以四之初成明夷，故云『其子之明夷』。苟其子與鶴鳴相和，則明不傷夷。是中孚、小過旁通。」又釋「井泥不食」云：「豐四之井初成需，故『需于泥』，豐成明夷，需二之明夷五，爲『致寇至』，傳云『災在外』，即豐『過旬災』之災。」又釋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云：「其辭又見于小過六五。小畜上之豫二，則豫成小過，

中孚三之上，則亦成需。以小過爲豫之比例，以中孚爲小畜之比例。」又釋文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云：「同聲相應，謂乾成家人、坤成屯。同氣相求，謂乾成革、坤成蹇。水流濕，謂乾二、四之坤成屯，承同聲而言。水、坎也，濕、下也，泥塗沮洳之地，震爲大塗，是也。乾二流於坤五，而四應之，成屯，是爲水流濕。火就燥，謂坤五、三之乾成革，承同氣而言。火離也，燥爲秋金之氣，兌是也。《坤》五就於乾二，而三求之，成革，是爲火就燥。此言乾、坤之當位行也，若不當位，有濕而無水，則乾四之坤初成復。有燥而無火，則坤三之乾上成夬。復變通於姤，姤二之復五，成屯。復下震先有龍，成屯則上有坎雲以從之，故雲從龍。《夬》變通於剝，夬二之剝五成觀。剝下先有坤爲虎，成觀則上爲巽風以從之，故風從虎。」若此之類，初觀其法似密，實按其義皆非。牽合膠固，殆過於虞翻遠甚，而竟不自知其謬，豈非明於燭人而暗於見己乎？英和、阮元、王引之之徒，以故舊之雅而妄相推許，後儒不察，隨聲附和。獨南皮張之洞撰《書目答問》以告學者，於循之易取其《周易補疏》，而舍此《易學三書》，可謂知所去取矣。

易圖畧八卷

焦氏叢書本

清焦循撰。循著《雕菰樓易學三書》凡四十卷，已著錄。此書即《三書》之一。凡圖五篇，原八篇，論十篇。圖、原之大旨，皆在推闡其自所發明之旁通、相錯、時行三義例。其論十篇，一曰《論連山歸藏》，明二《易》傳於夏、殷，原非禹、湯之制作也。二曰《論卦變上》，三曰《論卦變下》，駁荀、虞卦變之謬也。四曰《論半象》，駁虞氏半象之不當也。五曰《論兩象易》，駁虞氏「兩象易」之非也。六曰《論納甲》，論虞氏納甲之謬也。七曰《論納音》，論其說起於緯家，非焦、京所有也。八曰《論卦氣六日七分上》，九曰《論卦氣六日七分下》，論卦氣之序非易之序也。十曰《論爻辰》，定爻辰爲鄭氏一家之言，悠謬非經義也。歸納其書，不外兩端：前者所以表明其自所建樹，後者所以破漢儒諸說之謬。當清代乾、嘉之隆，舉世崇尚漢學，好古不好是風氣正盛之時，而循能獨立爲說，力闢荀、虞及康成諸家之謬，固可謂豪傑之士。惟其自所建立諸例，以測天之法測易，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雖曰自成一家之說，竟皆牽合膠固，

無當經旨，較之鄭氏爻辰有過之而無不及。又以荀、虞卦變爲不當，乃循所著《易通釋》少則一卦五六變，多則十餘變，視荀虞爲尤甚。所謂明於燭人闇於自照者非耶！

仲軒易義解詁三卷

鈔本

卷上首尾不具，中、下兩卷均題江都焦循定稿。循家有仲軒，因藏仲長統石刻得名，則仲軒誠爲循之軒名。惟按循子廷琥所撰《事略》，述循先後著作甚詳，其於《易》則有《易通釋》二十卷、《易圖略》八卷、《易章句》十二卷、《周易補疏》二卷、《易話》二卷、《易廣記》三卷，獨未聞有《易義解詁》之說，此其可疑者一。此本既分上、中、下三卷，宜是完書，實則其中只釋乾、坤、屯、蒙四卦，乾、坤各爲一卷，屯、蒙又爲一卷，以下六十卦并《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之屬皆闕，而標題之字蹟墨色又不與正文同，此其可疑者二。循之《易》學，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謂易例有三，曰旁通、曰相錯、曰時行，力破舊說之非，故其序《周易補疏》譏王弼「知卦變之非而用反對，知五氣之妄而信十二辟，唯之與阿，未見其勝。」又《易圖略》

論卦氣云：「嘗謂納甲、卦氣，皆易之外道，趙宋儒者闢卦氣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復理納甲、卦氣之說，不亦唯之與阿哉！」是循于漢儒納甲、卦氣、五行、十二辟之術，以及宋儒先後天之說皆所不信，而此書於納甲、卦氣、五行、十二辟之術，既屢屢稱述，而于先後天之說尤篤信不惑。如云：「邵子詩『乾遇巽時觀月窟』句，屬先天；『地逢雷處見天根』句，屬後天。義、文兩八卦皆有先後天。」又謂：「乾之『利貞』二字，包先天三節；『亢亨』二字，包後天三節。」並譏來矣鮮讀「先迷後得主」句爲「不識先後之別」。與循素日持論之宗旨正相刺謬，此其可疑者三。循所著書，徵引古今皆極淵博，訓詁名物研求尤精，而此書所徵引儒先舊說，在漢、魏惟一虞仲翔，在宋、明惟程子、邵子、朱子及來矣鮮氏四人。且其釋乾卦之義云：「卦名雖作『乾』，實當讀作『乾濕』之『乾』。釋『長』爲『元』之義云：『長即大，大即元，如考試稱榜首爲元。』」釋「筮」字之義云：「筮字，上從竹，下從工，而加以東西二人字，東西二人者，即震兌也，工謂此震、兌二者之兩端，爲萬事萬物取中之道，由天地化工所出也。」既爾孤陋，而復穿鑿，有似童駭，此其可疑者四。他如牽引《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及《中庸》「明乎郊社之禮，

締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二文，繪《示諸掌》一圖，又以禮、樂、刑、政皆本于「元、亨、利、貞」，作「五音必爲十二律所節，始可感動人好善惡惡之心」諸說，於禮樂之制度精意不獨無所發明，且穿鑿附會，令人發噤，與循《六經補疏》之文，毫不相似，此其可疑者五。依此而言，可知此書乃鄉曲俗士所爲，久而殘闕，佚其名氏，作僞者乃嫁名於循，以圖射利明矣，不足重也。

周易通義十六卷

道光十六年刻本

清邊廷英撰。廷英，字育之，任邱人，嘉慶六年辛酉進士，官至禮部員外郎。是書排除象數，專闡義理，忽略天道而重人事，故其自序謂：「聖人教人之法，惟具於四子之書；《大易》一書，實即四子之書之所自出。故易言健順，四子言仁義；易言元亨，四子言誠明：名不同而實同。」又謂：「漢後儒者注易，或主象數，或主義理，然皆與四子之學不能歸一。廷英中年以後，始因讀陸、王書，有得於《孟子》『本心』，《大學》、《中庸》『慎獨』之旨，自是之後，讀《易》則惟以四子之學求之。逐卦逐爻，皆必

切體之心，切體之人倫日用，以求其致用之實。十年之久，乃覺《易》與四子之學渾合爲一，無纖毫之可疑者。至是乃敢筆之書。」云云。其著書之大旨，畢見於是。原廷英之學，既以陸、王爲主，故逐卦逐爻皆謂聖人指言心德，教人以盡心盡性之學，故不獨不取漢、魏儒者之說，即周、程、張、邵、朱諸家之論，亦在所不取。夫《易》原本象數，發爲義理，苟舍象數而談義理，則《易》與《詩》、《書》、《禮》、《樂》何以異？聖人又何必獨爲此艱深怪奇之詞？《易》之理，原本天道，指明人事，必謂其專言人事，則天行、地勢、先甲、後庚之語，皆爲無稽，聖人又何必爲此駢枝贅疣乎？斯皆執于一端，而未達乎全體者也。至于《易》之推衍極致，則格致誠正、修齊平治之道，殆無所不包。即周、程、張、邵、朱，固亦不能謂其毫無冥契，何況乎四子？然必謂《大易》之旨與《四書》之說渾合爲一者，又固執之論也。蓋廷英持理學門戶之見，已失持平，而又拘守陸、王之言，姝姝自悅，徒見其褊狹而已。

周易輯義初編四卷

道光八年刊本

清盧兆鰲著。兆鰲，字桐坡，湖南安仁人，嘉慶辛酉進士，官萬州化州知州署潮州府同知。是書據其自序謂：「宜奉程傳及《本義》爲正宗」，又謂：「聲音之道，感人最深，故六經皆有韻之文。而《三百篇》外，《周易》尤最爲活變，最爲精密。故諧其音節，備述舊聞，一以貫之。」云云。按程傳、《本義》，自明以來即爲功令所必讀之書，謂爲「正宗」，原不足怪。惟此書所述義理之空疏淺陋，大有出乎程、朱之外者，而其所諧之音節更多無據。如其釋「或躍在淵」云：「躍淵，乃內卦互兑澤，有日浴咸池之象，猶云『樓觀滄海日』耳。若粘定龍德說，則九二已見而在田，何得隔却九三從新又轉到淵耶？」按乾卦「爻以氣表，繇以龍興」，本干寶語「潛」、「見」、「飛」、「亢」，既指龍言，則所謂躍者，非言龍而何？初爲地下，故淵指初；初以四爲應，故或躍在淵。而盧氏乃謂「何轉到淵」，殆不明初、四相應之理。程、朱無是淺陋也。又釋「用九」云：「爻無論奇耦，總把一畫分出中間左右。陽爻則中間實得一分，故每爻算三分。乾三奇，三其

三則九，此之謂參天。陰爻則中間虛却一分，故每爻算二分。坤三耦，三其兩則六，此之謂兩地。震、坎、艮爲少陽，則兩耦一奇，爲七。巽、離、兌爲少陰，則兩奇一耦，爲八。故七、八、九、六之數，皆倚參兩而成。按七、八、九、六之數，純視撰著而定，唐僧一行論之已詳。以乾爻三分，坤爻二分爲說，是盧氏並撰著之法皆不明，程、朱亦無是空疏也。至其葉音韻之處，如乾「初九潛龍」、「九二見龍」，音「龍」爲「林」；「九五飛龍」，則音「龍」爲「能」；「上九亢龍」，則音「龍」爲「黎」。需之「有孚」，音「孚」爲「肥」；訟之「有孚」，音「孚」爲「焚」；泰之「其孚」，音「孚」爲「其該切」。凡此本皆一字，而任意葉韻改作異音。又凡經中之「龍」字、「疑」字、「年」字、「虞」字、「泥」字、「言」字、「麟」字、「能」字、「宜」字、「廬」字、「牛」字、「雷」字、「靈」字、「南」字、「藟」字、「羸」字、「陵」字、「孿」字等，皆音作「黎」，凡此本異字而任意葉韻改作同音，而不知其有可通者，有絕不可通者。其他任意改葉之字，尚不勝枚舉。雖朱子《詩傳》，亦無是妄誕。夫有清自乾、嘉而後，經學昌明，訓詁、音韻，闡研尤精，即清初崑山顧亭林亦有《易音》專書，乃盧氏於漢、魏古注及清儒纂述一無所覽，而妄著作，適以自示其不學而已。

周易繹傳四卷

道光甲申刊本

清汪景望撰。景望，字企山，宜興人，嘉慶九年舉人，官太平教諭。是書不載《繫辭》以下各篇，惟有《序卦》又各分上下卷，故凡四卷。卷前載《讀易卮言》七則，《讀易傳例》九則，而無序跋。案《宜荊縣志·藝文志》載此書作九卷，則此本似是殘闕。考其以「繹傳」命名之意，蓋以《十翼》爲依歸者。尋其「繹傳」所得，蓋有四端。一曰釋卦，爲讀易第一要義。例如乾乃以「元」釋卦，故乾之「四德」及乾之六爻，皆一元所統；坤乃以「順」釋卦，故坤之《彖辭》及六爻皆言「順」。故乾卦重在「乃統天」一句，坤卦重在「乃順承天」一句，是也。二曰釋辭，釋辭必揭出《彖辭》所指之卦主。如需以「九五」爲成卦之主，訟以「九二」爲成卦之主等是。三曰《大象傳》，專指用此卦而言。凡體易、占易，遇此卦之吉爻而用大象，則吉者愈吉；遇此卦之凶爻用大象，則凶者亦轉而爲吉。蓋伏羲合二體而成大象，夫子則合六爻而善處大象之方是也。四曰卦變，即襍卦反對之義。其例如：需、訟反對，在需則「有孚」，反

訟則「有孚窒」；在訟則九二「剛來而得中」，反需則九五「位乎天位而正中」；在需則「利涉大川」，反訟則「不利涉大川」。泰之彖曰：「小往大來」，由否反也；否之彖曰：「大往小來」，由泰反也。臨反至觀，爻凡八變，則曰「至于八月有凶」。復反自剝，爻歷七位，則「七日來復」。又如大壯之三，反遯之四，兩爻皆有「君子」、「小人」之辭；既濟之三，反未濟之四，兩爻皆取「鬼方」之象是也。按汪氏此論，雖屬尋常，然與易義頗有合。以卦變爲反對，與江慎修主張亦同，足備一說。又其書闡釋義理，不廢象數，故能簡明切要，不蹈於空虛，不涉於穿鑿，名曰「繹傳」，允有當焉。

易酌十五卷

手稿本

清何詒霈撰。詒霈，字春渠，東垣人，按《畿輔通志》嘉慶十年進士。是書分爲《酌註》、《酌圖》兩部。《酌註》又分經、傳，經部六卷，自卷一至卷三釋上經，卷四至卷六釋下經；傳部亦分六卷，卷一釋《彖傳》，卷二釋《象傳》，卷三釋《文言》，卷四釋《繫辭》，卷五釋《說卦》，卷六釋《序卦》及《雜卦》。并《酌圖》上、中、下三卷，都十五

卷。其註釋之例有五：曰正義，所以發明經義也；曰釋義，所以考究字義也；曰精義，所以發明卦象也；曰別義，所以存異說也；曰總義，則總論一卦或數卦之義也。區別意義，條理尚頗明晰。其《自述》謂：「正義多取之程傳，精義多取之胡氏《函書》。」又謂：「古聖則象繫辭，一字不苟。字義不明，經義便晦。」又謂：「別義與正旨不甚浹洽，而立言有本，不同臆說，取之漢儒者爲多。漢學久廢，僅存什一于千百，吉光片羽，少當益珍。」察其意，似頗欲函雅故、明義理，兼綜漢、宋之長。惟按其實，則殊不然。如何氏論「之」、「疊」曰：「『之』，非變也。易之妙，體剛者用必柔，體柔者用必剛。『之』者，自體而達於用。『疊』，如屯卦上坎下震，疊之則成雷雨解，是易置看法。又如遁卦下巽與伏坤疊成觀，亦是一疊法。按，『之』之爲變，古義顯然，故《春秋》內外傳《占筮》凡遇某卦之某卦者，皆變卦也，何氏以『之』爲非變，是明與古義相背。又何氏所謂『易置看法』之『疊卦』，本即虞氏『兩象易』之說，而命名不從虞氏，已爲不根，至其以近卦下巽與伏坤疊成觀爲疊卦，則先儒所未有，真自我作古也。何氏又以『震正對巽、兌正對艮爲『正射』，震反對兌、巽反對艮爲『反射』」。按，震、巽相對，艮、兌相對，漢儒謂之「旁通」，何氏「正射」之名雖不當，其義尚可通，若「反

射」之說，則立名取義，皆無所當。蓋震、艮相反對，巽、兌相反對，則有之；未聞震與兌爲反對，巽與艮爲反對也。何氏又以震足、艮手之屬爲「小象」，頗肖離、大過肖坎之屬爲「大象」。按此所謂「大象」，即虞氏所謂「體象」，先儒亦有名爲「大象」者，立名尚爲有本；若以震足、艮手爲「小象」，則又何氏所新立者也。何氏又云：「孔子作《十翼》，蓋《彖傳》、《象傳》、《文言》各分上下二篇，加《繫傳》一、《說卦》一、《序卦》一、《雜卦》一，故凡十篇。」按，《繫辭》分上下，漢魏以來儒者未聞異說，《文言》爲一翼，先儒亦未有異議；何氏獨欲分《文言》爲二，而合《繫辭》爲一，亦未免好奇逞異。他如釋「先甲後甲」，謂「甲者，胎象」；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謂爲「婦人懷妊獨宿，不復交乾」之義；釋「盥而不薦」，謂是「但同巾櫛，不薦枕席」之義；斯又皆猥褻不堪，漢、宋儒先皆未有若是之妄誕者。《酌圖》卷上，載「河洛圖象」、「河圖畫卦」、「文王演圖證《易》」諸圖，及「著卦方圓」等；卷中，載《卦納干支考》、《音律應卦考》、《文辨等物考》、《風雨應卦考》、《京氏易傳考》等；卷下，載《洪範五行考》、《太上天易考》、《太上人易考》、《太上地易考》及《元會運世考》等。大抵抄自他書，雖徵引頗繁，而實多與易無關。乃何氏自謂此書爲「三十年精力

所集，則其用力之勤且久，頗可惜也。

周易新解六卷

光緒十二年刊本

清唐守誠撰。守誠，字盤丹，號真峯，雲南曲靖府南甯縣人，嘉慶庚午舉人，道光丙午大挑一等，得知縣。不樂爲吏，呈請改就教職，歷官通海縣訓導，廣南府教授。在通海尤久，專意著述。所著有《亦夢軒集》等書，種類甚多，多未刊行。此書存稿於家者數十年，至光緒丙午，其子永齡始募貲刊行。全書凡六卷，註釋甚簡略，義亦膚淺，似專備童蒙諷誦。書上有眉批，分作兩層。上層多取來知德之說，如，《乾·初九》批云：「變姤綜夬錯復，」《九二》批云：「變同人綜大有錯師，」他卦皆如此例，自釋變、錯、綜之外，間引史事以申明卦爻之義，然亦甚簡略。下層之眉批則大抵言文章之脈絡關節，亦無其他發明。綜觀唐氏此書，所據參考書籍自《周易折中》外，惟有《來氏易註》，其他古註殆一無所覽，已爲荒陋。而前後諸家序跋且云：「《折中》宏深，學者難讀。」則滇南僻遠，士風錮塞，經學不昌，其來已久。然則唐氏此書雖云淺陋，亦

地域使之然矣。

易鑑三十八卷

同治甲子重刊本

清歐陽厚均撰。厚均，字福田，號坦齋，湖南安仁人，嘉慶進士，官至御史。以母老告歸，主講嶽麓書院凡二十有七年，弟子著錄者三千餘人。著有《易鑑》、《望雲書屋集》、《粵東遊艸》等書。太平天國革命，遺稿多散亡，惟《易鑑》以先刊獨存。其著書大旨，以爲：「《大易》一書，聖人所以垂教於天下萬世者，罔不切於人事。上自朝廷君相，下及於閭巷士民，誠能觀其象變，玩其辭占，大之可以行政蒞官，小之亦足以束身寡過。古今來之治法、道法，盡備於此，誠千古之寶鑑也。」故名其書曰《易鑑》。厚均又以爲：「易之爲書，原以致用，聖人作易以垂訓，將欲使天下萬世無不知所從違，故隨人、隨時、隨事皆可用。泥於象數，而不切於人爲，空談義理，而無關於行習，則易幾爲無用之書，非聖人所以立教牖民之意。」故其書既盡屏棄漢、魏諸儒所用之象數，亦不專尚王弼、程子所談之義理。它如陳搏、邵子所傳之河洛、先後天諸說，亦

不闡入一語。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引據古今史事以相參證。採取於古人者以此，其自加案語者亦以此，大致蓋與楊誠齋《易傳》同。夫易在明夷之象，夫子釋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在復之初「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夫子釋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在爻辭，亦有「箕子之貞」、「帝乙歸妹」、「高宗用伐鬼方」諸文，釋者皆以爲係上古史事。則是以史事證明易理，亦未嘗不得易之一義。然易之本在乎象，故曰「易也者，象也」，其要在以明天地陰陽，故曰「易以道陰陽」。是故言易者必本象數以發爲義理，必原天道以推人事。言義理而舍象數，則爲無本；推人事而遺天道，則爲一偏；是二者皆未得也。況乎厚均專以史事推闡易理，則易之用幾與《春秋》、史傳相同，聖人又何必於《詩》、《書》、《禮》、《樂》之外別爲一易？故朱子嘗言：「聖人以《詩》、《書》、《禮》、《樂》教人，而不及於易，看來易別是一個道理。」厚均蓋未達朱子之旨。若誠齋楊氏，生當南宋之末，其書本感憤時事而作，故其初自名爲《易外傳》，楊氏其亦知徒以史證經，非說易之正宗矣。是以陳櫟駁之於前，吳澄議之於後。今厚均不察，尤而效之，未爲通才達識也。

周易本義闡旨八卷

嘉慶十七年蘭桂堂刻本

清胡方著。方字信天，一字大靈，新會人，歲貢生。歿後數十年，其玄孫捷登始以家藏鈔本示同里觀察使盧觀恒，觀恒爲編校刊行之。書分上下經計卷，上經由卷一至卷四，下經亦然，故凡八卷。馬其昶《周易費氏學》敘錄作「《本義注》六卷」者，蓋未見原書而誤也。是書先列經文，次列《本義》，皆大字，後列「闡旨」，小字雙行夾注，眉目尚爲清晰。卷首除列朱子九圖、《八卦取象歌》、《八宮次序》、《卦名卦變歌》、《筮儀》之外，薈萃朱子平日論易之說，爲《易說綱領》一篇，次《筮儀》後，又錄朱子《周易五贊》、《周易圖說》及《啓蒙補略》諸書次《綱領》後，是頗足以窺朱子易說之全體，補《本義》所未備，有益於讀者。獨惜其於書中之闡旨，則墨守《本義》句梳字櫛，無所徵引，無所參證，故用力雖勤，而毫無發明。有時淺俗，且類坊間之高頭講章。如釋「大象」云：「此『象曰』，是周公言卦之象，若曰是記述之詞。」『小象』之『象曰』，是象詞之意，若曰是論議之詞。」釋「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云：「此節與《論

語『仁其於水火，未見蹈仁而死』同義。」釋《說卦》「坤爲文，爲衆」云：「色繁而整爲文，形繁而整爲衆。不繁，非文、衆；不整，則繁不可辨，亦不成文、衆也。」此皆支離無當。又如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自定爲「註釋之例」、「提撕之例」、「因象辭而決之之例」、「因爻辭而決之之例」、「釋爻辭正含之例」、「釋爻辭所以然之例」、「釋爻辭所以未及之例」等，亦皆強爲支配，不協經旨。蓋方生居窮僻，潦倒棘闌，既不獲與通人達士交遊，又罕觀漢、魏《易》說，故孤陋如是也。

周易集解纂疏十卷

湖北叢書本

清李道平撰。道平，字遠山，安陸人，嘉慶戊寅舉人，晚官嘉魚教諭，卒於官。案《湖北通志》本傳及「藝文」，均作「三十六卷」，謂書刻於道光壬寅，其本海內少見，後督學趙尚輔刻入《湖北叢書》。惟今本祇作十卷，首末完具，疑是後人所併。易自王注盛行之後，漢易日就淪亡，幸賴李鼎作《集解》存什一於千百，延一線之墜緒。後來考漢儒舊說者，其所徵引，要不外《集解》一書。道平以唐迄清千餘載，無人起而爲之

疏，乃獨毅然爲之而不辭，其志在闡明漢儒象數。其序有云：「古人之說易也，言象數而理義在其中；後人之說易也，言義理而象數因之以隱。」又曰：「使象數可廢，則聖人之言爲無稽，而義、文之假象數以垂訓者，反等駢拇附贅。」又曰：「作易者不能離象數以設爻象，說易者即不能外象數而空談乎性命。」又曰：「說易莫先于《左氏內傳》，然解釋象辭，皆準象數，猶可考見古人說經之遺。漢儒踵周秦而興，易師授受，一脈相承，恪守典型，毋敢失墮。凡互卦、卦變以及卦氣、爻辰、消息、納甲、飛伏、升降之說，皆所不廢。蓋去聖未遠，古義猶存，故其說往往與義文之旨相契合。」凡此皆真知灼見，卓然不隨流俗，固非徒以漢學爲名高者也。其書大抵採惠棟父子及張惠言之說爲多，參合成文，而不詳著其姓氏。《集解》於古人易說，不拘宗派，兼收并蓄，多兩存其說，道平亦兩釋之，諸家各遵其例，不相混淆，以重家法。間于注義未協經旨者，必詳加辨正。亦有舊義不詳不確，或另申一說以備參考，兼引諸家者，但加「案」字，自據己見者，則加「愚案」以別之。義例謹嚴，條理秩然，可謂美善。惟其間疏義亦有不了不協者。如《乾·彖》「大明終始」，荀爽注：「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于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此乃以十二月消息卦方位言，消息《乾》起于

坎方，而終於離方，坤起于離方，而終於坎方，故曰「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離爲日，坎爲月，《乾鑿度》曰：「日月終始萬物，」故曰「大明終始」。此與下荀注「六位時成」爲「六爻隨時而成乾」，說正合。而《疏》乃謂：「坎本乾之氣，故乾起于坎之一陽，而終於離之二陽；離本坤之氣，故坤起于離之一陰，而終於坎之二陰。乾寓坎中，坤寓離中。」不實指消息卦方位爲說，徒以一陰、二陰、一陽、二陽疏「起」、「終」義殊不明。蒙六五小象，荀注：「順於上巽於二」，謂五上承上九，下應九二，皆以陰從陽；互坤爲順，故曰「順於上巽於二」，巽亦順也。而《疏》必謂：「五變爲巽，以應二」，夫五變則爲陽，與二陽如何相應？且又不能上承於「順上巽二」之旨全悖矣。觀九五虞注云：「震生象反，坤爲死喪，嫌非生民，故不言民。」觀三至五互艮，艮覆震也，震爲生，震覆，故曰「震生象反」，此與《繫辭》「重門擊柝」，《九家注》「震覆爲艮，上棟下宇」，虞注「巽爲長木，反在上爲棟」義正同。而《疏》說《九家》不誤，說兩虞注皆未協，以不知虞氏亦用覆象也。若此之屬，多襲舊說而未能有所匡正。至若博雅之士，更有惜其考訂詁訓名物未盡翔實者。要之，道平於《集解》疏通證明，厥功已多，雖有一言，固不足以掩其大德矣。

易義原則七卷易義附編五卷

道光丁亥刻本

清張瓚昭撰。瓚昭，字斗峯，湖南平江人，嘉慶辛酉優貢，道光乙未舉人。官東安訓導。所著曰《經筵質疑》，有《易義原則》、《易義附編》、《書義原古》等。《易義原則》六卷，並卷首凡七卷；《易義附編》四卷，並卷首凡五卷。瓚昭爲人詭僻好異，而自謂不甘爲古人所愚，故於羣經諸傳罔不安肆詆毀。如《易義原則》中云：「讀其書，期知其人，豈說卦象而不述義皇本紀？」譏太史公爲「未之思」，遂採皇甫謐《世紀》、司馬貞《補本紀》、羅泌《路史》等書，參以卦象，作《義皇本紀》冠之於首。而不知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太史公且不取，豈反取乎牛首蛇身神異諸謬說以傳伏羲氏？此正所謂好學深思者，而瓚昭譏之，妄矣！瓚昭又以伏羲葬於平江天岳山，世遠而人無知，因作《天岳皇壇圖》及《圖說》，次於《本紀》之後。又以古經傳所謂「帝」、所謂「上帝」者，皆指伏羲，作《上帝考》；《黃陵廟記》所稱「黃龍助禹治水」，其龍即伏羲氏以龍紀官之真龍，作《黃龍考》；次《圖說》後。又以《十翼》中惟《繫辭》、《說卦》非

孔子高弟不能，其餘象、象、《文言》諸篇，語既淺滑，意亦含糊，皆非古《易》所有，乃費直輩所僞托。并謂古今文體唯時文爲尤得卦體，凡八股與八韵試帖，皆取諸八卦。又以《繫辭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圖」者即乾坤六十四卦之卦象，「書」者即卦爻辭，因于六十四卦卦象上各冠一「圖」字，象辭上各冠一「書」字。其所言所爲，誕妄不經，皆類是。《附編》卷首全載五行圖說；卷一、卷二曰「天文類」，謂《周易》卦象與星象同，因以卦象附會星象；卷三、卷四曰「地理類」，謂包犧畫卦，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故經義在輿圖，因以輿圖文飾經義。又凡醫經、方伎、禳術之學，罔不援引比附，濫廁於其間。蓋其人學無家法，又師心自用，故涉獵愈多，而其書愈見駁襍而無當云。

三易註畧四卷三易讀法一卷

嘉慶四年刊本

清劉一明撰。一明係道士，自號悟玄子，又自號素樸散人。其先晉人，中年慕道，游學三秦，棲隱於金縣南棲雲山巔，號其洞曰自在窩。據其自序，有「乾隆庚辰歲西遊」

幸遇吾師龜谷老人，打開先天窟竅，指示易理源流」之語，則其學傳自龜谷。按蘇寧阿所作序，龜谷係廣東人，蓋亦道士。又按自序，有「細辨圖卦之蘊，深索經傳之義，將圖卦可折可合處，悉爲提出，或一圖分爲數圖，或數圖合爲一圖，或於本圖所藏之秘，別立變圖。」以明「圖爲活圖，卦爲活卦，不得按圖說圖，按卦說卦。」又於義易、文易、孔易分爲「三易」而註之，以明「三聖各有其易，不得以文易爲義易，以孔易即爲義、文之易。如其說，則是一明所著有圖、有註，而註且分義易、文易、孔易三部。今考此本，除卷首附《三易讀法》一卷一百二十餘條外，祇有上經兩卷，下經兩卷，各載卦爻詞解註，而無一圖說并一語及於《十翼》。則此本殆一明所謂義易、文易之部，而孔易之部并所有圖均闕，其爲殘本無疑矣。今姑就其殘本及《讀法》所見論之，一明之學，純以圖、書爲主，故其言曰：「易即圖、書，圖、書即易。學者欲知卦理，須玩圖、書。圖、書者，易之根本；易者，圖、書之發揮；易所以演圖、書之秘藏。」云云。按宋人所謂圖、書者，乃五行數及九宮數。易之理原於象，象原於數；圖、書者，數之根，故宋人以圖、書爲易本。惟一明實未知此義，而徒以「圖書錯綜」之說相糾纏。而其所謂「錯綜」，乃有謬誤不可勝言者。如於上下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卦畫下，均註「錯」字、「綜」字或「錯綜」二字。尋繹其例，則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爲「綜」，陽爻居陰位、陰爻居陽位爲「錯」。然有時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亦有爲「錯」者，如遯之九三、坤之上六，是也；亦有時陽爻居陰位、陰爻居陽位亦不盡爲「錯」者，如乾之九二、九四，坤之六三、六五，皆曰「錯中有綜」，是也。故其爲例，果孰當爲「錯」、孰當爲「綜」、孰當爲「錯中之綜」，純以意造，毫無標準，而強附會之「圖書」，烏乎其可！況其以「錯誤」釋「錯」義，以「得中」釋「綜」義，尤爲古今易家之所未聞乎！又其書句讀亦多不可通者，如《訟·彖》作「有孚窒」句，「惕中吉」句；小畜六四爻詞作「有孚血」句，「去惕出」句；明夷六二爻詞作「用拯」句，「馬壯吉」句；若此之類甚多，其義皆難通，而註中亦無所說明。舉此兩端，則可概見一明乃一無實學而好立異者。至其釋坤之「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蹇之「利西南，不利東北」，以月體盈虧爲說，其義本之魏伯陽《參同契》，虞仲翔亦嘗用之，固無庸以譏方外之一明矣。

易理闡真六卷卷首一卷

嘉慶二十四年重刊本

清劉一明撰。一明有《三易註略》、《三易讀法》已著錄。考梁溪楊芳燦所作序，明蓋先著《三易註略》，而後著此書。此書凡六卷，前四卷曰《周易闡真》，後二卷曰《孔易闡真》。而卷首列圖說四十餘篇，前半皆推演《河圖》、《洛書》、先天、後天之說，假易學以明其丹家養生之術；後半如《金丹圖》、《金丹論》等，則純係丹家之說，并易亦無所假借。《周易闡真》祇釋經文卦爻辭，而不取《十翼》；《孔易闡真》則擇釋《大象傳》及《雜卦傳》，而不一及經文。原一明之意，蓋以卦畫爲義《易》，《十翼》爲孔《易》，惟卦爻辭爲文周所作，方爲《周易》也。其註釋大旨，與《三易註略》、《三易讀法》同，惟不復用其「錯綜」之術，較爲差勝。尋以道家之言解《易》，論者咸謂始于王弼，實則虞翻納甲之術，既同於《參同契》，而其注中引《老子》之言者亦時有之。則是易學之雜入道家，蓋自虞氏已然。迨及宋世，圖、書之學興，陳、邵之術，尤鄰於方外，儒者復取以附經，而後易之爲書，實雜道家言而至不可分離。然則

圖書、先後天之說，雖云盛起於宋，而淵源亦有自矣。清儒有作，悉力排擊宋儒，然至今宋儒之說亦未能盡廢，良以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水火匡郭，亦未始非易之一蘊。亦猶楊簡之徒以佛家言解易者，亦得自名其家也。然則一明以道家言解易，雖非吾儒之真義，固亦無庸悉擯之矣。

孔易闡真二卷

嘉慶二十四年重刊本

清劉一明撰。一明所著有《三易註略》、《三易讀法》、《易理闡真》等，已著錄。此書即《易理闡真》之後二卷，而別出單行者。原一明之學爲道家，故其嘗言：「體龜介、仙留、師之旨，述伯陽之意，盡將丹法寓於《周易》圖卦繫辭之中。略譬象而就實義，去奧語而取常言。直指何者爲藥物，何者爲火候，何者爲進陽，何者爲退陰，何者爲下手，何者爲止足，何者爲煅煉，何者爲溫養，何者爲結丹，何者爲脫丹，何者爲先天，何者爲後天，何者爲有爲，何者爲無爲，何者爲逆運，何者爲順行。就其圖象、卦象、爻象，細爲分析。」云云。則其爲學之大旨，已昭然若揭。惟此書以《孔易》爲

名，孔子之《易》，自當包括《十翼》而言；然《十翼》之辭，未易悉以丹家之言傳會。故，明白序此書，則謂：「《十翼》乃宣聖直言其理，學者自能推求，故餘不及註，惟取《大象傳》、《雜卦傳》略釋數語，以備參考。」云云。夫既祇釋大象及雜卦，則此書正名當云《周易大象傳雜卦傳闡真》，不當云《孔易闡真》矣。

固村觀玩集稿二卷

嘉慶丁卯年刻本

清侯起元撰。起元，里居事蹟均不詳。惟據書中屢引及《周易折中》，又凡「顓」字皆避諱，知其爲嘉慶間人。是書於經傳不章解句釋，六十四卦各爲一篇，《文言》則祇釋數處，其餘《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之屬皆闕。其要演繹義理，大抵以程傳、朱義爲宗。然有空泛甚於於程、朱者，如釋「飛龍在天」云：「孟子願學孔子」，則其稱「大人」者或即以「九五飛龍」尊孔子；釋蒙九二「納婦吉」云：「不曰后，而曰婦，愛憐少子，婦人之性」，則浮僞不切。有穿鑿背于程、朱者，如釋小畜六四「血去惕出」云：「血謂四，惕謂三。巽陰木，屬肝，肝藏血，四巽主，故以『血』象。三于乾惕，

龍也。『釋小畜上九「君子征凶」云：「上九之君子，若以三不能正室，往而正之，恐三不免有獅吼之誚，上亦不免池魚之凶。蓋雖閉戶可也。』釋歸妹六三「歸妹以須」云：「須，即鬚字。九四長男，故有須象。以三歸之，是以未及期之少女歸而從逾期之鬚丈夫也。』則俚而不當。又與易旨全相背者，如釋革、釋中孚、釋未濟諸卦，均云：「某講『孚』字，只以『陽與陽孚，陰與陰孚』爲義。而不思俱陰俱陽謂之「敵應」，傳有明文；既是「敵應」，如何可相「孚」乎？其他訓詁之未審者，如謂比「原筮」，爲伏羲原有之筮辭；履「不咥人」，謂咥字從口從至，蓋不當以肉送至虎口；若此之類，更不足掛齒。蓋易解至斯，爲最下矣。

易學羣書平議卷五

易象集解十卷

同治甲戌漱芳園刻本

清黃守平撰。守平，字星階，號宦田，山東即墨人，道光戊戌歲貢。是書大抵以明易象爲主，故所採多漢、魏諸儒及清人之說。然皆綜合舊注，鎔貫成文，未嘗標舉名字，自謂係倣高閔注《春秋》例。於宋儒程、朱、陳、邵兩派，則皆所不取。故其言曰：「先儒舊說，理有可從，概爲摘錄，不能悉符傳、義。」又曰：「先天河洛皆因易而作圖，乃陳、邵之易，非孔子之易；圖中奇偶乃揲蓍之法，非畫卦之本。」《四庫書目》所辯析者甚詳。故附會圖、書者隻字不載。」又云：「朱子釋剛上柔下諸說，已與《卦變圖》不符，不若從漢易較爲明暢。」凡此皆顯然不滿宋易，其宗旨已可概見。夫宋儒之說理，動欲以危微精一之談，施之於易，藉以發揮其身心性命、聖功王道之學，誠往往不能

免于空虚，要其立言之大者，間亦有合于洙泗，未可偏廢也。「六、七、八、九」、「水、火、木、金」及「戴九履一」之數，漢魏儒者皆知之，皆用之，特不言其名，至宋儒必實指曰：「此爲《河圖》」，「此爲《洛書》」，誠爲無據，然其數《墨子》即言之，《大戴禮》、《小戴禮》皆用之，《繫辭》亦明言之。其名可議，其數不可作，已不詳考。耳食盲從，斯爲大患。卦變之說，蓋緣卦象失傳，諸儒求其象而不得，故爲紛紛，要皆支離穿鑿。守平既不取於朱子，又何取乎漢易哉？斯皆胸有成見，未盡爲能持平之論也。雖然，易也者，象也。象爲易之本，後儒不識久矣。守平獨能奮然自拔，以搜集易象爲職志，則其識有過人者。觀其於《說卦傳》之末，廣八卦象，除本《釋文》補入荀《九家》逸象外，又增之以毛西河所採輯於《左傳註》、《國語注》及漢、魏以來儒者馬融、鄭玄、虞翻、何妥、干寶、蜀才、盧氏、侯果諸家之象尤夥，則其重視易象，洞明易本。求之晚近，實鮮其人，斯足貴也！

易藝舉隅六卷

道光己亥天香閣刊本

清陳本淦撰。本淦，字念吾，長沙人，諸生。以經術友教四方，前後掌陝西橫渠、古莘兩書院，治易尤有名。原其初志，在表彰漢學。又憫窮鄉僻壤之士，得書不易，於漢、魏古注及乾嘉諸老書均無所知，因著此書，專以甄錄漢代鄭、虞、荀、陸諸家之遺說，及清儒毛奇齡、惠棟、焦循、張惠言諸氏書之要義，亦兼及唐李鼎祚、宋朱震明來知德諸家，而于來氏尤詳，其意蓋欲學者手此一編。而于歷代象數家所謂爻辰、卦氣、變互、錯綜、旁通、反對、納甲、納音諸術，均可得其梗概，用意甚善。惟其又恐諸生之習制舉業者無所取資，末並附諸名家易藝十餘首，以資矜式。且名其書曰《易藝舉隅》，一若其書乃專爲習制藝者而設，無與于經生之業。而世人遂亦祇以制藝選本目之，茲可惜耳。

周易本意四卷

光緒間刻本

清何志高撰。志高，字西夏，四川夔州萬縣人，道光間廩生。所著有《易本意》、《春秋傳說》、《詩書禮釋》及《大象穀語》、《四書論》、《中庸註》等，總名《西夏經義》。是書篇第，不以彖、《象傳》附經。故經文分兩卷，卷一上經，卷二下經，傳文亦分兩卷，卷三彖、象、文言，卷四《上下繫》并《說卦》、《序卦》、《禘卦》。察其意，頗欲復古易篇第。然古易十二篇，經兩篇，而傳十篇，則《彖傳》與《象傳》各分篇別上下，今以《彖象上》爲一篇，《彖象下》爲一篇，且參禘而行，使《十翼》僅有八篇，則復古而不盡，失所據矣。至其註釋經傳之辭，大抵推闡義理而證史事。說理尚爲平實，援引亦多切當，蓋宗法程傳、朱義而益之以李光、楊萬里之說者歟。

易經圖說一卷

南浦塗邱刻本

清何志高撰。志高有《易經本意》四卷，已著錄。此書所載，凡圖十篇：曰《立象本圖》，曰《命象表》，曰《大衍數》，曰《策策象數》，曰《十二經卦應辰》，曰《八卦居方》，曰《周易上篇卦序》，曰《周易下篇卦序》，曰《河圖》，曰《洛書》。《立象本圖》畫作七圓，層層包裹，內一圓象太極，其餘六圓分左右、陰陽，由二而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蓋本邵子《六十四卦次序橫圖》屈折而爲圓，謂爲伏羲易象之本；斯嫌臆造，不足依據。《命象表》將「兩儀」、「四象」均畫作圓形；《大衍數》以四十九點圍作一圓，置虛一於中央；是二者，千古亦無徵。《十二卦應辰》，即漢人所謂「十二辟卦」也。《八卦居方》，即宋人所謂「後天方位」也。《上下經卦序》及《河、洛二圖》，則本《啓蒙》，無所變更。圖之後繼之以說，說亦十首：曰《立象說》，明伏羲之本象也；曰《命象說》，明八卦及六十四卦之取象也；曰《爻例說》，明爻位之義例也；曰《策占說》，明策策之數也；曰《十二經卦應辰說》，明十二辟卦與十二辰相應也；曰《居方說》，

明八卦之方位也；曰《序卦說》，明六十四卦所以相次之理也；曰《河圖說》，明十爲《河圖》也；曰《洛書說》，明九爲《洛書》也；曰《易義說》，則明全易之大義也。此十篇中，如《命象》、《爻例》、《應辰》諸說，論述尚爲明通；然立象之談既屬不經，而河洛二圖命名之無據，尤未能有所駁辨，君子無取焉爾。

周易述翼五卷

懋花齋叢書本

清黃應麟撰。應麟，字厚庵，番禺人，道光間舉人，嘗主講始興、文明各書院前後十餘年，皆以易教授生徒，因著是書。名曰《述翼》者，蓋述孔子附翼《周易》之意也。書凡五卷，其次序：先《序卦傳》，次《說卦傳》，次上經，次下經，次《繫辭傳》，次《裸卦傳》。其自序以爲：『讀易者不知《乾元亨利貞》所由來，即講易者必另究《乾元亨利貞》所由起，難矣。故爲之先《序卦傳》以編其次，《說卦傳》以廣其象。』云云。按古本《周易》上下經與《十翼》各自爲篇，自鄭康成而後始以彖、象之文附于經，先儒多有譏其變亂篇次，然其本通行已久，世所共習，因而不改猶有可言。今黃氏既不遵

古本，又不因鄭氏，而自行變亂篇第，殊不足爲訓。若云學易者宜先知卦序，則教人先讀《序卦》可矣，何必移置之乎？又其釋「象」、「爻」之義，謂「全家爲象，分家爲爻」，按之訓詁，顯爲臆說。釋「卜筮」之義，謂「以錢卜龜，想孔子時已有」，似不知卜筮之分。釋《說卦傳》除據荀《九家》增三十一象外，又據虞翻增三百二十有二象，按虞氏逸象不止三百二十二，此乃惠棟所輯之數，其後張惠言、馬國翰諸家所輯均有增加，黃氏不取其多者，亦嫌漏略。釋小畜九三之「輿脫輻」，與大畜九二之「輿脫輻」，謂「二『輻』字義異，小畜九三剛過，當作『輻』，大畜九二剛中，當作『輹』」，強歧同義作二解，亦殊無當。此皆足見其疏於訓詁考訂。惟其述說易理，則頗有勝人者。如論「四德」謂「非元不亨，無貞不利。而亨、利、貞，皆統於元。」論「用九」、「用六」謂「凡三百八十四爻，有遇三十六策而老陽變者，皆以『見羣龍無首』之義推之；有遇二十四策而老陰變者，皆以『利永貞』之義推之。不專爲乾、坤二卦言。若乾、坤二卦六爻皆變，皆有辭義，豈屯、蒙以下六爻皆變遂無辭義耶？六十二卦皆變無辭義，則此『用九』、『用六』云云者，不獨謂乾、坤言。」釋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謂「舊解以得柔爲得朋，以得剛爲喪朋，無乃失『坤從乾』之義。」又釋乾卦謂：

「乾卦不專取象於『乾』，猶之坤卦不專取象於『坤』，六十四卦亦猶是。」凡此等類，冥思精索，於易理大有所悟，能與古易注相契合，非空演義理者所能及。又觀其註，義有不盡，每云「詳見總論」，今此本無之。倘獲見其全書，則其所貫通者當不止此也。

卦氣表一卷

光緒戊子湘南臬署會心閣刊本

清蔣湘南撰。湘南，字子瀟，固始人，道光間舉人。著有《七經樓文集》、《周易鄭虞通旨》等書。先是，湘南著《卦氣考》二卷，載在《周易鄭虞通旨》中，宗惠徵君棟及劉禮部逢祿之說，然心有所疑，逾十餘年復作此書。大意謂：「卦氣，乃歸藏之法。歸藏，乃黃帝之祿。黃帝八年，始造甲子，作調祿，《漢志》謂之『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蓋其時歲在甲子，月建甲子，朔日甲子，夜半甲子，時冬至，黃帝推步之以爲祿首。六十四卦中，惟中孚之陰陽相含象之，因取中孚以爲氣首，非『甲子卦氣起中孚』乎？冬至以坎主之，夏至以離主之，春分以震主之，秋分以兌主之，非即『名察發斂』乎？五日一微，三微一著，三著一體，凡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均

統於三百六十爻中，以八十分日之七爲法，非即『建氣物分數』乎？八風調，五行正，十二律應陰陽消息之節，非即『定清濁，起五部』乎？上古未有書契，伏羲畫卦以象天、地、人物，本名之爲『象』，黃帝作甲子秝，即取六十四卦分爻值日，以紀秝中之節氣，故名之爲『秝象』。帝堯命羲和曰『欽若昊天，秝象』是也。『秝象』之名，在帝堯之前，故帝堯得而舉之。而秝始於黃帝，則所謂『秝象』者，非甲子秝而何？『秝』與『象』連名，非卦氣而何？按其言似甚辨，然考《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以連、歸與《周易》并列，則歸藏爲易書無疑。況桓譚明言：『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連山掌於蘭臺，歸藏掌於太卜。』而鄭康成亦言：『殷陰陽之書存者有歸藏』，是在後漢之世尚確有歸藏一書。而易以道陰陽，所謂『陰陽之書』即易。且漢儒均以卦氣爲占驗。故蔣氏必以歸藏爲黃帝之秝，殊未敢輒信。況揚子雲《太玄》明係模仿《周易》，而其次序一本卦氣，若必以卦氣爲歸藏之法，則《太玄》乃模仿歸藏矣！又其以歸藏之名本於中孚，謂『中孚上下四陽，中包二陰，陰中又藏乾元』，故名之爲歸藏，既無舊義可證，亦頗嫌近臆說。惟其變圖爲表，加入宮度日躔斗建八風十二律，以補《卦氣圖》之缺，頗爲明備，亦便省覽。末有《卦氣序》，義多

精當；又有《卦氣證》，徵引亦翔實可觀；固不得以其主張歸藏爲黃帝之祿而并議之也。

淡友軒讀易稿

無卷數 排印本

清徐步瀛撰。步瀛，原名業煌，字有光，號小蓬，瑞昌人，增生，咸豐、同治間壬子、丁卯兩科鄉試均擬元，卒不第，遂不復求聞達，而壹志著述。所著有文集、詩集、詞集、雜集，及《讀易稿》等。遭亂，他書皆散亡，惟《讀易稿》獨存。民國二十二年，其第六孫作喆始爲印行，即此本也。此書原名《隨緣讀易稿》，後作喆承其鄉前輩南昌魏元曠之教，改題今名。其書無卷數，祇分四編：首曰《易說聯珠》，次曰《易例粹語》，又次曰《觀象》，最末爲《元會運世表》。「聯珠」之名，殆不可解，據魏元曠序所釋，則謂：「聯珠者，以其即一卦之理，通貫而聯屬，如珠之照乘」，其言雖未必的是作者之意，義或近之。今觀《聯珠》編之文，大抵推闡每卦之大誼，故不錄經文，亦不實指說某字某句，每卦只標一卦名、卦畫，其下則條列其解說而已。《易例粹語》則採集易學之義例，有專就一卦言者，有通指六十四卦言者，約六十餘則，在四編中爲最少。

《觀象》編先總釋各卦之所取象，以卦爲綱，次分類解釋，以名物爲綱，如曰：「草木」、「木器」、「屋宇」、「門戶」類，「金石」、「彩色」、「日月」類等，然後取卦象實之。《元會運世表》，則據《皇極經世》而爲者。約而言之，徐氏此書大抵首編志在明易理，次編志在明易例，三編志在明易象，四編志在明易數；蓋欲兼通義理、象數之學者。書雖不悉具，亦足多矣。惟此書《元會運世表》既在末編，不應在編首圖其總綱。又書中未嘗涉及太極圖之說，亦不應在編首附一太極圖，使之無所附麗。竊意太極圖當刪，而總綱可移於表末，則不至無倫次。又《聯珠》編六十四卦卦畫之旁，均畫白圓黑圓，或半白或半黑之圓，註中既未申述其義，則亦在所當去矣。

周易經略證略十卷卷末一卷

光緒十二年刊本

清何其傑撰。其傑，字俊卿，山陽人，同治甲子舉人，官至內閣中書，委署侍讀。此書凡例自謂：「純以他經解此經；或藉證子、史、諸集，皆與易義詞異而義同者；或時有採輯解易各家注釋，則列入夾注中。」又謂：「引易之書以《左氏》爲最古，亦最富，

編中謹列全段，庶可以觀其象而玩其辭」。蓋凡經、傳、子、史之文，其零詞片義有關於易者，此書所輯大略俱備，頗便檢覽。然其中有與易義毫無關聯者。如需九五「需于酒食」，引《春秋傳》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幸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按此文見《左》昭二十年，乃晏子對齊景公語，非論易「需于酒食」之義，引之何用？又訟上六「終朝三褫之」，引《尚書大傳》：「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按此乃《尚書大傳》及《洪範五行傳》之文，謂「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其凶咎。」其與易以訟受服，終朝三褫，亦風馬牛不相及，刪之不損，引之無益。他如履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引《公羊傳》「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泰九四「翩翩不富」，引《洪範》「母偏母頗，遵王之路」，豫九四「朋盍簪」，引《監鐵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坎六三「險且枕」，引《詩》「角枕粲兮」，《內則》「斂枕簟」；蹇九五「大蹇朋來」，引《洛誥》「孺子其朋」，《大司徒》「五曰聯朋友」；解六二「負且乘」，引《夏本紀》「至于負尾」；姤九五「有隕自天」，引《穀梁傳》「星隕如雨」；旅六三「旅即次」，引《詩》「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兌「商兌未寧」，引《孟子》「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繫辭》「天地之大德曰生」，引《詩》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序卦》「兌者，說也」引《詩》「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凡此所引經典十餘條，皆與易義了不相涉，無證可言，而何氏徒因其辭有一字與易辭相同，便連累而及，實與凡例「詞異義同」之旨大背。蓋何氏之意，亟欲炫博，故爾貪多而失斷制若是。至卷末所附「卦氣起中孚」、「納甲值月候」、「爻辰」、「消息」四圖，則尚簡明切要，然亦人所共知也。

易翼貫解七卷

光緒壬辰刻本

清余德楷撰。德楷，字務齋，皋蘭人，同治九年舉人。是書篇第，一依古本，經文與十翼分列。而釋經之旨，則以爲：「十翼之言，如平直之依準繩，務期經文、翼傳，融會貫通。」故名《易翼貫解》。按《周易》一書，其初蓋與連山、歸藏等列，其後二易亡而《周易》獨存者，徒以有孔傳十篇而已。是以歷代說易之家，罔能外乎十翼。余氏：「務期經文、翼傳，融會貫通」，蓋不失爲易家正軌。然《易·繫》明言「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今觀余氏

注釋全易，於象皆不談，不獨《春秋內外傳》及漢、魏諸儒所用之象，一無所引，即《說卦》所有之象，注中亦不一及，徒襲義理家空疏之言，敷衍爲說，是與《十翼》尚變、尚象、尚占之旨皆背，不稱其名。且其說多不切者。如釋坎上六「係用徽纆」云：「係用徽纆，文巧而密。」按「徽纆」者，黑索也，大索也，以黑索、大索爲係，從何見其「文巧而密」乎？又釋既濟六四「緇有衣」云：「緇所以爲符信也。」按《說文》以「緇」爲「緇采」，然則「緇有衣」者言「有緇采之衣而已」；《漢書》「終軍入關棄緇」，漢時偶以帛爲符信耳，從何見殷周時亦如是？是亦謬說無理。書中若此之類，蓋不勝枚舉。至第七卷附載《尼山寶鏡圖》，闡明先天、太極、河圖、洛書、大衍、卦變諸禊說，仍多採撫前人成說，無何獨特之發明也。

篤志齋周易解三卷

同治十年南皮張氏刊本

清張應譽撰。應譽，字伊知，南皮人，歲貢生。著《篤志齋經解》五卷，內《易》三卷而《春秋》二卷。《易解》卷一釋上經，卷二釋下經，卷三釋《繫辭》及《說卦》。其

書不全列經文，祇於所釋之處標舉其文，而注其卦名於下，每卦或一、二事，或三、四事，亦有一語不釋者。故上經無師、比、履、同人四卦，下經無大壯、睽、蹇、大、困、巽、兌、節八卦。而《十翼》亦惟《文言》、《繫辭》、《說卦》略有解釋，其餘皆闕然不備。其言大抵宗尚義理之學，而淺陋虛妄特甚。釋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云：「此二句是文王隱語，明己之不克奮紂也。」真是妄語。釋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云：「賢人者，山靈之所結，誠於隨賢若此，山神其喜之矣。」釋咸九四「憧憧往來」云：「憧，童心也。童心何知，惟喜熱鬧而已。」皆淺俗可哂。又如釋《說卦》「乾爲寒，爲冰」云：「春秋書無冰，皆朝政縱弛所致。乾之在人者，苟失之，而乾之在天者，亦不能不病。是以君子不憚于自克，務使心常如寒泉，而清正之氣凜若冰霜，此孔孟之所以嘆想伯夷也。」釋「爲大赤」云：「大赤之色，著于人顏面之間，自古貴之矣。」關壯繆之面如重棗，與包孝肅之笑比黃河清，皆乾象也。釋「坎爲薄蹄」云：「世之用人者，將使人馳驅四方以成己之事，而不能使其無內顧之憂。與夫委身事主者，將以天下之事爲己事，而家累之關心絕不早爲區處，皆修馬蹄者之所笑也。」釋「艮爲小石」云：「石雖小，亦從山之全體分來。故山爲巨鎮，而小石亦爲一事一物之鎮。今村俗童子名壓做

石爲鎮紙，其義可思。」書中若是之類，不勝臚舉，不獨虛妄，而且淺俗，不類士大夫語。蓋自明以來，士之習爲制藝者，惟知拮據經中一二語以爲作文之用，而實不知經爲何物，於易尤甚。若應譽，其尤甚者已。

易解經傳證五卷卷首一卷

同治十年刊本

清張步騫撰。步騫，字乘槎，益陽人，諸生。是書大旨，以明象爲主，謂《朱子本義》等書「舍象說理，與易潔靜精微之旨不合」，謂「玩《來氏易》，始悟易中錯綜、中爻與取象之說；又觀焦贛《易林》，始悟得旁通之說。」故張氏說易，無處不以「錯綜」、「中爻」與「旁通」闡明《易》象，可謂知易之本原，勝于空談義理者。然考其所謂「錯綜」、所謂「中爻」，與來氏說同外，又以互卦合上卦及互卦合下卦亦爲中爻，不限於中四爻，此其與來氏微異者。又考漢儒所謂「旁通」，實即來氏之所謂「錯」，而張氏則以「遇失位之爻彼此易位」爲「旁通」，如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則初通四、二通五、三通上，若本卦無可通，則通錯卦，均照應爻例通。按張氏此說，實本於焦循，循著

《易圖略·旁通圖說》云：「凡爻之已定者，不動，其未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是張氏此說正與焦循之說合。而張氏書中乃屢謂「焦氏《易林》主旁通之說，只云某卦通某爻，亦不註明何以某卦通某爻。」按焦贛於《易》無章句，只傳有《易林》，而《易林》辭用象，正象與旁通常不分。如剝之巽云：「三人同行，一人言北。」則全《易》皆用震象，巽通震也。然《易林》辭皆占辭，言「吉」、「凶」則有之，明言某卦通某卦則《易林》所無也。今責以「不注明某卦通某爻」，何支離若是？豈張氏耳食焦循之談，而未考其原書，遂誤以清焦氏循之易為漢焦氏贛之《易林》耶？不然，何所見《易林》之巽如是？張氏又以逸象證字形，謂點畫偏旁，無一非八卦之相合，如：乾為金，凡字從金者皆乾；坤為土，凡字從土者皆坤；震、巽為木，凡字從木者皆震、巽；坎為水，凡字從水者皆坎；艮為山，凡字從山者皆艮；兌為口，凡字從口者皆兌。」今按，果如張氏說，則「澤」字從水，其象當屬坎，何以《說卦》以兌為澤，「柄」字從木，其象當屬震、巽，何以《說卦》以坤為柄？「釜」字從金，當屬乾，何以《說卦》以坤為釜，「塗」字從土，宜當屬坤，何以《說卦》以震為大塗？「號咷」之「咷」從口，宜當屬兌，

何以孟氏逸象以「號咷」屬巽？凡此皆不能通貫其說，縱使一二偶合，已無當易例。而張氏且謂：「從二口則取兌二之義，從三口則取離三之義，從四口則取震四之義。」并以易中字象，有一字合數卦以取象者，如「乾通二、上兩爻于坤，上兌爲『口』，中互大坎爲『耳』，內乾爲『壬』，合看有『聖』字象，故曰『其惟聖人乎』。又大坎爲『矢』，兌爲『目』，合看有『知』字象，故曰『知進知退，知存知亡』」。書中此等字象之說甚多，幾同江湖術士折字之法，尤爲俚俗。而張氏乃自詡爲漢以來失傳，由彼玩《易》數十年而悟得，抑何愚妄之甚！蓋張氏以陋巷寒儒，艱於得書，故雖苦心思索，終身玩《易》，而疏陋如是也。

易理尋源三卷

咸豐九年刊本

清張步騫撰。步騫有《易解經傳證》，已著錄。此書據其題端小註，有「所註全冊《易經》尚未成編，茲因同學索稿參閱，暫將《易》中凡例、總論與辨證朱註來註處，付之梓人，願以質疑于同學」云云。則是步騫此書之成，蓋先于《易解經傳證》，而《易

解經傳證》亦即本以此書爲綱領者也。全書凡三卷，大意謂：「陰陽之理蘊於河圖，故義之畫卦本於河圖，文本於義，周本於文，孔又本義、文、周公之旨。然則說易者必溯源於河圖而後可。」故第一卷論列易例本於河圖者凡十九事，如九六、大小、內外、中正、往來、吉凶、承乘、比應，以及君子小人，天地人道，當位，不當位等等，罔不推論其本於河圖。夫朱子所謂河圖者，乃天地生成之數，未見其果爲聖人則以作易之河圖也。圖之是否，且不可知，又安得謂易中凡例盡本於是？況乎張氏之說盡多牽強無理者，如謂「河圖在內之生數一、三、五合成九，二、四合成六。河圖以九、六之生數爲主，聖人卦爻亦以九、六爲主。」夫《周易》占變，故用九、六；二易占不變，故用七、八，觀《春秋內外傳》所載「泰之八」、「艮之八」、「貞屯悔豫皆八」諸辭可知。苟必以《周易》用九、六爲非尚變，而乃本於河圖之生數，然則二易之用七、八，聖人又果何所本乎？是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矣。又如謂「河圖上下除去六、七，中得四爻；左右除去八、九，中亦四爻，便是中爻。」夫天地生成，祇有數耳，上下除六、七，左右除八、九，皆餘四數，何得曰皆餘四爻？以此傳會，亦徒見其妄。至卷二所載《旁通解》，實本焦循舊說，說見《易解經傳證》篇。其他如謂「坤卦『利牝馬』

之貢』，此牝馬實統七馬而言，駁朱子及來氏舊註之非，攻訐仍多無當，不可以信。惟卷三末載《讀易說》一篇，歷論西漢以來說易之家互有短長，宜彙諸家說以折衷之，無庸各守師說，致有牴牾，則頗爲持平之論也。

周易通義十六卷

治城山館刻本

清莊忠誠撰。忠誠，字中白，江南丹徒人，流寓泰州。性玄穆，好深湛之思，少治易，通張惠言、焦循之學。又好讀緯，以爲微言大義，非緯不能通經。世業鹽筴，方九歲，即入貲，以部郎候選，後又改府同知。時遭兵亂，功業無所成，家又中落，以連蹇死，年未五十也。所著有《蒿庵遺集》十二卷，《易緯通義》八卷，《荀氏九家義》九卷，《靜觀堂文》十八卷，《東莊筆談》八卷。而《周易通義》尤爲平生心力所注，自云「以待後世子雲」。按是書分十六卷，實八十有一篇，篇各有贊。初名《大圖通義》，其友仁和譚獻爲易今名。蓋忠誠之學，以董子《公羊春秋》爲主，謂爲「孔門微言所寄」。故此書放《繁露》而作，欲合易與《春秋》爲一。嘗以「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人道之大

端，爰託始於此，而終之以『貞下起元』，則虞氏『乾元用九』之義也。『夫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二者之體若相表裏。然易之要，以道陰陽，而《春秋》之重，則在以斷事，是二者之用，判然不同。必欲合易與《春秋》之道爲一，則鮮不流爲緯候之術，此弓步舒所以以其師爲大愚，而劉子駿所以不滿於其父之贊論也。況乎忠誠以孟氏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用納甲、世應諸法，推驗災異，虞仲翔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上下，歸諸「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是皆與董子陰陽五行之說相傳近，因以孟、京、虞氏之言陰陽，與董子之言陰陽，糅雜比附，推演成文。豈知易之道無所不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昔人謂《孟子》不言易而無處非易，《中庸》不言易而《中庸》即易，推之於老、莊無不然，固不祇《春秋》也。忠誠所見，何其狹乎！忠誠與譚獻最友善，獻於忠誠之學，傾服備至，惟其敍此書則以爲「憂患之餘，而有此言，固非經生博士之家法也。」是在當時已有人明議其非，固無俟今之論定已。

易鏡十一卷附易學管窺二卷

光緒間刊本

清何毓福撰。毓福，字松亭，漢軍鑲紅旗進士，官山東歷城縣知縣。是書依古易本，經傳各自爲篇。上下經兩卷，《十翼》、《說卦》、《序卦》、《雜卦》三篇併一卷，只八卷；并序例圖說一卷。故凡十一卷。其要旨在發明「五中歸一」之說。所謂「五中歸一」者，言《河圖》四方之數歸於中五，《洛書》四正四隅之數亦歸于中五，而河洛中五之數又皆歸於五中之一。由一而五，而四正、四隅，所謂「一本散爲萬殊」；由四正、四隅而歸於中五，中五復歸於一，所謂「萬殊歸于一本」。中五之一，即無極、即太極、即心、即命、即性、即道、即誠、即善、亦即中、亦即鏡。凡象數理氣皆昉於此。故嘗自謂：「探原於圖、書、太極，得五中歸一之旨。地二之心，納乾一之性。一六智，二七禮，三八仁，四九義，五十信。倫敘即由此生。五行立命，五德爲性，五倫爲道與教，萬古不磨之鏡以開。此卦所由畫與重，彖、爻、《十翼》所由作也。」又謂：「圖，大象也，出於河。書，地形也，別於洛。以圖餘之五，交書之五，地虛承天實也。圖

與書合，中五乃立，太極之宗，分而二之，則誤矣。故其註釋卦爻，多推原圖、書，以發揮心性之說。按易之義，乾、坤爲本，乾、坤毀則易不可見。以乾、坤之德言之，則爲「元、亨、利、貞」；以天地之時言之，則爲「春、夏、秋、冬」；以方位之向言之，則爲「東、西、南、北」；以數目之字表之，則爲「一、二、三、四」；以五行之性言之，則爲「金、木、水、火」；以人倫之道言之，則爲「仁、義、禮、智」。是故「元、亨、利、貞」也，「春、夏、秋、冬」也，「東、南、西、北」也，「一、二、三、四」也，「金、木、水、火」也，「仁、義、禮、智」也，一而二，二而一，融會貫通。天行人道、萬事萬物之理，莫不悉蘊於此，誠易理之大要。然總言易理可耳，若欲盡以此理注釋卦爻辭，此蘇軾所謂「捫籥扣槃以爲日」也，胡有合乎？且二六、二七、三八、四九，古以爲「天地生成之數」，亦或謂爲「五行數」；「戴九履一」者，《大戴禮》以爲「九宮之數」。至宋儒始強名某爲《河圖》，某爲《洛書》，究辨紛紛，要之於古皆無確徵。夫圖、書尚不知爲何物，而欲藉是以解釋卦爻，發揮心性，不亦疏乎？至末所附《易學管窺》二卷，仍發揮圖、書心性之說，大旨與《易鏡》同，而特詳其所略云。

陳氏易說四卷附錄

卷

光緒丁未刻本

清陳壽熊撰。壽熊，字獻青，又字子松，江蘇震澤諸生。其學兼綜漢、宋，不務表暴，於易用力尤深。所著有《周易集義》、《讀易漢學私記》、《讀易啓蒙》、《周易正義舉正》、《周易本義箋》及《明堂圖考》、《考工記拾遺》、《詩說》、《靜遠堂文集》等，以罹兵燹，頗多散亡。其弟子凌淦家存《獻青治易稿》一種，就《注疏》本蟻書之，眉列旁行，冗襍複沓，又就疏文而節乙之，屢以散稿，塗改漫漶，不可辨次。淦因請其友長洲諸福坤等爲之編次。福坤以其中正駁注疏之言與節乙疏文爲一類，即《正義舉正》。其餘釐次繕錄，去複存疑，訂爲四卷：上經一卷，下經一卷，《繫辭上下傳》一卷，《說卦》、《序卦》、《雜卦傳》一卷，又別爲《附錄》一卷，題曰《陳氏易說》，即此書也。書中大旨，以推衍虞翻「變既濟定」之說爲主。故其釋《乾·彖》云：「乾元交坤而亨，凡爻位未當者，皆裁制得宜，以歸于正，而利於凡所貞問之事。」又云：「乾與坤必表裏相錯，而反覆以交變乾二交坤五，四交坤三，上交坤初，則陽爻居初、三、五陽位，陰爻居

四、上陰位，而乾、坤皆成既濟。六十四卦莫不皆然也。」又云：「彖辭以變既濟總明卦義，而六爻辭以變既濟別爻變之宜否。」凡此皆發明虞氏「之正」之說。蓋其書之體例，略具于此。然虞氏之易，於消息、卦變之外，間有用覆象者，如《繫辭》「蓋取大壯」注：「巽爲長木，反在上爲棟」是，惟不多見耳。至壽熊乃大暢其論，如釋乾云：「震反則爲艮，今六爻反覆皆得取震象者，凡反覆不變之卦，皆顛倒取象。」又釋坤云：「震之上反，即艮門之闢也。」按此明震、艮相反覆也。又其釋大過云：「卦反覆取兌澤，巽木象楊，在澤之木，而見滅于澤，則枯。故二、五皆言『枯楊』」。按此明巽、兌相反覆也。他如釋豐之九四云：「體震下反爲艮。」又釋中孚九二云：「卦反覆，體巽白，且與五迭，互震爲善鳴。故『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若此之類，蓋已深明乎象覆而辭即于覆中取義之意，發疑乎與焦氏《易林》取象之消息相通。是不獨爲能紹述虞氏之義，抑且發揮而光大之矣。惜其書破碎不完，雖經諸福坤輩之苦心整理，其條貫仍不悉具。福坤嘗疑此書即《周易集義》之稿，不知信否。世倘得其完書，則其見重當不在惠棟、張惠言之下，可斷言也。

周易易解十卷

民國二十年排印本

清沈紹勳撰。紹勳，字竹初，錢塘人，生三歲而孤，咸豐十一年太平軍入杭城，紹勳母子相失，時年僅十三，爲洋將華爾所獲，編入童子隊，隨常勝隊習洋操。華爾守松江，攻慈谿，紹勳皆與焉。既而華爾戰死，乃至上海操錢業，計奇贏。生平著作甚富。隨華爾戰後，以所閱歷著《泰西操法》六卷、《地雷圖說》二卷，李鴻章曾爲刊行。又有《詩文集》若干卷及《周易易解》、《周易小兒錄》、《周易說餘》等書。《周易易解》凡十卷，其書大旨蓋欲泯漢、宋門戶之見，合象數、義理於一爐而冶之。故其所擇，上極漢師，而下兼綜宋世諸儒之學，包羅廣博，而於先天之說主之尤力。如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謂：「先天即先天卦位，後天即後天卦位。」且贊端木國瑚「易中凡言『先』、『後』，皆以先天、後天爲義」之言，爲「發前人所未發，易之大義一言括盡」云云。夫先天之說，清儒攻訐不遺餘力，而不知《左氏》及焦氏《易林》並漢人易注言之已詳，特後人不察耳。紹勳生清儒之後，而能不惑於清儒之好惡，是真可

謂能獨立爲說者。惟紹勳之易，好用爻變，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幾無一不以爻變爲說。夫使不當位之爻變以成既濟定，猶有法度可尋；若不問其當位不當位，而使六爻盡變，則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未免漫衍無經。又紹勳每以殷周史事參證易文，如謂「『積善之家』喻周，『積不善之家』喻商。」「納婦吉，子克家」，爲指「周之家事」。以「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爲「紂時民間歌謠之辭」。釋家人之「王假有家」，謂「王指文王」。釋睽卦，謂「指紂不能正室，如寵姐己之類」。此雖本乎干氏令升說易之法，亦終不能免於傳會。又如釋乾之「反復道也」，與復之「反復其道」，謂即「術家之反吟伏吟」。釋「噬臍肉，遇毒」，謂：「毒者，相刑之意。六三變離，則己亥與上九之己巳相遇，是己亥相害也。故曰『毒』」。皆以術數之學釋易，尤未能免於穿鑿。其他若釋比之「有它吉」，讀「它」爲「蛇」；釋「履虎尾，不咥人」，以「尾」爲「交尾」之尾；諸如此類，創解甚多，而違失固亦難免矣。

周易示兒錄三卷

民國二十年排印本

清沈紹勳撰。紹勳有《周易易解》十卷，已著錄。此書乃以教其子祖孫者，故曰《示兒錄》。凡三編。上編計十五章，論成卦之理，大致皆發揮邵子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先後天、河洛之說，兼論世應、歸遊及互卦。中編亦分十五章，首論辟卦之理爲易學之關鍵，次論先天乾坤，後天坎離，適成遊魂、歸魂之理，三論貴陰而賤陽，四論八卦之正位，五論中正、不中正，六論易尚變，七論「用九」、「用六」即出後天卦位，八論生成之數，九論後天之數本出先天，十論互卦之理，十一論互卦之奧在立卦，十二論爻辰，十三論「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己日乃革」之理，十四論先後天卦位同位，或先天後天對待之功用，十五釋心。凡此各章，頗多創獲，其尤勝者，曰：「遊魂、歸魂，即後天與先天之理也。先天之乾，即後天之離，離加乾位，謂之歸魂。歸魂者，先後同一位也。遊魂者，離在乾對宮之坤也。」斯義實爲古人所未言。下編亦分十五章，前三章均論爻辰、納甲，次五章皆論易數，第九章再論「先甲後甲」、「先

庚後庚」，「甲」、「庚」皆在互卦之中，自第十章以下，雜論連山、歸藏與《周易》之別，論楊、魏、關、來、馮、姜、端木諸氏之易，論易與方技之關係，論《參同契》爲人《易》，釋焦氏《易林》及論玩《易》之法。其最精絕者，爲釋焦氏《易林》。其言曰：「《周易》至漢，分而爲三，焦氏贛其一也。《易林》十六卷，爲言易者所不解，其學遂絕。苟有深明象數者，就焦氏之說一一爲之詮注，可以發無窮之義蘊。」又曰：「焦氏之說，蓋取諸古人及當時之繇詞。不明其理，始終不能解其一字。見《易林註》數種，大都望文生訓，與《易》理不相涉，安用此註也？」云云。故其釋《易林》「艮之離」及「乾之隨」繇詞，皆原本象數而爲之釋。吳江金天羽贊爲「發焦氏不傳之秘，千數百年而僅觀」，良非過譽。惟紹勳評覈古今易家，而獨表章楊雄、魏伯陽、關朗、來知德、馮景、姜堯及端木國瑚六家，斯已爲一編之見。況關朗《洞極》舉世皆以爲僞書，又何足算耶？

周易說餘一卷

民國二十年排印本

清沈紹勳撰。紹勳撰《周易易解》十卷，《周易小兒錄》三卷，已著錄。此書乃紹勳說易之文散見各處者，上虞鍾欽編次爲一卷。首論京房世位爲上下經，《序卦》之本，次論《序卦》與辟卦有關，又次論象數理，論卦位，論辟卦之世位，論先後天同位，論之變，論歸魂遊魂之理，論九卦，又次論《子夏傳》、《孟喜易》、《蜀才易》，論八卦九宮無區別，論《參同契》屯、蒙二卦，釋「震足，艮手」，論卦七上二候可以由策推出之，論道書多採互卦，論卦爻十二辰，及釋「神道設教」，釋比之「初六，有它吉」，釋履，釋家人、睽兩卦，釋觀之六四小象「尚賢也」，釋小象用「矣」字，答或問等，凡二十餘條。雖多與《小兒錄》相複，或大義已見於《易解》，然其中亦尚有獨特之發明。如論先後天同位云：「或問先後天同位，于理則確乎其不可拔，奈古人未言之乎？答曰，古人言此者甚多，惜人不悟耳。如《左傳》閔二年，成季之將生也，筮遇大有之乾，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又如成公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筮之，遇復，曰『南國蹙，」

射其元，王中厥目。』非以先後天同位釋之，則理萬不能通。』云云。真所謂深思妙悟，發前人所未發，足以杜漢學反對先天方位者之口矣。惟是紹勳惑于干令升之術，好以殷周故事比附卦爻。如以履之「虎」謂指紂，「人」即文王自謂，「素履」爲指微子，「幽人」爲指伯夷；又以睽之「惡人」爲指紂，「元夫」爲指文王；觀之「六四」小象「尚賢也」，以「尚」爲呂尚，疑「西伯得呂尚立爲師，當時所卜者即此文」；皆傳會無理。又如論道書多採互卦，謂「道書言神人。神人，卦也。身披之衣，頭頂之冠，手執之物，從者幾人，其狀若何，多從互卦演出。一言道破，則全部道藏所不易解者，亦一目了然矣。』云云。其語隱晦，令人難解，又未免故弄玄虛矣。

序卦分宮圖一卷

光緒乙酉刻本

清辛本榮、王殿麒合撰。本榮，字戟臣，蓬萊人；殿麒，字子佩，福山人。二人均光緒間濟南尚志書院諸生。其書凡爲圖十篇，一曰《先天八卦相錯爲後天序卦綱領圖》，二曰《後天八卦相錯爲序卦之根圖》，三曰《卦對總圖》，四曰《卦對爲三十六宮圖》，五

曰《上經第一宮圖》，六曰《上經第二宮圖》，七曰《上經第三宮圖》，八曰《下經第一宮圖》，九曰《下經第二宮圖》，十曰《下經第三宮圖》。末又附有《上下經總論》一篇。每圖之後，均有《集說》，所甄錄凡鄭康成、李道成、章潢、邵堯夫、汪鈍翁、顏復初、熊天慵、趙鐸峯、王世業、吳灌先、任啓運、仇滄柱、章本清、邱仰文、李西溪、萬善及《折中》等十七家。而其要在發明邵子三十六宮之說，以爲先天八卦相錯爲後天序卦綱領，後天八卦相錯爲序卦之根。故於上下經各分爲三宮，爲三大卦，合之爲六大卦，如卦之有六爻焉。此則所謂「三十六宮」也。其法分上經自乾至履爲第一宮，一宮六卦，不易之卦二，反易之卦四；自泰至賁爲第二宮，一宮六卦，皆反易之卦；自剝至離爲第三宮，一宮六卦，反易之卦二，不易之卦四。下經自咸至益爲第一宮，一宮六卦，皆反易之卦；自夬至歸妹爲第二宮，一宮六卦，皆反易之卦；自豐至未濟爲第三宮，一宮六卦，反易之卦四，不易之卦二。凡此六宮，各六卦三十六爻，發明邵子三十六宮之說，視前儒特爲詳明，頗足以備一說。惟此書卷端自李中鎰《序》、辛氏《自序》外，又附有蓬萊劉奉璋《先天圖爲三才說》一篇，疑奉璋亦是尚志書院生徒，與辛、王爲同志，故並附其說也。

易經七指掌四卷

清相永清撰

清相永清撰。永清，字海同，臨淄人，諸生。此書大旨在闡明易象，故其自序謂：「易之爲書，象焉而已。讀易而不玩其象，烏在六爲讀易？」按其立說，似甚正當，爲能知易之本源。惟其參考書籍極其謬陋，自《御纂周易折中》而外，所見之書只有《來氏易註》。自餘漢魏古注及清代乾、嘉諸老書，均無所知。故其所闡易象，要不外來氏錯綜、卦變諸術，特較來註簡明耳。名曰「七指掌」，殊不符合。古今聰明才智之士，往往銳志著述，而徒以生居鄉曲，不獲與通人碩士交接，致所成不足以稱其志，如相氏者，亦其一耳。

周易大象應大學說

無卷數 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清高寶恩撰。寶恩，字曦亭，河北寧河人，光緒二年丙子恩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

授職編修，後官四川學政。此書大旨謂：「《周易》六十四卦大象，與《大學》八條目相應。」故以《大學》八條目分門，以易八純卦大象爲綱，而以五十六卦大象附于下，每條復加注釋，末復舉《大學》以證之。其義如：「格物」主講習，爲兌，故兌爲「格物」類之綱，大畜、同人、未濟三條屬之；「致知」主常而習之，故肖坎水，用以《坎·大象》爲「致知」類之綱，訟、歸妹兩條屬之；知止而後有定，艮之「思不出其位」象之，故以《艮·大象》爲「誠意」類之綱，既濟、損兩條屬之；正心之功以自彊爲本，以不息爲極，道主乾，猶人主心，故以《乾·大象》爲「正心」類之綱，晉、蒙、升三條屬之；一陽動而生雷，震之恐懼，修身之則也，故以《震·大象》爲「修身」類之綱，益、小畜、頤、恒、大壯、大過、否、困、蹇、隨十條屬之；順德之行，自闡門始，思勝義，柔濟剛，坤則齊家之則也，故以《坤·大象》爲「齊家」類之綱，需、謙、咸、睽、家人、小過六條屬之；申命於臣下，欲其巽以人，故以《巽·大象》爲「治國」類之綱，漸、屯、夬、履、剝、井、蠱、師、萃、明夷、遯、噬嗑、賁、豐、旅、解、中孚十七條屬之；聖人治天下以文明，故《繫辭》以「嚮明而治」屬諸《離》，因以《離·大象》爲「平天下」類之綱，革、節、鼎、大有、姤、无妄、臨、豫、渙、

泰、復、比、觀十三條屬之。其注則雜採先儒義理之說，而不著其名氏。夫易義圓轉多通，包羅萬狀，故昔人嘗謂易爲《五經》之原。《五經》既以易爲原，則其相應者豈祇《大學》乎？又高氏於分配條目之間，多有未當。例如以否之遠小人不惡而嚴屬之「治國」類，夫遠小人者，豈獨治國之事乎？小而修身、齊家，大而平天下，亦何莫不須遠小人耶？又如以謙之「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屬之「齊家」類，夫多寡相均，物施相平，固不獨齊家者宜然，治國、平天下者尤爲當務之急，故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今徒以屬之「齊家」，反使經義狹隘。若是之類，皆未免強爲分配矣。至篇末所附《卦畫生數序》，無甚意義，今不具論。

刪訂來氏易註象數圖說二卷

光緒間刊本

清張恩肅刪訂。恩肅，字慈元，官永定河南岸同知。按明來知德著《周易集註》十六卷，卷首、卷末各附圖說甚多，頗涉繁碎，其間亦有支離不經者。恩肅官永定河時，駐金門聞防汎，公餘之暇，研究易學，以爲來氏《易註》，高氏、凌氏合刻，異於郭氏、

劉氏，前後圖說，駁雜不純，來氏原本，必不若是。乃重爲刪訂，計成三十四圖，其說亦爲增減點竄，較原本約存十之二三；註則一字不移，只於眉批旁批迂腐不經者一概芟除。又恩爵《自敘》謂：「楊氏《太玄》八十一首，關氏《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潛虛》五十五名，皆不知而作者。蔡氏《皇極》八十一數，未離楊氏之見，亦非知易者也。掃而空之，廬山之面目以真。命曰《刪訂來氏易註象數圖說》。上下二卷：下卷讀易之法，上卷窮易之源，天道人事之故將於是乎會。」云云。案來氏窮居深山，伏處村塾，不盡觀遺文秘籍，不盡聞老師宿儒之論，前人已譏其私心自智，其所著圖說誠有可刪者。惟其書通行已久，自明季以來，信其說者即多。恩爵必謂其圖說駁襍不純，非來氏原本，未免過爲來氏護短文飾。又《太玄》、《洞極》、《潛虛》、《經世》諸書，世既不能毀棄，則來氏所附諸書之圖，自亦可存之以備條考，恩爵何故必欲掃而空之？殆所謂「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歟？

易學羣書平議卷六

周易明報三卷

光緒壬午家刻本

清陳懋侯撰。懋侯，字伯雙，閩縣人，光緒丙子進士，官翰林，越四年己卯視學四川，旋丁內憂，服闋入都，乙酉襄順天鄉試，戊子主試湖南，辛卯補授江南道監察御史，明年卒于官。是書係懋侯丁內艱時所著，謂之《明報》者，蓋取《繫辭》「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語意。以易之爲書，固爲五位失得而發，孔子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分繫「得」、「失」於句下，自謂「使讀者兼正句讀」。其例如：「乾，元，亨，利，貞」。注云：「得」。「初九，潛龍勿用」。注云：「失」。「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注云：「得」。此則一卦爻辭自爲得失者也。亦有一卦爻辭而得失互見者，如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句，注云：「得」。「夕惕若厲」句，注云：

「失」。「無咎」句，又注云：「得」。坤象辭「元，亨，利牝馬之貞」句，注云：「得」。「君子有攸往，先迷」句，注云：「失」。「後得主」句，注云：「得」。「西南得朋」句，注云：「得」。「東北喪朋」句，注云：「失」。「安貞吉」句，又注云：「得」。大體皆此類。夫易之句讀難分，離經以明句讀，便學者，其法未爲不善。至若「失得之報」，則似宜隨其卦爻時位而易，非可執一而論。是故視其辭「吉」則爲「得」，「凶」則爲「失」；或先「吉」而後「凶」，則爲先「得」而後「失」；或先「凶」而後「吉」，則爲先「失」而後「得」，此固宜然。惟如在乾之初當「潛」，在二當「見」；當潛而潛，則「潛」者固未爲「失」也，不當見而見，則「見」者亦未爲「得」也。「失」、「得」之故，既以其時，又以其位，純視其變化而云爲，故曰「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苟必以「潛」爲「失」，「見」爲「得」，世固無貴乎「逐世無悶」者矣！是未可爲恒例定論也。全書訓釋簡略，大抵在明義理，不取象數。故卷末所輯《易義節錄》及《讀易要言》，十九皆取宋、元、明理學家之說云。

知非齋易注三卷

光緒戊子家刻本

清陳懋侯撰。懋侯有《周易明報》三卷，已著錄。先是，懋侯於光緒辛巳視學蜀中，丁母憂回里，閉門謝客，著成《周易明報》，取《繫辭》「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語意。板既鋟行，或有慮經注過簡，人不得解，且恐學者誤會「明報」二字以爲類於佛氏「因果」之說，服闋入都，乃取舊注略加刪潤，改名《知非齋易注》，即此書也。書中於各卦爻下仍逐句注「失」、「得」字，與《明報》體例同。《明報》卷末附有《易義節錄》及《讀易要言》兩篇，此書改《易義節錄》爲《綱領》，移置卷首；《讀易要言》則散附注中，不另名篇。所注較《明報》略詳。然其中頗多謬說。如釋「用九」云：「此發五宜用九不宜用六之例。」又釋「用六」云：「五位用六，陽失其正，變九居之，久於其道。」如懋侯之說，則是易「乾、坤」一卦所以贅「用九」、「用六」云者，乃本扶陽抑陰之意，純係示人五爲尊位，只宜九居，不宜六居。而不知易之道雖以扶陽抑陰爲主，然非所以論「用九」、「用六」也。「用九」、「用六」乃聖人教人以筮例，

因易之本爲「六」、「七」、「八」、「九」，故申言「用九」，明「不用七」也，申言「用六」，明「不用八」也。《周易》用「九」、「六」，與《易》用「七」、「八」異，故不得不於乾、坤發其例，此中並無其他深意。倘必以爲專用指示「五宜用九，不宜用六」言，則聖人只言「用九」可矣，又何必贅曰「用六」？且何以解《左傳》、《國語》「艮之八」、「泰之八」、「貞屯悔豫皆八」諸辭？可謂不思之甚。又經中所謂「應與」者，其位皆指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而言，且必陰陽相配方爲「應」，若俱陰俱陽則必爲「敵應」。而懋侯釋「同聲相應」云：「九上五下，陽與陽應，所謂剛中而應也。以陰居五則爲敵應。」如其說，則是以畫之奇耦與位之陰陽爲「應與」，且必俱陰俱陽方相應，是直可謂與易之義例完全刺謬。他如《坤·彖傳》明言「至哉坤元」，而懋侯謂：「元不得屬陰。」《屯·彖》「利建侯」明指「初九」，而懋侯獨謂：「五爲君位，利用九爲君。」若此之類，不可勝指。原其過，則似皆泥於「扶陽抑陰」之旨而來。豈其生當同、光之際，覩女后之專橫，惕嗣君之幼弱，有激於中而欲藉經義以寄意歟？不然，何其偵也！

知非齋易程三卷

光緒戊子家刻本

清陳懋侯撰。懋侯有《周易明報》、《知非齋易注》，已著錄。此書將易之象辭義意，故訓名物，分類解釋，其體例頗類《爾雅》。卷上七目，曰釋象，曰釋辭，曰釋位，曰釋名，曰釋義，曰釋得，曰釋失；卷中三目，曰釋天，曰釋地，曰釋人；卷下四目，曰釋身，曰釋物，曰釋鳥獸，曰釋草木；凡共一十四目。分類尚無不當，然其義有不分析者，如釋象篇不能廣《說卦》之義，依卦定象，徒以陰陽分屬，如云：「陽火，陰水，陽雨，陰雲，陽富，陰貧，陽木，陰草，陽鳥，陰獸，陽首，陰足，陽氣，陰血，陽信，陰疑，陽喜，陰憂。」若是之類，或與《說卦》取義相違，或《說卦》本明哲，而此反圖。又有不賅括者，如釋名篇云：「蒙，陰蒙也；豫，疑也；震，恐也。」此雖得立卦之一義，仍不足以賅其全體，不如《說卦》、《謙卦》原釋之簡當。又有不切合者，如釋義篇云：「隨，宜維不宜拘；賁，宜白不宜飾；漸，宜桷不宜木。」斯皆卦無其義，而強爲交配，浮泛少當。亦有謬誤者，如釋辭篇謂：「坤陰不得爲元，明與《坤·彖傳》

「至哉坤元」之語，無觸；謂「乘剛者」，乘五位之剛，非乘下爻之剛，明與夫卦卦象不合；謂「陽爻陽位謂之得朋，陰爻陰位謂之失朋」，明與復「朋來無咎」解「朋至斯孚」之義相違；又謂「剛中而應，乃五剛中而九應之，非謂「五應」，以爻之奇耦與位之陰陽爲應，尤與全易義例不符。凡此皆所蔽也。至如釋「天」、「地」、「人」，釋「身」、「物」，釋「草木」、「鳥獸」諸篇，分析故訓名物雖無所發明，而訓義解詁大抵祖述先儒，無多臆造，則仍不失爲有本之學焉，固未可一例非之也。

周易集義八卷

南朝梁丘悅撰

清強汝謬撰。汝謬，字駘原，溧陽人，唐貞生，官辰澤縣訓導。少承家學，與兄汝詢、汝諤齊名。是書大旨，宗尚程傳，以闡明義理爲主，凡漢儒互體、卦變、五行、飛伏、爻辰、納甲、卦氣、直日諸術皆所不信。而宋儒邵子所傳先天、後天加一倍諸法，亦所不取。於元以後之儒，獨取明來知德之言「錯綜」及王夫之之釋「繫辭」。其他有清一代鉅儒如惠棟、張惠言輩之號稱漢學者，汝謬尤深致不滿。夫漢儒之術，誠不無可議，

然「先庚後庚」、「先甲後甲」、「己日乃孚」、「木道乃行」明見于經，不可謂不涉五行、納甲也；「七日來復」、「八月有凶」、「得朋喪朋」、「龍戰于野」非皆衍文，不可謂無與卦氣、消息也。且漢學家又何嘗不言理？惟所言易理多，義理少，汝諤殆不識「易理」爲何物，故妄言如此耳。邵子《皇極》，雖云別派，然「先天之位」明見《左傳》，《九家》荀爽亦有確徵。是邵子之學非無本也。且也來氏所謂「錯」，即漢儒之所謂「旁通」；來氏所謂「綜」，即漢儒之所謂「反對」；汝諤既不取漢儒象數，何獨有取來氏「錯綜」？是豈非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乎！船山王氏之《易》，其可取者，正以其生乎明末空疏說易之後，獨能稍爲徵實之學，略考漢、魏古義，乃汝諤不取其徵實而尚其理論，是猶舍和璧而寶武珉也。況乎汝諤既不取互體，而教人學筮占則謂「當觀《左氏》」，夫《左氏》之言互體，明見於「遇觀之否」，既信《左氏》，何又不信互體？凡此所論，具見其前後矛盾，惶惑多歧。蓋衛道心切，故多客氣之談；義理念深，則考古之功自疏矣。惟其一意欲效法平程傳，故于「太極」、「無極」之紛紜，《河圖》、《洛書》之繳繞，以及近世一切聲、光、化、電之新學說，尚能無所沾染傳會，在近人易說中，雖曰空疏，猶未畸衰也。

易說二卷

宣統二年重刊本

清周韶音撰。韶音，字諸伯，沭陽諸生。是書上下二卷，皆隨筆體例，無甚次序，共計一百一十一條。大致闡明義理。然於程朱之說頗多駁議。如程傳謂：「『元亨』、『大亨』有二例。」韶音則謂：「元爲善長，長即大，大之與元非有二義。」以程子爲過。又朱子謂：「『元亨利貞』，文王之意但作『大通而至正』，孔子始以爲『四德』。」韶音則謂：「如朱子之說，則是孔子之意與文王之意有二，不幾示人以惑？」深不以朱子爲然。又大有六五「厥夫交如，威如，吉。」取孔疏而駁程傳。臨六三「甘臨，無攸利。」取折中而并駁傳、義。遯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程傳義同孔疏，則以爲皆非。升九三「升虛邑。」謂傳、義之說未合。「帝出乎震」一節，譏朱子詳所不詳，而不詳所當詳。而於朱子所用卦變尤深致不滿。若此之類，似能不溺於世俗所聞見。然韶音祇能指摘古人之非，亦不言如何爲是。所有議論，皆演空言，不著邊際。偶下己意，則淺陋難免。如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云：「洋舶互市，火德爲災，舉國若狂，幾無不俾

晝作夜者。此開闢以來未有之奇事。蓋陰陽之令，于是而大悖矣。禍福無常，惟人自召，胥天下而反易天明，則其他亦何所不施而不可。毋惑乎其舍昭昭而即昏昏也。」如韶音之說，是欲今日世界之人，入夜盡息滅燈火而不事事，然後與「嚮晦入宴息」之義合，不亦大謬乎。又如贊《周易折中》，謂其「卓識偉論，超越前古」，則其識從可知矣。

易說二卷

光緒間排印本

清蕭德驊撰。德驊，字滌凡，四川富順人，光緒辛卯舉人，陝西候補知縣，爲正定知府蕭世本之子。是書前後無序跋，亦不著撰者名氏，惟前有一《疏》，上慈禧皇太后及德宗皇帝，論「隱憂」、「大害」、「大法」三事，稱具呈人「舉人蕭德驊」云云，因知爲德驊所撰。全書不章解句釋，每卦惟總論大義，自云：「意在匡時，辭取淺近，異於經生著作家言。」故通體皆藉經義以譏切時事，以建議治法。如說「嘉會足以合禮」云：「前之哥老會，今之革命黨，皆不善合羣。將來開國會、結社會，我國民務體嘉會合禮之意。」釋「匪我求童蒙」，謂「今日學堂之無起色，皆我求童蒙之故。」釋「武人爲于

火君，謂：「庚子之變，自履於危。」此藉經義以譏切時事者也。釋泰「翩翩不富以其鄰」，謂：「此意以『清國債』爲『去否來泰』之道。」因建議「欲強國，須先清國債。」釋同人「類族辨物」，謂：「此意即《書》『平章百姓』，因建議分姓而治之法。」釋蠱「教思無窮」，謂：「非推廣學堂不可」，因條陳辦學之法。釋「容民無疆」，謂：「非變通警察不可」，因臚舉訓警之方。釋噬嗑之「利用獄」，則謂：「此即改良監獄之議。」釋坎之「設險守國」，則謂：「此即言海防之患。」此藉經義以建議治法者也。夫援《禮》說易，康成偶啓其端；以史證經，令升畧衍其說。至宋李泰發、楊誠齋，始以史事證經，論者固已譏其徒聳文士之觀瞻，已越窮經之軌轍矣。然鄭、干所言不廢象數，李、楊之論，尚關義理。若蕭氏之書，既舍象數不言，亦于義理不合，徒摭拾易之一、二字以誹議時事，發揮政論，已極不當。乃更有荒謬怪誕者，如釋泰云：「姤次夬，象言『施命』，卦詞『女壯』，姤字『女后』，隱寓武后制字臨朝事。泰次履，大象言『后』，明繫泰字，乃今日議禮開泰之證。」釋「城復于隍」云：「此殆隱寓庚子之變。」釋「晉如愁如，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云：「以『福』字蒙『晉』上，隱寓『福晉』字，爲本朝之王妃制。」夫義、文生千載之上，而能預知千載下之有武后制字臨朝、慈禧議禮開泰，與夫庚子之亂、福晉之制，

豈非夢囈？若此之類，直視《易經》同於符讖，誣經讖聖亦已極矣。而猶詡詡然自謂爲「秉經翼聖」，抑何真也！

易經困學錄四卷

舊稿本

清楊嘉撰，楊椿年校補。嘉字曦齋，安徽桐城諸生；椿年，字尉喬，嘉之族孫也。是書凡四卷，卷一載《圖說》、《通論》及上經，卷二下經，卷三《繫辭》、《說卦》、《序卦》、《禘卦》，卷四附載禘論，歷考日月之行度，旁推釋老之流弊。因係稿本，故頗零亂無序。其中又有眉批、附註及粘貼籤條甚多。細按其文字與墨跡，大抵正文皆嘉原作，眉批、附註與籤條則皆椿年校補之文。考嘉《自序》，有「課蒙之餘，閒取《周易》本義》讀之，玩索反復，至再至三，竊嘆紫陽夫子纂輯之精，措辭之簡，抉理之細，窮變之廣，誠非淺學鄙識所能窺其藩籬之萬一。」云云。則嘉似服膺朱子之學者。而椿年校補之注，則時時矯正嘉之解說，似椿年之學不盡以朱子爲宗。較其得失，嘉實舛陋謬妄。例如，嘉通論易之名義謂：「朱子言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椿年補云：

「『交易』、『變易』、『不易』之義，此爲漢儒要義，不始于朱子。」嘉釋「彖」、「象」諸字之義云：「彖字以『夕』、『豕』爲義。夕，明人地中也；豕，爲坎象，險也。文之作『彖』，明人地中，處險之道也。象字以『帛』、『豕』爲義。帛，內也；豕，險難也。公之作『象』，以內難而作也。『文』字以『二』、『乂』爲義，爻也。『交』字以『六』、『乂』爲義，六合也。」又釋「歲」字之義爲「止而成。」椿年校補，則依《說文》「一」駁正，並謂：「若如所云，大似荆公《字說》。嘉又謂：『天行健』，疑是周公之《大象辭》，所以明重卦體象；『君子』以下，方是孔子之《傳辭》。後人以孔子作傳，全述周公卦象之辭，而後以人道明之，故刪周公之辭以省重複，而以文王卦辭統周公爻辭。」云云。椿年校補，謂：「夫子《象傳》，所以解卦畫之誼也。與文王《彖辭》、周公《爻辭》絕不相蒙。」凡此駁議，俱屬切當。蓋嘉徒慕程、朱義理之名，不獨於漢、魏諸儒易說及清諸儒訓詁考訂之書未嘗寓目，即程、朱傳義亦非真能切實體會。不然，何至荒陋如是？椿年能糾正嘉之誤謬，斯可謂「幹蠱」者矣！

費氏古易訂文十二卷

光緒辛卯文莫室刊本

王樹枏撰。樹枏，字晉卿，新城人，光緒十二年進士，官至新疆布政使。著《陶廬叢稿》等凡數十種。此書大旨專在辨明《易》今文古文之異同。考漢世經學，分今文、古文兩家，《易》施、孟、梁邱、京，皆今文，惟費氏爲古文。在前漢之世，《費氏易》不列於學官，故不得盛行。至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始興。王弼《易注》雖與鄭氏不同，而所據之文，變而未厲，固依然鄭氏之本，亦即費學之流。居今日而言費學，蓋不得不以諸家爲斷。故王氏訂正費本，以馬、鄭、荀三家爲據。先鄭雖無《易》注，而其說之見於他經足資考證者，亦備爲採錄。王弼之《易》，間亦取資。斷制既謹，家法自明。而其訂正文字，間亦多所發正。如謂：「坤，古《易》必作『𡿨』，不作『坤』。」「童蒙來求我」，王弼本原有「來」字。」「履虎尾，咥人，凶」。云：「此『咥』，鄭本亦當爲『噬』」。謙上六「征邑國」。云：「衍『邑』字」。睽六三「其人天且劓」。謂：「天，馬本

當作「天」，於喬切。『夬九二爻詞，謂：「據《象傳》，當讀『錫號莫夜』爲句。』又謂：「渙『匪夷所思』，當從荀讀爲『匪弟所思』。既濟『繻有衣袽』，『袽』當從鄭司農說作『絮』。』又謂：「《蒙·象傳》『時中也』，據荀、王注，『時』上有『得』字。隨『大亨貞』，據荀、王注俱有『利』字。凡此諸條，皆有心得，非徒事抄撮者所可同日而語。近世言費氏者二家，一爲桐城馬氏，一爲王氏。若律以漢人家法，則王氏較爲得之。」

周易釋貞二卷

陶廬叢刻本

王樹枏撰。樹枏有《費氏古易訂文》十二卷，已著錄。此書專釋「貞」字。謂：「《易》爲卜筮之書。三《易》掌於太卜，《周易》凡言『貞』者，皆『占』之假字。『貞』上從『卜』，其義可知。『貞』、『占』一聲之轉。」并舉《周禮·春官·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孳惡。」之鄭司農注，及《太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之鄭康成注，以證明「貞」字之義必爲「占問」。按《易》詞中如「小貞吉」、「大貞凶」、「不利君子貞」諸「貞」字，誠宜解作「占問」，文義較順。然「貞」之爲「正」、爲「固」，《象傳》、

《文言》均有明訓，易家遵守，非爲無據。王氏必欲堅守其說，以「占問」之義推之全《易》，於是遂訾《文言》爲「馮」，《子夏傳》爲「不足據」，《左氏》解易乃「筮家占斷之法，不必與易相符」，甚至疑《同人·彖傳》「君子正也」之「正」字「當是『貞』字，爲後儒竄易」。是皆未免勇於自信，過於疑古。蓋易中之字，往往非一義所能盡貫，必有數詁，然後可通。「貞」固有「占問」之訓，亦未嘗無「正」、「固」之義，何可執一也！

重定周易費氏學八卷首末各一卷

民國庚申刊本

馬其昶撰。其昶，字通伯，桐城諸生，宣統間以碩學通儒徵授學部主事，袁世凱時授參政院參政，任清史館總纂，民國十九年卒，年七十五，著有《抱潤軒文集》等，均行世。是書注釋經、傳者八卷，卷首《易例舉要》一卷，卷末《序錄》一卷，故凡十卷。先是，馬氏主講潛川書院三年，成《易費氏學》八卷，光緒三十一年，其門人合肥李國松輯入《集虛草堂叢書》。刊板行世已十餘年，至民國八年己未，馬氏又加重定，

翌年庚午，豫章饒氏、廬陽聶氏助資刊行，即此本也。尋馬氏說易，其大旨有四：觀易象以窺制禮之原，一也；明易辭以舉其大義，二也；言易變必觀其時位當否，三也；論易占不信焦、京、管、郭之術及諸識緯書，四也。故其自序備陳往古說易諸家象辭變占之弊，其言皆極允當。而其爲書，上採周秦，下訖清末，將及四百家，參考既博，抉擇亦精，在近時說易諸書中允爲不可多得之作。惟馬氏以「費學」名篇，按之班固稱費氏「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之旨頗相戾。況其所引《子夏傳》則韓氏之《易》，引《淮南子》則「九師」之義，引虞翻注則爲孟氏《易》，引陸績注則爲京氏《易》，今概謂之費氏《易》，名實亦殊不符。廖西柯劭忒氏序此書，雖曲爲之辯，亦終不足以杜非議者之口也。

易經古本一卷

四川成都存古書局刊本

廖平撰。平字季平，原名登廷，字學齋，四川井研人，光緒十五年己丑恩科進士，歷官射洪訓導，龍安府教授。嘗受業於王闓運，著書甚多。廖氏謂：「易古本非反履《繫

辭」，則『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之道不能顯明，失易『周流不居』之旨。因著此書，以推演之。先引《繫辭》「易之爲書也」三節、「易之興也」二節、「書不盡言」二節以爲序例。次以乾、坤、坎、離、頤、中孚、大過、小過等八錯卦皆以三爻反復爲六爻，一卦自爲一圖；其餘屯、蒙、需、訟等五十六綜卦則六爻反復繫辭，二卦合爲一圖，共計三十六圖，上經十八，下經十八，以符六六二九之數。末又將乾、坤等八錯卦分立八圖，以見八卦自綜之義；又合爲四圖，以見連反錯綜之法。按廖氏用此諸圖，以明六十四卦所以反易、不反、變易及錯綜諸義，圖甚明顯，足資考覽。惟前儒所謂「《易經》古本」者，皆指如《漢志》「十二篇」之舊第而言，未嘗謂此錯綜諸圖便足以當古本之名也。是廖氏此書，立名殊屬未當。又其謂「合上下經諸卦，有順逆兩讀，而每卦又有順逆兩讀之法。上經主內，順行，每卦由初而上，舊讀不誤。下經逆行，主外，每卦當由上而初。」云云。按此說昔儒所無，亦無甚確切之義據，則未免故爲新說以矜奇立異矣。

易生行譜例言

無卷數 四川成都
存古書局刊本

廖平撰。平有《易經古本》一卷，已著錄。此書大意，謂：「易孳乳相生，宗支少長，最爲森嚴。經有『祖』、『妣』、『婚媾』之名，傳有『父母』、『男女』之說。考一卦生三子，三子生九孫，一圖三十六內卦，主生孫九，孫客九；外卦客生九孫，又客九卦，生之謂易，本謂所生九卦也。『憧憧往來』，即謂爲客之二十四卦也。又易由下生上，《周譜》旁行斜上，本法於易，今《史記》改爲由上而下，不可解矣。分三十六卦爲四隅，以四聲名之：去九卦，爲孫；入九卦，爲孫中客；上九卦，爲客中孫；平九卦，爲客中客。此指下行譜而言，合生與行，爲生行圖譜。」按此據平自述其書之綱領，大略如此。說甚不經，學者未能置信。然考光緒《井研志·藝文志》載平此書作「《易類生行譜》二卷」，并謂平「癸巳於九峯先成此書，爲四益《易》學之初階。其書不用京氏八宮法，每卦內三爻爲生，外三爻爲行，一卦生三，故八別生二十四子息，八和生二十四子息。外卦則皆一人行，三人行於內爲客，故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因取《左氏》

一爻變之例，每卦六變爻爲一卦，又六變合爲三十六卦。因編爲圖，縱橫往復，悉有條理。每卦一圖，由一圖以推三十六圖。其辭說不下數十萬言。」云云。按《志》之說，是平此書已有完書，今此本祇刻《例言》，并無圖說，蓋係編刻未完之本無疑，則亦無由盡觀其會通矣。

邵村學易二十卷

民國內寅鉛印本

張其淦撰。其淦，字豫泉，號邵村，東莞人，光緒十八年壬辰進士，甲午補殿試庶吉士，山西黎城知縣，安徽候補道，署安徽提學使。辛亥革命後，隱居滬上，著書二十餘種。茲書命名，蓋取孔子「假年學易」之義。釋其大意，約有兩端：謂《老子》之所謂「道」，即義、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老子》之五千言，於歸藏「首坤」之義蓋有合，頗採《老子》之義以補先儒之所未及，一也；謂《周易》之言切於人事，又採諸儒之證史事，闡儒理者附錄於後以發明之，二也。原張氏之意，蓋一方以易爲明道之書，道在「無爲」，故有取於《老子》；王弼以老、莊言演易，

故言易道以弼爲宗；邵子之學出于道家，故亦採取先後天之說。一方又以爲，《周易》切於人事，言人事者莫若程、朱、李、楊之徒，故又兼取其說。質而言之，張氏實欲會通老、易之旨而仍附之以儒家言而已。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老、易之義容或相通。特歸藏已亡，要不可質言《老子》五千言與歸藏「首坤」之義必相合耳。至若同人、大有二卦，張氏以「大同之世」釋之，自詡爲「發前人之未發」，且言「他人見之，必有大笑之者」。實則張氏并世之易順豫著《周易講義》，其釋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即言「此所謂『大同之世』」，與張氏所說正同，特張氏未見其書耳。

易獨斷一卷

萬載辛氏刊潛園二十四種本

魏元曠撰。元曠，字斯逸，原名煥奎，南昌人，光緒乙未進士，官刑部主事，著潛園二十四種，此書其一也。考此書命名「獨斷」之義，蓋本之蔡伯喈。今綜其所斷定者，約有十事：一曰，易者周之書，連山、歸藏不名易；二曰，文王非爲卜筮而作易；三曰，重卦必係文王；四曰，八卦即古之文字；五曰，陰陽老少、乾一兌二之說不足信；

六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大衍之法，非畫卦之序。七曰，十翼或不皆成於孔子，門弟子本孔子之言成之，如《論語》之作，文言、《繫傳》皆是；八曰，邵子所傳後天圖，非文王作，其黃帝、神農之所作；九曰，邵子所傳伏羲四圖，自《先天方位圖》外，其他三圖皆偽；十曰，易之諸圖不必毀。按魏氏所論謂「重卦必係文王」，其說本之太史公；謂「八卦即古之文字」，其說略同楊萬里；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為「大衍之法」，立說本之崔憬；皆不為無據。即論《十翼》成於孔子之門弟子，「乾一兌二之圖不足信」及「文王非為卜筮而演易三條，先儒亦多有此說，可毋置議。獨其謂「連山、歸藏不名易」，其言顯與《周禮》「太卜掌三《易》」之說相背。又其既斥邵子諸圖為偽，則不宜獨信先天方位，蓋偽則俱偽，何一是一不是？他如指五行數、九宮數為《河圖》、《洛書》，仍襲宋人之誤說，而未加考辯；指《後天圖》為黃帝或神農所作，亦臆測無據，斯則未能悉當於人心者也。

補周易口訣義闕卦

無卷數
民國八年
重印鐵研齋叢書本

桑宜撰。宜字又生，號磨齋，宛平人，原籍紹興，光緒間進士，人民國，曾官禮制館編纂。著有《鐵研齋叢書》五種，此書其一也。考唐史徵所著《周易口訣義》六卷，載《永樂大典》，世罕有其書，至清孫星衍刻入《岱南閣叢書》，海內人士始得共窺秘籍。然其書已闕豫、隨、无妄、大壯、晉、睽、蹇、中孚八卦，學者憾焉。桑氏因本原書體例，取材注疏，糅雜以漢魏諸家精義，補其闕卦，卦自爲篇，凡八篇四千餘言。夫居千載之下，而續補前人之作，雖未見其必能與原闕之文悉相符合，然修墮補亡，儒者有責，過而存之，固亦足以備參考焉。

周易講義一卷

琴思樓雜著本

易順豫撰。順豫，順鼎之弟也，著《易釋》四卷及此書一卷。此書僅釋乾、坤兩卦及

《繫辭》上下兩篇，蓋是未完之書。尋其旨意，則與《易釋》略同，皆欲以《禮》說易。如釋乾云：「周公爻辭，六爻六位，一皆以《禮》言之。初爲士位，九有陽德，士有陽德，故以『潛龍』爲喻。二爲大夫之位，陽德益進，有所表見於世，故曰『見龍在田』。三爲三公之位，古者天子無責任，國之責任在三公，故『終日乾乾，夕惕若寅』。四爲諸侯之位，古諸侯之禮，入爲三公，進爲方伯，故有『或躍』之象。五爲天子之位，九爲聖人之德，以聖人而居天子之位，故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爲致仕之位，古者七十致仕，所以退避賢路。」又釋《繫辭》「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謂：「此蓋言天子宴同姓諸侯之宴禮。」釋「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謂：「此所謂大同之世。」按援《禮》說易，本於康成，易氏之學未爲無據。獨其訓釋易辭則有未盡當者，如釋乾九三爻辭謂：「『夕惕若』下舊脫『寅』字，今據《說文》補正。」繼又謂：「《說文》又誤『寅』作『資』。」夫「資」字之不當增，高郵王氏父子及段玉裁早已明之，易氏復蹈惠氏之失，已爲無當；更進而疑《說文》之「資」亦誤字，復改爲「寅」，更未免輕改古書，不足爲法。又如謂：「太極即一天圓，兩儀即兩既濟之象，四象即《說卦傳》中『天地定位，雷雨相薄不相悖，水火相逮不相射，山澤通氣』之謂。」按以「太極」爲「一天圓」，

義尚可通；以「兩儀」爲兩既濟，說殊不了；況「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則八卦之象已具矣，不得指爲「四象」，更難以解「四象生八卦」。此節雖立新解，義皆不當。他如釋坤上六「龍戰于野」，謂「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闢楊墨，即其義。」真妄說無理，不經之甚矣！

易象數理分解八卷

宣統三年中道齋刊本

謝維嶽撰。維嶽，字龍山，邵陽人，諸生。是書體例，以伏羲六十四卦重卦圖爲宗祖，用「象、數、理」爲分解，謂：「易言象者十之五、六，言數者十之一、二，直言其理者十之七、八。不知象、數、理者，不可與明易；混同而說之者，亦不可與明易。」故將推闡象、數之原由者，表解於右；說明義理者，則指陳史事纂解於左。每卦均附有寧鄉喻遜之總論，其他先儒議論則或採或不採。其自加之案語，亦時有焉。尋其著書之意，頗欲兼賅象數、義理以名其家。惟核其內容，則所謂「象數」者，皆爻位、陰陽、九六、奇偶、剛柔、中正、承乘、比應諸通例；所謂「義理」者，亦皆宋明以來

浮泛不切之議論。於漢、魏古注及清代漢學諸家之書，均未有所見，淺陋殊甚，不稱其志。又謝氏既不信邵子先後天之說，而獨取其「六十四卦生卦次序」，亦爲無識。觀其書中註釋，或大字，或小字，或旁註、夾註，或眉批，凌亂無序。所加圈點，亦無法度。益足以證其爲鄉曲之士已。

易通例一卷

民國十二年刊本

陳啓彤撰。啓彤，字管侯，泰州諸生，北京中國大學教授，民國十五年卒，年四十四。是書凡六篇：曰《說道》，曰《說象數》，曰《說引申》，曰《說卦》，曰《說象象》，曰《說爻》，附《象言作於周公說》一首。前有其友袁鑣、凌文淵序各一首，後有其弟子程習跋一首。總其全書，不過萬有餘言。繹其大旨，要在發明「引申」之義。其義蓋本於《繫辭》「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之語而來，故謂：「引申爲極變之方，演象數、釋形名之要道。」而「引申」之法二：曰「歸納」，曰「演繹」。「引申」之例三：曰「正引」，亦曰「直引」；曰「轉引」，亦曰「旁引」；曰「反引」，亦曰「對引」。於

六泛例之外，又立三特例：曰「質」、曰「德」、曰「用」。如《說道》篇云：「曰『開物成務』，演繹之謂也；曰『冒天下之道』，歸納之謂也。此自道體言，可歸納，可演繹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此自用言可歸納也。『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自用言可演繹也。」《說象數》篇云：「象立陰陽，數立奇偶，歸納、演繹之方也。」又曰：「納象於數，納數於象，歸納、演繹之宗也。」《說引申》篇云：「歸納、演繹之術，在易謂之『類聚』、『羣分』。類聚，歸納也；羣分，演繹也。」凡此皆發明「歸納、演繹」之說者也。其釋「正」、「轉」、「反」之例，與「質」、「德」、「用」之說，則如《說引申》篇云：「《易》爲變易，正引也；易爲簡易，轉引也；易爲不易，反引也。」又曰：「繫曰『乾道成男』，謂其『質』也；『乾知大始』，謂其『用』也；『乾以易知』，謂其『德』也。乾爲天，自其質引申也，以天體陽類也，此正引也；爲圓，自其質引申，以天形圓渾也，此轉引也；爲君、爲父，自其質引申也，以於人爲陽體也，此轉引也；爲金、爲玉，自其德引申也，以其質剛堅也，此轉引也；爲寒、爲冰，自其用引申也，乾位西北故爲寒、爲冰，此轉引也；自德言，乾陽暖，則反引也。」其釋《說卦》，皆依此例。按陳氏之說，純以論理學家之術推演易義，與舊來兩派六宗之易皆異致。惟其推尋易例，能自成條

貫，又明於訓詁，故立言簡奧，頗足以自名其學。特其論「翼定」《彖傳》爲周公作，大象爲孔子作，其他則子夏與傳易諸賢所繫，又論《易》上宜「彖」爲首，次彖傳，次爻辭，次大象、小象，文言、繫辭諸篇當別爲經釋。」按此說，前者既無確徵，嫌近臆測；後者變易篇第，徒滋紛亂：其說皆在所可廢矣。

易通釋二卷

民國十一年刊本

陳啓彤撰。啓彤有《易通例》一卷，已著錄。此書名《易通釋》者，乃以其設立科程，自成條貫，與焦理堂之學略相類，焦又爲其鄉先輩，故襲用其名。其學一綱大要，均已見於《通例》，此書不過演繹《通例》之說而已。故其釋乾卦云：「自象數形名而釋之，類聚羣分而言之，乾有『德』、『質』、『用』。六畫，以象數表德質用也；曰『乾』，以形名表德質用也，此自歸納言也。自演繹言，六畫，表質也；曰『乾』，人德用也。餘卦同。」按此即發揮《通例》「引申」之法二：曰「歸納」，曰「演繹」，及三特例：曰「德」、曰「質」、曰「用」之說也。惟陳氏又謂：「三聖之易，引申雖同爲演易，然各自輕重詳

略。文王重演德，周公重演質，孔子重演用。故其釋六十四卦卦辭，皆爲演德、達用，六十四卦彖傳，皆爲演質釋德，六十四卦爻辭，皆爲演質、達用，六十四卦大象，皆爲達用、演德。此其大別。按陳氏以「德」、「質」、「用」區分卦爻辭及彖傳、大象，未嘗不成條理。惟卦辭爲文王作，爻辭爲周公作，十翼爲孔子作，先儒皆同此說，後儒雖有議爻辭非周公作，十翼非孔子作者，但從無謂彖傳爲周公所作。陳氏以彖傳屬周公，顯爲臆測。然則以「德」、「質」、「用」三者區分卦爻辭及彖傳、大象則可，以之區分三聖之《易》則不可也。又陳氏於經盡取卦爻辭，於傳則祇取彖傳及大象，其他小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均在所擯棄。夫繫辭、文言、說序、雜諸篇，容或可謂各有見地，至小象之釋爻辭，猶彖傳之釋卦辭，二者蓋無異致，陳氏獨取彖傳而棄小象，取舍從違，亦自失據。又其書詮釋義理，辭尚簡要；其推闡卦象，則多空泛。如說坤六五云：「五，陰爻，故云黃。」坤上六云：「六，陰爻，故擬野。」說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云：「以陰爻，故擬輿、牛象。」上九「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云：「陰爻，故擬豕、鬼象。」按黃、野、鬼、輿、牛、豕諸象，《說卦》及虞氏等均有取象，陳氏不能備舉，而徒以陰爻概括之，殊嫌不切，況《睽》上九，明是陽爻，而竟

誤指爲陰爻乎！又如小畜之「輿脫輹，夫妻反目」，損、益之「或益之十朋之龜」等辭，均不詮釋其取象所由，皆非觀象之道。要之，陳氏此書循論理而讀書，定界說而求道，頗有合於近世治科學之程式；若律以漢、宋儒先之家法，則皆無與焉爾。

周易異同商十卷

舊鈔本

無名氏撰。卷一《總論》，首辨本義九圖之非，斷爲非朱子所作，次辨京氏分宮卦象次序之不足以解《易》，次辨王輔嗣不取互卦及次「五陽一陰則陰爲主」說之非，又次論古易十二篇之數及爻辭之不宜屬周公，末又有《大象辭當別爲一編說》、《中字不泥定二五說》、《正字不專主當位說》、《易經貞多訓當當多讀平聲說》、《乾統六十四卦說》等五篇：駁議既多有當，發明亦頗可取。自卷二至卷十，則皆注釋經傳之文，然不章解句釋，每卦隨條標舉，或三五事，或十數事，前後頗多顛倒，條貫亦不悉具，蓋猶是未定稿本。大抵於卦爻辭多異議者，取一說以爲「正解」，其餘各家禠說亦兼採並蓄，附「存異」中以待讀者抉擇。間亦略加「按語」，辨正其是非，所謂「異同商」者以此。

其中如說「利見大人」，取朱需之說，謂：「只是大人見，猶《春秋》書「龍見」同，駁鄭康成、孔穎達、程子「九二利見九五」、「九五利見九二」、「庶人利見九二」諸說之非。釋「用九」、「用六」獨取歐陽修「易道占其變，故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之說，而辨衆家之未審。釋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據彖辭及《禮記注》之意，疑「則」當爲「不」字之誤。凡此皆具識力，不爲羣言淆亂。至若釋乾九三「夕惕若厲」，必從惠氏易依《說文》改「厲」爲「賁」，而謂「人、賁、淵、天葉韻」，而不知易卦爻辭間雖用韻，而不必句句皆韻。苟必以乾二、四、五各爻皆葉而三不宜不葉，然則初、上兩爻皆不葉，又將何說？且前乎許氏者，淮南、班固、張衡之徒皆作「夕惕若厲」，又將何以解之乎？又如釋坤六三謂「霜、方、章、囊、裳、黃六字爲韻」，謂「直方大」之「大」字爲衍文，且謂：「陽大陰小，坤不宜爲大。彖辭、文言亦俱不及『大』。若經有『大』字，聖人釋經豈有反將坤德遺漏者乎？」而不記《彖辭》明云：「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所謂「光大」者，非說坤德而何？聖人何遺漏之有？文言明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豈經文既衍「大」字，而文言又從而衍之乎？此何異于程傳讀「主利」爲句，而疑「後得主而有常」之脫「利」字乎？

他如釋「元」字取易見之說必從文言訓「元」爲「長」，譏朱子釋「元」爲「大」之謬。夫「元」固有「長」義，亦未嘗無「大」義，苟必從文言以「元」爲「長」，謂「大哉乾元」不能釋爲「大哉乾大」，果如其說，然則文言亦嘗釋「亨」爲「會」、釋「利」爲「和」、釋「貞」爲「幹」，豈可讀《坤·彖辭》爲「坤，長會，和牝馬之幹」乎？若此之類，又未免膠固鮮通，亦宜分別觀之。

易學羣書平議卷七

三墳

無卷數 天一閣叢書本

此本題「明范欽訂」。欽字堯卿，一字安卿，號東明，鄞人，嘉靖進士，累官兵部右侍郎，有《天一閣集》。案三墳之名，首見《春秋左氏傳》云：「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則僞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據此，則古確有三墳其書。然自《漢書·藝文志》以迄隋、唐二《志》，并未著錄，而周秦以來經、傳、子、史亦從無一引其說者。則是書之亡佚蓋已久。且據劉熙《釋名》及僞《孔序》之言觀之，則是書乃《書》類，非《易》類。今此書首曰山墳，爲天皇伏羲氏之連山易，次曰氣墳，爲人皇神農氏之歸藏易，末曰形墳，爲地皇軒轅氏之乾坤易，三墳均有爻、卦、大象，由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是顯然以三墳爲三

易，與釋名及僞孔之說均不合。又此書六十四卦之後，均有傳，傳各小註雙行，亦不題何人所撰。而山墳末有《太古河圖代姓紀》一篇、《天皇伏羲氏皇策辭》一篇、氣墳末有《人皇神農氏政典》一篇、形墳末有《地皇軒轅氏政典》一篇。皇策及政典之辭，大抵摹仿《尚書》之意；《太古河圖代姓紀》則純是摭拾讖緯諸書雜湊而成，如以「燧人氏」爲「有巢氏子」、「伏羲氏」爲「燧人氏子」等，於史實尤多乖謬。《四庫提要》謂「古來僞書之拙，莫過於此」，良非誣譏之言。又此書前後兩序，後序無名，前序題「毛漸正仲撰」。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張商英得此書於比陽民舍。」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謂：「毛漸得於唐州。」此本前序題「毛漸撰」，蓋范欽刻書時據直齋之說而加題者也。

古三墳

無卷數 明天啓內寅刊本

案此書題「明新都唐琳訂」。其本，正文與各本均無異同，惟有圈點及眉批。眉批採錄之說凡三家，一劉辰翁、一茅坤、一孫鑛。辰翁凡八則，坤凡十二則，鑛凡十則，共

三十則。案辰翁，字會孟，號須溪，宋廬陵人，少舉進士，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宋末托方外以歸，著《須溪集》。坤字順甫，號鹿門，明歸安人，嘉靖進士，善古文，又好談兵，官至廣西兵備僉事。鑛字文融，號月峯，餘姚人，萬曆會試第一，累官兵部右侍郎，加右都御史，進兵部尚書。今考辰翁評語，如「連山易，爻卦大象」條云：「朱子謂伏犧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畫，爻卦大象却何從起？」又「太古河圖代姓紀」條云：「太極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乾鑿度演此」。「歸藏易」條云：「讀此知《周易》卦象亦是以述爲作」。察辰翁之意，既疑朱子謂「伏犧以上無文字」之說，而又以《周易》及乾鑿度皆出其後，似篤信此書，不疑其僞。而茅氏與孫氏則極贊其文辭，如茅氏評《伏犧氏皇策辭》云：「此真渾噩之文」。又云：「藹藹乎太古之風」。又評《軒轅氏政典》云：「此便留下西漢一脈」。而孫氏之評《伏犧氏皇策辭》亦謂：「文辭質樸，洵古之遺」。評《神農氏政典》更謂：「精瑩純粹，此開闢以來有數文字。風雨石裂，吾知其精光有不容沒者」。則其贊賞此文可謂備至。是茅、孫二氏亦均不疑其僞。夫此書僞作，昭然若揭，而歷代賢士尚有篤信若此者，足見世之好奇者之多。而《四庫提要》謂「自宋、元以來，自鄭樵外，無一人信

之者。」其言亦未免過當。又此書前有唐琳之《序》，謂：「文辭古穆，駕謨典而上之。獨惜前後二《序》竟亡姓名。」云云。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張商英得此書於比陽民舍」。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謂：「毛漸得於唐州」。則此前後兩序，疑出於張商英或毛漸之手，而琳未之詳考耳。

易緯

無卷數

漢學堂叢書本

清甘泉黃奭輯。奭著《漢學堂叢書》，考輯逸書，凡《易緯》之可成專書者，若《周易乾鑿度》、《易乾坤鑿度》、《易是類謀》、《易坤靈圖》、《易乾元序制記》、《易稽覽圖》、《易辨終備》、《易通卦驗》等，均專篇存錄。其各書泛引《易緯》，未指名爲何書者，及雖有書名而條數無多者，均彙錄一篇，總名《易緯》。今按，篇中所載泛引《易緯》凡二十有一條，輯自《漢書·五行志》者一條，輯自《隋書·王劭傳》者三條，輯自《文選注》者兩條，輯自《開元占經》者十條，輯自《易正義》者兩條，輯自《初學記》及《太平御覽》者三條，又附《困學紀聞》論《易緯》者一條，何孟春論《易緯》者一條，並定《後漢書·郎顗傳》所引《易》及《易傳》者亦是《易緯》之文，爲案

語附後。於羣書泛引之。《易緯》採輯雖尚有遺漏，未能俱備，然亦頗足參考。其末所附有書名而條數無多者計四種：一《易萌氣樞》，二《易通統圖》，三《易通卦驗玄圖》，四《易九厄識》，大抵亦皆從《漢書·律曆志》、《晉書·五行志》、《開元占經》、《太平御覽》、《事類賦》、《古微書》諸書輯得，而於各書徵引字有異同或謬誤者，亦頗加以校訂焉。

泛引易緯

無卷數 光緒三年刻緯攬本

清喬松年輯。松年，字健侯，號鶴齋，徐溝人，道光進士，歷官安徽、陝西巡撫，平粵平捻皆有功，官至東河總督，議築隄束水，順黃北趨入海，爲一勞永逸計，惜不果行，卒謚勤恪。所著有《麻蘿亭札記》、《緯攬》及《詩文集》等。此篇載《緯攬》內。考《緯攬》所輯《易緯》，幾有書名者，若《易乾鑿度》、《乾坤鑿度》、《易通卦驗》、《易稽覽圖》、《易是類謀》、《易辨終備》、《易中孚傳》、《易天人應》、《易通統圖》、《易運期》、《易內傳》、《易萌氣樞》、《易內篇》、《易傳太初篇》等，均行專篇輯錄；其各書

祇引《易緯》而不指名何書者，均彙錄於此篇，故曰《泛引易緯》。全篇所輯凡一十有九條，輯自《後漢書·荀爽傳》者一條，輯自《易正義·序論》者兩條，輯自《周禮·大宗伯·疏》及《詩·長發·疏》者一條，輯自《公羊·狩于郎·疏》者一條，輯自《文選·詩賦注》者三條，輯自馮惟訥《古詩紀》者兩條，輯自俞安期《唐類函》者一條，輯自《通考》者三條，輯自《太平御覽》者五條。與黃奭《漢學堂叢書·逸書考·易緯》所輯互有詳略異同，可并存相參證云。

易萌氣樞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華容孫穀輯。全書僅引「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一條。案此條見《晉書·五行志》下，自是《萌氣樞》正文，然《晉志》尚有「聖人受命，而黃龍以戊己日見」一條，孫氏遺漏。又《宋書·符瑞志》引有「聖人清淨行中正，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及「上下流通聖賢昌，厥應帝德鳳皇翔，萬民喜樂無咎殃。」并「聖人得天受命，黃龍以戊寅日見。」三則，孫氏亦遺漏未輯。又《占

經·九」載：「日夜蝕者，天中無影，言日當夜蝕，建八尺竹，視其下無影，不可見，故以表候之耳。其所以夜者，人君諱其過，臣下強，君不能制，見臣之惡，反以爲善，見臣邪僻，反以爲正直，故日夜蝕。陰過盛，陽道微，日夜蝕，有謀臣誅。」及「昭明蔽塞，政在臣下，親戚滿朝，君不覺寤，即裸氣失，以星奔日蝕爲咎。」二則。及《占經·十》「臣道修則月明有光。」及「月當滿不滿，君侵臣；當毀不毀，臣陵君。君侵臣則大旱之災，臣侵君則有兵水之難。」並「月盈則有人君之憂，縮則有臣下之害。」三則。及《占經·十七》「俟月晝蝕，視水中不見影者。」一則。及《占經·七十一》載：「星出光芒，疾流而過，入於何宮，即爲害何地，其應不爽。」一則。均云本諸《易萌氣樞》，則亦當爲《萌氣樞》之佚文，似亦可輯入，而孫氏均遺漏之，殆未見其書也。

易中孚傳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華容孫穀輯。全書僅引「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一條。案此條見《後漢書·郎顗傳·注》，並引及鄭玄注云：「陽者，天子爲善一日，天立應以善，

爲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爲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時，天立應以惡；大夫爲善一歲，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歲，天立應以惡。一說云：『不旋日，立應之；不旋時，三辰間；不過期，從旦至明日。』考《緯書》之文義，大都怪奇難解，古注存者又極稀，此條雖寥寥祇十六字，而竟得存有如此詳明之鄭注，彌可寶貴。惟案《書·金縢疏》引此條首句，祇云《易緯》，而殿本《易緯稽覽圖》中亦悉載此三語，則此文或亦他緯所有，今不可得而詳考矣。又《後漢書·楊賜傳》引「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二語，亦云出易中孚傳，宜可採入，而孫氏遺漏之，何也？

易九厄讖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華容孫穀輯。篇首注云：「凡言讖者，皆依于數。數積『九』、『六』而必窮，故天地有劫災，世運屯厄，古之智人于是衍讖。」其所採輯之文，凡四則。其「聰明蔽塞，政在臣下，婚戚干朝，君不覺寤，虹蜺貫日。」及「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竝，不能憂民急，氣爲之舒緩，草不搖。」兩則，均見《續漢書·五行志·注》引。

「主失禮煩苛，則旱之，魚螺子變爲蝗蟲。」一則，亦見《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而《通考·三百十四》亦引用之。然《續漢志》只云「讖曰」，《通考》但謂是「先儒之語」，未嘗云《易九厄讖》也。《九厄讖》之名，孫氏蓋本之《漢書·律歷志》，然案《漢志》引「初人元百六陽九」之文，祇云「《易九厄》曰」云云，孟康注曰：「易傳也」，則《九厄》確是書名，而無「讖」字，疑「讖」字爲孫氏妄增。又「三統是爲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十三字爲班固語，「初人元百六陽九」以下方爲易傳語，文義顯然易見，孫氏將上兩句併作緯文，亦誤。況《九厄讖》之名不見於古籍，故孫氏首自解「凡言讖者皆依于數」云云，則此書名爲孫氏臆造無疑也。

易河圖數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華容孫穀輯。所採凡四則。篇首孫氏有自注：「易大衍之數，原起《河圖》。故《河圖》雖自有緯，而未嘗言數，此傳易者窮其數之原也。」云云。按《河圖》果爲何物，實難質言。易大衍之數容或原於《河圖》，亦未可知。惟考孫氏所輯四則，其「一與六共宗，

二與七同道，三與八爲朋，四與九爲友，五與十同途。」一則，係說明《河圖》方位，未注明其所本外，其「龜取生數一、三、五、七、九，筮取成數二、四、六、八、十」一則，則注明語見《周禮·校人·疏》，此乃賈公彥之疏語，非引《河圖》之文，孫氏乃造一《易河圖數》之名而摭此條以實之，妄甚。又「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一則，亦見《周禮·校人·疏》，亦是賈公彥之疏語。又孫氏末一則所引「五運皆起於月初，天氣之先至，《乾知大始》也。六氣皆起於月中，地氣之後應，《坤作成物》也。」其文見楊慎《丹鉛錄》，且其上明著「醫家」二字，孫氏乃並前三則，皆造爲《易河圖數》。而《易河圖數》之書名，於古又無所徵。後喬松年作《緯攷》，逐條斥駁，謂爲「妄造」，非盡可語也。

河圖會昌符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凡五條，首條：「漢大興之道，在九代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功。」次條：「《河圖》曰，漢高祖親祀汶水，見一黃釜，却驚反，化爲一翁，

責言『劉季何不受《河圖》』。三條：「《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四條：「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五條：「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按此五條，除首條引見《後漢書·祭祀志》，確爲《會昌符》外，其次條之文《御覽》引之，四條之文《後漢書·律曆志》及《曹褒傳》引之，五條之文《後漢書·律曆志》引之，但均作《河圖》，未指爲《會昌符》，不諳孫氏何據。若三條之文，《文選·蜀都賦·注》袁淑《傲白馬篇·注》、《石闕銘·注》均引作《河圖龍文》，孫氏亦以「《河圖龍文》曰」五字冠於上，而置之《會昌符》中，殊不可解。又按《後漢書·祭祀志》所引《河圖會昌符》之文凡五則，除「漢大興之道」一則已爲孫氏所引外，尚有「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一則。又「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一則。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一則。又「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一則。計四則。孫氏皆遺漏未輯，殊嫌疏略。其後喬松年《緯攬》重輯此書，嘗增補「赤帝九世」、「帝劉之九」及「赤漢德興」三則，而「赤劉之九」一則仍遺漏未輯。甚矣，輯佚之難也！

河圖考靈曜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穀自注云：「一作《考曜文》。」全書所採凡二則，首曰：「秦王政以白璧沉河，有黑頭公從河出，謂政曰，祖龍來授，天寶開，中有尺二牘。」次曰：「高皇攝政總萬庭，四海歸詠理威明，文德道化承天精，元祚興隆協聖靈。」按首條之文，《太平御覽·八百六》引作《河圖天靈》，不作《考靈曜》，亦不作《考曜文》。次條之文據《御覽》及《說郛》所引，又皆是《龍魚河圖》之文，亦不作《考靈曜》及《考曜文》，然孫氏既列其文於《龍魚河圖》，又列其文於此篇，二書互見，蓋本之《初學記》。喬松年《緯攬·古微書訂誤》輒詈孫氏「妄立篇名」，亦未免武斷。又按《緯攬》本首條之文作：「祖龍來，天寶開，中有尺二玉牘。」較此本「來」下少「授」字，「牘」上多「玉」字，「來」、「開」三字句葉韻，其文似較順也。

河圖稽命徵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全書僅一則，文爲：「帝劉即位百七十年，太陰在庚辰，江充詭其變，天鳴地坼。」凡二十二字。按此文引見《御覽·八百七十二》，《說郭》亦引之。考《漢書》：「征和元年冬十一月，巫蠱起。二年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秋七月，按道侯韓說使者江充等掘蠱太子宮，壬午，太子與皇后謀斬充，呂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死者數萬人。庚辰，太子亡，皇后自殺。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癸亥，地震。」其事與此書所云「江充詭變，天鳴地坼」等語均合，則其亦爲漢世之《緯書》。蓋無疑義。又按喬松年《緯攷》輯此書，多「君急恚怒，無雲而雨」一條，自注引據《說郭》，孫氏遺之，宜據補入。

河圖要元篇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全書僅「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脈，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一條。孫氏自注云：「《要元篇》蓋漢世《緯書》，《後漢書》志注不載其目，今見《茅山志》。按此文《丹鉛續錄》及《廣博物志》亦引之，又《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引下半截但作《河圖》，無「要元篇」字，當是省文。又「地脈」作「地肺」，喬松年考訂以爲作「地肺」者是。又按「茅山」即「句曲山」，漢茅盈隱居句曲，人稱茅君。《茅君內傳》云：「洞天三十六所，乃真仙所居，第八句曲之洞名曰『金壇』。」其文與此書所云略相類，孫氏定爲「漢世緯書」，非無見云。

河圖提劉篇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全書僅一則，文爲：「帝季日角，戴勝斗胸，龜背龍眼，長七尺八寸，明聖寬仁，好上主軫。」凡二十五字，狀漢高祖之體貌神異及其德性之美。其文蓋引自《唐類函》及《藝文類聚》。惟喬松年《緯攬》輯此書，較多兩條，一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矩九州，平天下予。」自注引據《後漢書·祭祀志》及《通考》。一曰：「帝將怒蚩尤出乎野。」自注引據《御覽·八百七十五》。按此二條既是《提劉篇》之文，係氏遺之，當據補入。至此書名曰「提劉」，則其爲漢世之《緯書》確乎無疑矣。

河圖帝通紀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全書僅有：「雲者，天地之本也；雨者，天地之施也；風者，天地之使也；雷者，天之鼓；彗星者，天之旗。」一則，凡三十二字而已。按此文第一句引見《御覽·

八、第二句引見《御覽·十》，第三句引見《御覽·九》，第四句引見《御覽·十三》，第五句引見《御覽·八百七十五》。又《藝文類聚》及《文選·羽獵賦》注亦頗引此文。所云「雲」、「雨」、「風」、「雷」、「彗星」之狀，語尚平實，無甚怪奇。此外《藝文類聚·二》尚引有「黃帝以雷精起」一條，《隋書·王劭傳》尚引有「形瑞出，變矩衡，亦應隨，葉靈皇」一條，亦云係《帝通紀》之文，孫氏遺之，當據補入也。

河圖秘徵

無卷數 古徵書本

明孫穀輯。凡四條，首曰：「帝貪暴，則政苛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蠱。」次曰：「主急妄怒，失陽事，則天無雲而雨。」三曰：「黃帝起，大蚓見。」四曰：「帝失德，政不平，則月生足。又陪臣擅命，羣下附和，則月舉足垂爪。」云云。按此四則皆言災應之事，殆易家「候陰陽災變」之屬。惟《晉書·戴洋傳》尚引有「地赤如丹血丸」一條，孫氏遺之，似可補入。又第三條之文，《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七》引作《河圖說徵》，《天中記》、《格致鏡原》諸書亦皆引之。說秘字異，而孫氏均列《秘徵》中，殆以

二者異名而同實歟？

河圖真紀鉤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全書僅一則，文爲：「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典崇功者七十有二君。」二十二字。按此文《太平御覽》、《初學記》、《唐類函》、《五禮通考》等書均引之。惟《初學記》及《藝文類聚》引，但作《河圖真紀》，無「鉤」字；《史記正義》引，但作《河圖》，并無「真紀鉤」字。殆是省略。若《說郭》引作《稽耀鉤》，蓋誤。又按《史記·封禪書》引《管子》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韓詩外傳》亦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其語皆略與此文同，足資參證矣。

河圖著命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全書計五則，首曰：「搖光之星，如虹貫月，正白，感女樞于幽房之宮，生

黑帝顓頊。『次日：「握登見大虹，意感，生舜于姚墟。』三日：「修己見流星，意感，生帝戎文禹，一名文命。』四日：「扶都見白氣貫日，意感，生黑帝子湯。』五日：「太妊夢長人，意感，生文王。』其文多輯自《御覽》注及《文選》注。大抵皆言帝王誕生爲神靈所感，與《詩》所詠「玄鳥生商，履帝武敏」之旨略同也。

洛書錄運法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凡四條，首曰：「黃帝坐玄扈閣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將周昌二十二入，臨觀鳳圖。『作《臨觀鳳皇之至》。』次日：「舜以太尉受號爲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至于中州，與三公諸侯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也。』三日：「逢氏抱小女妹嬉，孔甲悅之，以爲太子履癸妃。』四曰：「有人卯金握天鏡。』按此書首條引見《路史·後紀》及《太平御覽·二百九》，次條引見《唐類函》，然均作《河圖錄運法》，而孫氏納之《洛書錄運法》中，不諱何據。又三條之文引見《御覽·一百三十七》，然《繹史》亦引此文則作《河圖始開圖》，四條之文《昭明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且引作《春秋孔錄法》，是二條皆

兩書互見，不知果當誰屬。又按此書篇首有孫氏自注謂：「此其書亦必有關運位，蓋隱識存焉，而世不聞耳。」云云。今以「有人卯金握天鏡」之言考之，蓋仍影射劉氏而言，似亦漢世之裸識也。又第三條孫氏尚錄有：「孔子曰，昔逢氏抱小女妹喜觀帝，爲履癸妃。」下又引「一本云」，云茲從其又一本之文。以此文甚順，且與《釋史》引同，孫氏不見《釋史》而文與之同，可見此文可信，故從之。

雜書錄運期讖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全書僅「九侯七傑爭民命，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一則句讀依《考正古微書》。祇二十有三字。孫氏注云：「謂劉玄德。」按孫氏以「玄且來」爲指「劉玄德」，若然則所謂「九侯七傑」者蓋指漢末羣雄如袁紹、袁術、呂布、馬超等是也。惟「爭民命」《蜀書》引作「命民」，其句讀似較順適。又按《蜀書》引書名祇作《雜書錄運期》，無「讖」字，則此「讖」字當爲孫氏所增無疑也。

雒書甄曜度讖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凡二條，首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次曰：「沙流出不言，小人起，擅百川，亂不言，小人執政。」句讀依《考正古微書》。首條孫氏自注云：「指劉備也。」考《蜀書·先主傳》引此文，作「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三」下多「日」字，「脩」作「備」，「備」下無「符」字，「際」下又無「勉刻封」三字。按光武曾封禪刻石，見《後漢·祭祀志》，末句曰「勉刻封」，疑指光武。然有「備」字，故《蜀書》引之，而不引「勉刻封」三字，誠以此三字與備不類也。又按《蜀書》所引祇作《洛書甄曜度》，孫氏增一「讖」字，未知果何所據也。

孔子河洛讖

無卷數 古微書本

明孫穀輯。全書僅一條，文爲：「二口建戈不能方，兩金相刻發神鋒，空六無主奇入中，

女子獨立又爲雙」。二十八字。注云：「二口建戈，劉字也，質金行，劉姓又金，故曰『兩金』。空穴奇入，爲『寄』字。女加又爲『奴』字。」按此文隱寓「劉寄奴」三字，其語明甚，而其詞甚俚，當爲晉宋之間人所造，而假名於孔子。不然，《河洛讖緯》從無以孔子名者，茲獨曰《孔子河洛讖》，即可知矣。

附錄一

《易學羣書平議》提要

此書爲余近年讀《易》筆記所得，凡一百三十四篇，釐爲七卷。問學淵源，著書體例，已畧具於目錄後記及凡例中。若其內容要點，可得而言者約有四端：

一曰命名之義 此書原仿劉向《別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及清儒《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法，凡校讀一書訖，即撰其提要一篇，先述其書名、卷數、版本、作者事畧，次及全書內容，最後論其是非得失，爲重點所在，故本德清俞氏考論羣經諸子之意，名之曰「平議」云爾。

二曰立論之旨 從來治《易》者兩宗六派互相攻難，實則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故茲書立論，於義理、象數、漢學、宋學，各無偏主，務爲持平，以得情實。

三曰取材之方 漢魏六朝《易》說遺佚者多，清儒輯佚之作，多爲《四庫》館臣所未見，又清乾、嘉以後之書，《四庫》亦不及搜羅，茲書所論以此兩時期者爲最多。其唐、宋、元、明、之《易》說，《四庫》多已論定，其有未收者亦爲之補撰。實足以補《四庫總目》之闕漏，爲研究經學者之所取資。

四曰行文之法 自來考據家之文字，往往失之蕪雜繁瑣，令讀者厭倦。茲編敘述務期簡而能賅，評論亦力求要言不煩，雖間有援據紛紜者，而行文亦未嘗不歸之於簡括明潔也。

繫維上聖韋編三絕，猶曰假年學《易》，前代經師亦大抵童而習之，皓首始窮一經。況余末學膚受，未及不惑之年，何足以言治《易》通經？更何敢輒論前賢？亦聊輯見聞，以自備省覽而已。謬誤之處，自知不免，所冀大雅君子匡其不逮，則幸甚矣。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十日，霞浦黃壽祺自識。

附錄二

丁超五先生與邱竺巖文論《易學羣書平議》札 丁亥

竺巖吾兄大鑒：接奉手書，垂念賤恙，至深感謝。弟於前月病喘，入院療治後，近已漸次復原，惟尚須稍事調養耳。承惠壽祺兄大著《易學羣書平議》一書，窮搜博採，披竅摘微，均能曲盡其奧。拜讀之下，令人韋編三絕不置也。至於撰擬序言一節，容批閱竣事，有所心得，再行報命。但恐班門弄斧，貽笑方家耳。專此奉復，祇頌公綏。

弟丁超五敬啟十二月十八日

附錄三

六庵叢纂序

乙亥夏，予識霞浦黃子之六於會城，其後不相聞問。壬午春乃再遇於永安，今秋共事南平。始黃子居故都十年餘，問《易》於行唐尚先生節之，問《禮》於歙吳先生檢齋，問《春秋左氏》於桐城馬先生帖庭。之三人治經籍，在朔方固號爲專學者也。而霸高先生閩仙、建寧范先生秋帆，亦以宿學稱，黃子皆資而問業焉。故其學咸有本源，自羣經傳注，汎濫於辭章，持說雅馴可觀。顧黃子尤篤於《易》，自言所入，以象數、義理爲本幹，考《春秋內外傳》諸占筮，觀漢、魏、六朝、隋、唐古注義疏，參稽宋、元以後各家經說。而其歸也，以漢《易》者還之漢《易》，以宋《易》者還之宋《易》；漢《易》之中以京、孟者還之京、孟，鄭、虞者還之鄭、虞，宋《易》之中以陳、邵者還之陳、邵，程、朱者還之程、朱，李、楊者還之李、楊。家法師承，不可糅亂。《左氏傳》十五年傳「獲其雄狐」，引虞翻逸象「艮爲狐」之說，而艮復爲少男，故知所獲爲雄狐，補杜征南之所不及。安陸李道平爲《易集解纂疏》，義多未了協者。《乾象》「大明終始」，荀爽注：「乾起於坎，而終於離，坤起於離，而終於坎。」《疏》謂：「坎本乾之氣，故乾起於坎之一陽，而終於離之二陽；離本坤之氣，故坤起於離之一陰，而終於坎之二陰。」不知荀注乃以十二月消息卦方位言，

消息乾起於坎方而終於離方，坤起於離方而終於坎方，故曰「坎離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離爲日，坎爲月，《乾鑿度》「日月終始萬物」，故「大明」當兼日月言也。蒙六五小象荀注「順於上，巽於二。」《疏》謂「五變爲巽，以應二。」不知五變則爲陽，與二陽不相應，五承上九，下應九二，皆以陰從陽，互坤爲順，故曰「順於上，巽於二」，巽亦順也，乃得其義。故黃子慨然有志欲爲《周易通考》、《周易集解義疏》、《周易正義》三書，遐索旁摭，割寫繁富。其先成者已有《六庵讀易前錄》四卷，《續錄》一卷，《續錄補》一卷，《漢儒說易條例》五卷，《周易要略》十卷，《嵩雲草堂易話》二卷，《尚氏易要義》二卷，《歷代易家考》五卷。於《禮》，有《喪服淺說》四卷，《六庵讀禮錄》二卷。於《左氏傳》，有《要略》一卷。他著尚有《宋學綱要》十六卷，《明儒學說講稿》七卷，《世說新語注引書考》一卷，《閩東風俗記》一卷，《阿比西尼亞王國記》六卷，《六庵別錄》一卷，詩文札記若干卷，綜曰《六庵叢纂》，徵序及予。予惟昔者高密鄭君師事京兆第五元先，東郡張恭祖，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師事馬融，及其去也，融喟然曰「吾道東矣！」黃子襍被北行，遊於太學，爲都講，及南歸，師友皆惜其別。而方壯之年，造述既已若此，以視前修，可不謂有志之士哉！予深幸羣言紛紜之日，得黃子而振先民之墜緒，學術人心，賴所防閑。若夫契而弗已，祈嚮雅言，吾不能槩其所至矣。壬午九月，上杭包樹棠序。